

日本佛教視察記

雨叢







大醒著

日本佛教視察記

行願庵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 日本佛教視察記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八角

著者 大

醒

發行者 行

願庵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 三三三七四三

有 著  
作 權

總經售處 上海愚園路佛學書局  
代售處 武昌海潮音社及各書店



# 序一



推開十二分教底法藏，很明顯地提示出兩種法門：一是根本的義理，一是方便的機用，就是通常所謂實教和權教；最後結歸在權實不二，不二，是佛法着重的中心點。雖然，佛教縱的時間是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橫的空間遍亞細亞，現時且有漸及全球的趨勢了。但是這不二的重心點稍有離異，佛教在這個人間就呈露着偏枯偏榮的現象而失却整個佛教底體用，換言之，佛教在人間失了調和，不是太高超玄妙，便是走入平凡墮落，都與這人間沒有了教化底力用，甚至成爲人間底贅疣，消滅了佛教底真義，所謂過與不及，其失均也。若是適得其分，機調平勻，雖高超而不失平凡，在平凡而進入高超，靈與肉打成一片，心和物冶爲一體，體用如如，權實不二，纔達到整個佛法的圓滿境界，爲有益於人生的佛教，淨裸裸地赤灑灑

地托出佛教存在於人間真實的意義和價值來。

根據了上面底理論，去觀察過去佛教流行在人間各區域的盛衰歷史和現在的種種情形，那末，將來的新趨勢怎樣也可大概地在意料之中了。記得日本佛教某學者（名字忘記了）他把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佛教底特點提出來，這樣地說：印度是佛的佛教，中國是法的佛教，日本是僧的佛教。這位學者好像——不，也許是我底思想揣摩的解說：印度佛教是佛教根本的策源地，指示出佛教在人間的意義和價值，顯出權實不二的法門；到了中國，依印度原有佛教，加以探究發揚，更穩固了佛教理論的基礎；日本佛教，本印度中國已指示了穩固了的理論，把它充實起來，施設應用到人間，活潑潑地調協了佛法和人間，這是僧的佛教。這種理論，在膚淺地觀察，好像是頗有成立的可能；但稍深一層地去探索，不難觀察出這是片面的、膚淺地、或挾有主觀誇大性的故自眩耀地了。



過去三國佛教歷史事實上所告訴我們的，正當繁盛的時期，無不將佛法與人間調和到適得其分；一落離異之迹，佛教就綻露出衰退，甚至滅亡。

我們讀到大小乘底律藏，心中不期然地會回想到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及當時諸弟子衆底理論和行爲的生活，在在都顯明地注重事實的環境，乃至穿一件衣裳，打一個涕，都要和人間一般生活相調和，使一致地趨向於最高道德的標準，合於有價值的有意義的理性底生活。次之，阿育王時代和迦膩色迦王的時代，都能夠了解這點意義，以佛教的不二法門，力使教化政治協調的作用，造成了印度歷史最光榮的永耀；流風餘緒，仍蘊蓄在暹邏緬甸等諸小國裏，至現代還不失其當時之面影。更次之，馬鳴、龍樹、無着、天親諸大士，闡發了大乘的絕唱，聲振全印度，根據佛教的理論，融攝當時因襲的新興的思想而成爲佛教的大機大用。至後，由龍樹學說的另一部分自成爲密宗，一切都模仿婆羅門的特哩囉教，流爲通俗

的，漸漸地思想墮落了，行爲也變相地穢褻了——這一系的佛教，現在還仍行於蒙藏、康海等處，但已經過了阿底沙、宗喀巴諸大德的改革——表面上盡奪去佛教其他各宗席位，實質已全是特咀囉的密教了，致整個的佛教一蹶不振，以至於佛教的滅亡。自然，這裏有最大的原因：在根本的理論方面，太高超，太玄妙化了，失却了人間的基石；在方便的機用方面，流於太通俗，而下趨於穢褻了，失却佛教的真義；兩者離異太相懸遠，結果，印度佛教祇有歸到滅亡之路！

觀察中國佛教盛衰之迹，也無不適合於這種理論的。在方便上，吸收中國原有的儒道底思想和崇拜祖先的慎終追遠的孝行；學理方面雖產生了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門庭施設儘管有不同之妙，而根本的教義，還是純一無雜地未失印度底本真。所以佛教自後漢末年到明清，也曾遇過很大的阻礙，竟不折不撓地，上至知識塔級，下至愚夫愚婦，都深受佛教的熏陶，普遍地深入人心，形成一思



想、風俗、習慣等等，支配了全國人民底思想和行爲，這是佛孔老融合的產物。到了清朝中世至末年，佛教的大德宗匠，繼起無人，根本教義的十二分法藏，全成廢紙；方便應世的施設，失却重心，變爲祇剩有軀殼沒有靈魂，最大的流毒原爲化俗歸真的孝思，而成爲送屍度鬼的應赴法事，全國底大小寺院僧衆，通統靠這種生活爲生活，幾不知道佛法僧是什麼意義的了。無論僧衆或俗人方面，形式上雖有佛教的存在，實際的精神，已趨落於衰滅之途。

日本佛教，自聖德太子揭開興隆三寶一詔以來，一直到明治維新以前，關於佛教底學理研究，教化施設，都亦步亦趨地依於中國的佛教，或派高德學者留學中國，或歡迎中國各宗派高僧去日本傳教。雖傳去的宗派也有特別的發達起來，如密宗、天台宗、開展出的日蓮宗、淨土真宗等，這無疑地是適合於日本底特殊的國民性，和諧地融化陶鑄了日本底國民風俗習慣等等而成爲日本佛教的特色。

照上舉列三國佛教底歷史事實觀察所得，印度佛教，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在興盛時期，佛法僧三寶，都是一體不分，無所偏倚；一至衰敗的時期，成爲割裂不全的支體。印度底佛教，我們現在不必去說它。但就中國和日本目前佛教的情形來看：有許多人是硬說中國現在的佛教比日本好，因爲日本佛教太通俗化了，換新的名辭來形容，是太社會化了；中國底佛教，還能保持古道，不失佛教底面目。日本底佛教，下去再說；中國現在底佛教，是否不失了佛教底真面呢？稍是有慚愧心的和沒有犯誇大病狂的人們，應當自求奮發，本佛教根本底教義，作如實施設應化底方便，以攝化現代底社會，以提高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日本佛教自明治維新以來，住持佛法的僧衆，雖努力於社會教化的運動和攝化現代的新思潮，將佛教底一部分的義理，實現到國家社會的事業和國民的思想；然就在住持僧衆的意義上講，顯然地是失却真相了。這在日本某佛教學者，

也許是自傲爲「僧的佛教」在明達的佛教學者，必有很多的自覺慊然。如福田堯穎僧正和大醒法師談論到戒律的問題，他說：「明治維新時，政府要廢佛教，強逼僧侶還入俗籍，對於出家生活，許可食肉帶妻，所以使僧侶無規律做成了在家佛徒，以後日本佛教就大壞了。明治政府想廢佛教，實際上就是「僧侶全廢」的運動……你們來到日本看了佛教風習之後回國去，將來對於中國佛教改革的時候，請小心！不要像日本明治改革佛教失敗似的。」日本佛教底現狀和將來的趨勢怎樣？在大醒法師這部日本佛教視察記裏繪出一個輪廓來；同時也就是我們中國佛教需要改革時期底一面很好的照面鏡子。我們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日本兩國底佛教，都是偏枯而非不二的了。

大醒法師，以僅僅一個月底遊歷日本，能把整個佛教底真相全用客觀地寫出，思想的深沉，目光的敏銳，實可驚人！至於這部視察記內容怎樣？無須介紹，讓讀

---

者自去翻閱。

民國廿四年七月七日。  
芝峯寫於四明延慶寺。



## 序二

談起日本來，就會使我們感覺到不舒服：因為在這十幾年來他們給我們的惡辣的教訓太多了！弄得我大好的中華民國百孔千瘡，民不聊生，這雖是我們自己不長進，不好怨天尤人，然而他們的一種侵略的野心，殘酷的行爲，總是昭示若揭！

雖然，這也許是他們那些少數偏狹的政客和短視的軍閥的不良存心，但能夠表現出這驚人的力量的，自有他們整個民族的精神爲基石，如文化之發達，科學之進步，生產之富強，建設之美備，佛寺之莊嚴；而尤其是他們的人民之能守禮節，崇尚佛教。假使以這種民族精神，推廣發揚到全人類，這未始不是全人類的幸福了。所以我們因他們這些少數的政客和軍閥所給予的不良印象，在他們的勵

精圖治，沉毅實幹的精神，確足以爲我們的模範。我們國人對於這點，也似很了解，試看國內的名流學者每歲之往日本的真如過江之鯽。在這種意義上我也是信仰日本之一，時存嚮往之心，可是爲着多方面的關係，總是空嘆無緣，而只有紅着兩眼羨慕別人而已。

大醒法師是現代佛教中思想最活潑，學力最豐厚，而且是最熱心佛教，最慈悲衆生的一位青年領袖僧伽，他懷着火一般的熱心，負着救民振教的使命，此次以私人資格，東渡日本，視察佛教，時間雖僅僅一個月，而舉凡彼邦的民情風俗，宗教、文化等等都收入眼底，納入胸中。自然，他特別的對於他們的佛教有精細的考察，更深的印象，歸國後，作了這一部日本佛教視察記，以公同好。

這次，我真慶幸，獲讀本書之優先權！他一邊寫，我一邊讀，他寫完，我讀完，他一頁一頁地寫，我好像跟着他到日本去朝禮名山大刹一樣，一步一步緊緊地隨着；

他還恐我不明白，故每寫到一處勝景，或一所大寺，以及觀察所得的感想，就檢拿了他帶來的照片，和日人所贈的各種書籍，如教員指點學生，導師引示遊客一般，一張一張一種一種的講給我聽。這二十多天中，我雖未離跬步，而實際我已神遊日本了。現在我不但十幾年來羨慕他人的心得了安慰，而且還自驕傲別人呢，因為我不花一錢，不走一步，而整個的日本，已被我適適意意地遊到看過了也；天下便宜的事情，那裏有過於此者？

這部視察記雖這樣厚厚地一本，可是照他告訴我所見所聞的詳詳細細的寫下來，那就再來那樣厚厚的一兩本或者還恐寫不了呢？現在因為有些于佛教不大重要，或于國際間有些關係，而又為寫作時間逼促，他只好從略了。他告訴我：將來寫東遊百感時，再來補充。那末，在東遊百感未出世以前，則視察記的讀者只能讀視察記以內的事，而我尙能聽到他視察記以外的種種很有趣味的故事，

這也是我足以自傲的一點吧！

這一部雖名日本佛教視察記，而實際我們可以當做日本佛教史讀；同時牠能引起讀者對於中國的佛教作無窮的感想，感想是事實成功之蘊藉，故此書之作，不單予中國佛教有莫大的利益，而予中日國際間亦有莫大的影響。至于大醒法師文字之精妙，筆調之潤美，猶其餘事也。

我寫下了這一點不像樣的東西，當做我優先恭讀本書之殊勝因緣的紀念，算序不算序，我却不管。

民國廿四年七月五日。定光寺文濤。

## 中日佛教之比較觀——代自序

一

我的脚初踏到日本的國土，眼與耳纔和日本的一切事物接觸，雖不同劉老 老進大觀園一樣，但我的心靈震撼得自己都聽得到響！爲什麼？感到了不可名狀的慚愧啊！以後，看見了日本的佛教事業，把牠與中國的佛教事業一比較，慚愧在心頭上簡直同一塊重量的石頭一樣了！

二

以前聽說日本有位學者說過：「印度是佛的佛教，中國是法的佛教，日本是僧的佛教。」其實後面的兩句話顛倒了。我到日本去一看，纔知道原來中國是「僧」的佛教，日本是「法」的佛教。不信嗎？日本的佛法，不能說牠不興；日本的僧



侶，說他是居士，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可是中國呢？各省各縣各鄉各村都看見所謂圓領方袍的僧侶，而「法」却早已就沒有裝在「僧」的軀殼裏了！

三

在以前日本有位井上圓了他著了一本書，書名叫做佛教活論。我想如果我們要來寫一冊描寫中國近代佛教的史書，那很可以把書名稱作「佛教死論」。

四

日本許多佛寺都辦有社會事業，如什麼學校、醫院、幼稚園、婦人會等等，他們在慈善的方面首先總要把佛教的牌子擡出，而他們自身佛教的事——如文化教育等是已經先行做好了。中國可不然了，自從有一班號稱慈善家的人混入了佛門，近來時聞有辦慈善之名，可是糟透了，一班糊塗和尚跟在慈善家的居士們後面跑，都成了「數典忘祖」之流，反置佛教本身「家業」於不顧；這樣，與其

說是他們一味的討好於社會，毋寧說他們是慈善家的孝順信徒！

五

日本佛教的大學與專門學校有十幾處，每年以學士資格卒業的僧侶至少有四五百人，這是各宗辦學的恩惠，這也是他們爲師長的慈悲吧（日本亦有從別姓子弟來雍度爲徒者）。中國的佛寺很多，不但沒有大學和專門學校，連完完全全的中學都沒有一個；青年學僧的遭際——受其師長的待遇，是如何呢？我在日本有幾次想到這裏，曾替我們青年學僧流了不少的淚！

六

有一天，在一個茶會席上，日本朋友問我：「普陀山與高野山差不多，爲什麼普陀山不辦大學？」我却厚起臉皮來回答他們：「敵國的普陀山上沒有樹，貴國的高野山牠在樹木上的出產每年能賣三十萬至八十萬圓。」我不這樣說法怎

樣說呢？

七

我在國內跑過的大小叢林佛寺約有二三百處，除去兩三處有明版藏經和三五尊古銅佛像以外，很少見到有隋唐時代的法物。走到日本，凡是有所謂「國寶」的一個佛寺裏大概都有一兩件中國隋唐時代的法物，當然的也皆作爲他們的「國寶」了。

八

我早就知道日本的僧侶富於美術思想，把佛教的美術成爲專門的學問，認真研究。到了日本之後，遊覽各地佛寺，參觀各大書店，到處都看到美術的建築，美術的雕塑，美術的裝飾，以及美術的專書。而在中國現代的佛寺中，實在找不出一點有美術價值的東西。就談佛像吧，中國佛殿上的佛像，背後照例都是不雕刻

的，所以我常常說如被刀削去了半背似的；日本的佛像就沒有這種幼稚不通的毛病。

九

日本僧侶公開食肉娶妻，視爲應分之事，我知道這絕不能用戒律去和他們論什麼比丘的資格；於是與日本朋友一談到這個問題，我總說這是國家政治與僧侶習慣上的關係。我也曾大意對人這樣說過：「僧侶做社會事業，在謀職業上自力自給，那是很好的，不過關於戒律也要顧到一些纔好。」誰知道也有人這樣的回答：「日本僧侶食肉娶妻，是公開的；中國的僧侶食肉娶妻，不過是不願意把人家知道罷了！」

十

在日本許多認爲國寶的法物中，我最讚喜不置的，是小型的舍利塔；單是塔

的樣式，我看見的足有七八十種之多。在這些舍利塔中間至少有大半是中國去的。可憐我在中國一個也沒有看見過，僅有的寧波阿育王寺的一個舍利塔也覺得太粗笨了。

十一

今年東京有一位淨土宗的信徒——友松圓諦氏，他是多年弘揚淨土最力而最有權威的著作家，他忽然做了一篇文章反對淨土，大說其西方極樂世界是虛無的，說來也有點奇怪，因此，他反來還得到更多的人崇拜。我有一天正想去看他，他適在前一夜往京都去了，據說到車站送他的人有三百多；因為日本人已目爲他是一位佛教的怪傑了。當時我這樣想：這個人與這件事如其發生在中國，一般人的眼光不曉得是怎麼樣呢？



日本佛教各宗之間有些是融洽的，也有些是相對立的，他們在暗中也有戰鬪；可是他們的戰略是在文化教育的各方面，比方甲宗發行刊物或創辦學校，乙宗馬上會跟在後頭辦得比甲宗還要好。中國僧徒可不然了，只有在意氣上財勢上比高下，你若辦文化教育等事，站在你對方的人只會力圖破壞和搗亂。拿這一件事來比較，中國佛教實在是沒落了！

十三

談玄法師他同我在東京一跑進書店的門，他就然憤的感歎着說：「中國現代的佛教在文化方面至少要相差日本的佛教四十年，日本四十年前出版的佛書比現在中國佛教中的書籍還要多還要好！」

十四

凡一種事要得牠好，制度（法則）良好大有關係，中國佛寺的衰敗，就是沒

有一種善良而合乎時代需要的制度！僧侶如一盤散沙，「各人自掃門前雪，」無一件事能協力合作。日本的佛寺是有系統的，如曹洞一宗大小末寺多至一萬四千餘寺都是一個系統的。日本一宗的僧徒，皆依一宗之管長一人薙度，餘可相知。

十五

日本僧侶各有職業，在現前經濟的時代，於經濟獨立的原則上，這是對的，不能一定稱爲「俗化。」因爲如果遵行佛制，事實上現前的時代已不是二千五百年前印度佛教特興的時代。中國僧侶的職業，除修持研究者不計外，經懺一門，能否依靠牠當作正當的職業與生活，在現在實在成爲問題了！

十六

中國一般的佛教徒對於日本的僧侶，有兩種批評：一說是不守戒律，一說是太俗化。日本一般的佛教徒對於中國的僧侶，也有兩種批評：一說是無信仰心，一

說是沒有知識。我認爲全有錯誤！我以為要對中日兩國的佛教及僧侶加以批評，非從全中國或全日本的佛教歷史去研討一番不可，因為中國與日本的佛教現狀不相同的原因，並不是用簡單的話語可以概括的。所以日本有許多佛教徒他們要我批評日本佛教，我都沒有說什麼話，深恐開口便錯。

十七

回到上海，去訪範成法師，他問我：「這一次遊日本對於佛教教育有什麼感想？」我說：「日本的佛教教育，中國的佛教教育固然不能同牠去比較，而中國的佛教教育也完全沒有可以採取牠的地方。」他問我：「爲什麼？」我說：「根本上中國佛教就沒有組織；我們國家的政府對於佛教壓根兒也就不管不問，簡直把我們出家的僧衆不當做國民看待，日本不是這樣的。」

十八

日本僧侶他們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得到國家的種種助緣，且有多量的研究參考資料，一個研究的人員，上有指導員，下有助手，他們的成績自然會蒸蒸日上。回顧中國僧侶所處的環境，真是相懸天壤。中國僧侶人材之所以缺乏，固然是佛教徒自身未能設化造就之故，但是我們國家的政府也要負一半的責任！現在，我們看看人家回過頭來再看看自己，說空話也無濟於事，我們中國的僧侶——青年學僧爲愛護弘揚之計，眼面前祇有一條「埋頭苦幹」狹窄的路，不必去求趕上人家，只求其能夠自樹自立把中國佛教整興起來就好了！這是我視察日本佛教以後的一點感想。

本書著者所著各書

口業集

定價一元

八指頭陀評傳

定價九角

地藏經說要

定價二角

空過日記

定價五角

經售處

武昌海潮音社  
上海佛學書局  
淮陰覺津寺



# 目錄



序一	.....	(一)
序二	.....	(九)
中日佛敎之比較觀——代自序	.....	(一三)
二十四年五月五日	.....	(一)
發足之前 發足	.....	(一)
六日	.....	(三)
視察日程 長崎一瞥	.....	(三)
七日	.....	(五)
抵神戸 轉大阪 觀大阪夜市 宿又一村	.....	(五)
八日	.....	(八)
光德寺善隣館 四天王寺 聖德太子與日本佛敎 參觀高等 女學校 至奈良 住東大寺龍松院	.....	(八)

九日……………(三五)

日本第一戒壇——戒壇院 東大寺寺內一覽 鑑真和尚與唐

招提寺 夕遊藥師寺

十日……………(三四)

博物館等於佛教法物館 興福寺 法隆寺 與佐伯定胤僧正

夜話

十一日……………(四)

參觀性相學聖典編纂部 遊東院 中宮尼寺 上高野山 參

拜弘法大師靈廟 禮顯蔭法師塔 住天德院 訪金山穆韶阿

闍梨 討論傳密問題 遇淨德法師

十二日……………(五六)

弘法大師與真言宗 訪高岡管長 水原教授 結緣灌頂 至

靈寶館遇加地哲定先生 與安藤壽師談話

十三日……………(七一)

再向金山阿闍梨請問密教 參觀高野山大學及圖書館 在修道院午齋 中學匆匆一覽 下山至大阪 佛教社會事業社歡迎茶會

十四日……………(八五)

一個大規模的製香廠 朝日新聞社 遇一奇士 至京都 掛塔大德寺聚光院 觀京都夜市

十五日……………(九〇)

牧田君來訪 參觀大德寺 養德院看祭祖儀式 冒雨參觀淨土宗專門學校 夜訪鈴木博士

十六日……………(100)

參觀妙心寺 日本之臨濟宗 臨濟學院 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 尼衆學校 眞宗東本願寺 西本願寺

十七日……………(106)

遊覽京都全市 觀三十三間堂 清水寺 南禪寺 銀閣寺

- 金閣寺 赴一休庵大西良慶僧正齋會 夜遊圓山公園  
 十八日……………(一三二)  
 購買念珠銅磬 赴鈴木博士齋會  
 十九日……………(一三三)  
 上比叡山 傳教大師與天台宗  
 二十日……………(一四六)  
 謁傳教大師塔院 參觀叡山學院 至福井  
 二十一日……………(一五一)  
 遊曹洞宗永平寺 去東京  
 二十二日……………(一五七)  
 抵東京 訪好村春輝談玄墨禪諸友 寓日華學會 訪文化事  
 業部岡田部長 訪蔣大使  
 二十三日……………(一六二)  
 參觀帝大史料編纂所訪鷺尾順敬博士 游上野公園 天王寺

訪福田堯穎僧正 遊淺草寺觀音堂

二十四日……………(一六九)

遊増上寺 築地本願寺 參觀大藏刊行會 佛教思想社訪野

依秀市國際佛教協會訪友松圓諦均未遇 下午齋藤居士設齋

僧樂園聚餐

二十五日……………(一七四)

參觀大正大學 日蓮宗本門寺

二十六日……………(一八七)

再訪雨巖大使 齋藤居士遊遊平林寺 川越喜多院

二十七日……………(一九一)

遊日光

二十八日……………(一九三)

孔子廟一觀 至東方文化學院訪常盤大定博士 訪矢吹慶輝

博士 購大般若經一部

二十九日……………(一〇五)

在大正大學講演 武藏野女校訪高楠博士不遇

三十日……………(一一一)

遊鎌倉圓覺寺 建長寺 禮大佛 大觀音 遊龍口寺 時宗

遊行寺 憩柴庵

三十一日……………(一二七)

遊明治神宮 總持寺 參觀大法輪社 晚翠軒會高楠博士

至青年會聯盟事務所遇淺野研真師

六月一日……………(一三四)

晤近藤宗治先生 出席全日本佛教聯合會等四團體之歡迎會

夜別東京

二日……………(一三六)

過京都與中村上人話別 過大阪福田居士送行 長崎丸遇糟

谷領事 與藤井上人悵然而別 又值陸露沙先生同舟



三日……………(三〇)

讀日本佛教史 遊觀長崎崇福興福二寺 隱元禪師與黃蘗宗

日本佛教十三宗五十八派一覽

四日……………(三八)

回滬

跋語……………(三九)

# 日本佛教視察記

沙門 大醒 記

發足之前 發足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

數年來欲遊觀日本佛教的夢想，現在居然一旦實現了。

發足之前

在發足之前的準備，一是與日友藤井草宣上人之約會，因為要請他翻譯之

故，他也樂意伴我行脚；商定之後，第二就是請駐漢日本領事館介紹，想到日後可以免去許多麻煩，駐漢總領事三浦義秋先生，係我在廈門時的舊識，訪見之下，他非常客氣的爲我寫介紹函。同時承漢口同仁醫院院長藤田敏郎與泰安紗廠經理近藤宗治二氏指點我，使我知道許多遊日的必要手續。到了上海，又得萬歲館



館主相川守正氏替我買船票發電報。這都是很難得的助緣！

我此次欲遊日本，在事前一方自己準備，一方全沒有公開的告訴別人，連虛大師都沒有向他稟告，就是在武昌同住的學友也不大知道。這原因因為我以私人的資格行腳，在旅費方面要自己去籌措，深恐無旅資不能成行，多承亦幻寬道覺斌吉堂四友的資助，才使我如願發足。

此次行腳，隨身攜帶之物，僅一手提箱，帶布衣數件，紙筆、照相機、地圖、藥品、草鞋等各物，蓋取其簡便耳。

五月五日，由上海搭上海丸發足，送行者祇雪亮法師一人。上午九時起碇，經吳淞，出江口，入海道，風平浪靜，得未曾有。

上海丸載量五千四百八十餘噸。客艙分一三兩等，我住的三等客室。上海至神戶，票價日金十九元。三等客室的大艙共有四個，我住在C室。同室者俱是中國

客室中有中國給仕（茶房）二人。船中定七時朝食，十一時午餐，五時夕食，一日三餐，菜是葷的，另有蘿蔔小菜。室中備有枕頭，若租用毛毯（日語稱「毛布」）每條半元。客室雖爲三等，設備尙好，便所浴室頗爲清潔。

同船遇上海陸露沙醫師及山東楊寶恆四川曾繼遠二君，陸醫師陪一王君至福岡參觀日本工業博覽會，楊會二君去東京視察教育的，雲水有緣，相談甚歡！臥覽關西旅行案內，凡關佛教寺院古蹟，加以圈點，備作參攷。去年王揖唐氏遊日會著有東遊紀略，書中多載日本佛教之紀述，在滬向各書店遍購不得，不然先一讀之，於視察上總要佔點便宜了。

視察日程 長崎一瞥

六日

視察的日程，由藤井師預訂的，預備以一個月的日期，到神戶、大阪、奈良、高野

山、京都、比叡山、永平寺、名古屋、豐橋、鎌倉、東京各處。

六日下午一時，船抵長崎，與楊會二君登陸散步。在長崎下船與登陸遊覽的搭客，均需經過警察之檢查，方許上岸。

長崎背山面海，爲日本水道第一門戶，港口內外，小島林立，形勢與浙江鎮海相似。山島不高，遍植樹木。陸路有鐵道通門司，渡一夾海，由下關可以至神戶大阪，直接東京綫。

長崎埠上，房屋均不大，馬路亦不大整平。有電車通行，行人并不多。登岸步行街市數里，三時半歸舟，四時離長崎。

長崎本爲日本的軍事港，船中張有佈告，禁止搭客在長崎一帶攝影寫真。但是很奇怪，在牠的港口內外全看不見一隻軍艦。

抵神戶 轉大阪 觀大阪夜市 宿又一村

日本習慣無論冬夏，均以冷水洗面，在船中兩日，初次洗冷水頗不慣，經過兩三次後，也好了。日人洗面，用兩手掬水洗濯，肥皂洗擦後，以乾手巾揩抹，手巾不落水。刷牙，不用水杯，也是以手掬水嗽之。

船過長崎，氣候轉變，溫度六十二，較上海低十度上下。

下午，船上發出告白，說四時零分抵神戶。三時入港，徐徐而行，是時船客各各收拾行裝，三等艙頗有些紛亂之狀。

將抵埠，茶役邀中國搭客立於一等艙甲板上，待受警察檢驗。

四時，抵神戶，藤井上人已候於船埠，隨即上船，爲我通譯。

登岸後，與藤井上人同來接待之豐島欽爾上人、福田宏一居士相見，一面步行，一面寒暄。豐島上人的禪院在大阪市外，他現任中外日報社的記者，駐蘇俄

多年，精俄語。福田居士素研漢學，曾至我國遊歷，能說華語；爲大阪最負盛名之居士。他們特與藤井上人同由大阪來接我，感甚！

坐自動車（汽車）去大阪。神戶至大阪，六里，約合華里三十六里，有火車、電車、汽車，往來極便，雇汽車二圓五十錢（五角）。

順道遊湊川神社，湊川神社之建築，完全是新修的。所祀之神，爲大楠公。今年五月適逢其六百年紀念，正籌備開「大楠公御殉節六百年大祭奉贊會」。日本對於有功國家之文臣武將，死後立神社，每年祭祀，此種神社，猶如我國之關岳廟一樣，亦等於普通的烈士祠。

神戶至大阪，至福田居士家，汽車約行四十分鐘。茶飯之間，豐島上人問我：「對於在神戶所見之神社的感想如何？」我說：「佛法本來是無神的，如湊川神社，所奉祀者，并非神，實在是人，因爲一個人有功於國家社會，後人立社奉祀，原是



紀念他的意思。這種在歷史上的人物，決不能同佛菩薩等量齊觀，以佛法立場論之，平常人所謂神者，至多是人天乘中的賢衆而已。」

好村春輝居士自東京來電慰問，豐橋市石洪山師贈詩歡迎。

有林彥明、牧田諦亮二師來，林彥明師現正組織「日華佛教研究會」會所設於京都，去冬曾央蔣雨巖公使介紹，致函虛大師，擬徵求我國佛教徒加入研究。林氏爲淨土宗僧侶研究法相唯識的一個學者，年約六十歲，爲淨土宗之耆碩。相見後，彼稱不日亦將赴我國考察佛教云。

夜間，與藤井、豐島二上人遊觀大阪夜市，在最繁華之心齋橋一帶遊覽，行人如織，燈光如晝，較上海南京路尤爲鬧忙。此處有一種好處，最鬧的幾條經緯街路，不通汽車，一律步行，非常安穩。

至一最大之「大丸」百貨公司，購信箋信封筆記簿應用品數件，後至一料

宿又一村

理（點心）店，飲咖啡，坐歇片時，由地下鐵道電車回。中途豐島上人別去。

至大阪，第一最感便宜者，就是汽車，起碼三十錢，駕駛座前有一價目表，開車時，把電表開開，駛行若干米，電表的數字自動地由3字跳出4字或5字6字，到達後，視表中所顯示之數字，照值付錢，不需講價。其車價最低價爲三十錢，比較上海便宜至四分之三。

是夜即宿於福田居士之又一村樓上書齋中。書齋中藏書甚多。席地而坐，席地而臥，生平第一遭，覺特別方便也。

光德寺善隣館 四天王寺 聖德太子與日本佛教 參觀高等女學校 至奈良 住東

大寺龍松院

八日

光德寺善隣館

八日上午七時，藤井、福田二氏偕遊，先參觀光德寺善隣館，至該館，館長佐伯祐正師招待甚殷，帶領參觀各室，時在早晨，幼稚園學童剛剛到館，一般朝氣，生趣

盎然。

佐伯師素以從事社會事業著名。光德寺爲淨土真宗之一派，所謂善隣館之意義，顧名思義，已可概見。其唯一宗旨，乃在愛隣，使近隣各人，無論幼年老年男人婦人均能精神相愛。牠立了三大要目：一是「保健的改善」，二是「福利的向上」，三是「教育的啓蒙」。

善隣館的事業分爲兩部：一是宗教教育，二是社會教育。宗教教育下有說教、講演、讚仰會、婦人會、女子青年會、日曜學校。社會教育下有圖書館、幼稚園、夜間裁縫部、各種講習會、音樂部等等。以外社會事業方面，還有食券補給、法律相談、眼科診療所。總之，凡是隣人所需要而不得的事情，善隣館均能輔助成就，這種事業很要緊的。

善隣館由佐伯師私人所辦，從大正十年設立，迄今已有十五年，全館現有職

員有薪的十一人，無薪的三十五人。

內部之設備，房屋雖不多，却能應有盡有，如佛殿、鐘樓、客室、家族室、事務室、集會室、教室、裁縫室、保育室、圖書室、宿泊室、青年宿舍、談話室、運動場等，均備。

佐伯師性爽直，雖見生客，有些話也會很坦白的說出。他說：「現在的寺院好像是私有似的，我把我的這個寺院做成公共的了。」從這一句簡短的話語中，使我知道日本佛教的寺院原來也有把寺院當作私有的！

他們歡迎我照像，從園庭中喚來二十多個天真活潑的兒童伴我一同照了一張像。

福田居士特別請我去照像，因為他要我一張像片。據說日本的禮節，遇到友好，送他一張自己的像片，是很恭敬的意思，對方也是很歡喜的。

四天王寺，是日本最初建築的一個佛寺，歷史上的地位，正同我國洛陽的白

馬寺一樣。寺建於推古天皇卽位之翌年（紀元一二五三）約在我國隋朝初年。考日本佛教最初之傳入，在欽明天皇七年（西紀五三八）我國南北朝時代梁大同四年，初由百濟帶去佛像經論。至推古時代，厩戶豐聰耳皇子——聖德太子攝政，日本佛教傳入已五十餘年，至此乃揭開「三寶興隆」之幕。

聖德太子與日本佛教的關係極深，若日本無聖德太子其人，可以說就沒有佛教。但是在聖德太子之前，佛教已傳入日本，從橋川正氏著的日本佛教史中看來：

一、佛教傳入日本之時期，確爲日皇二十九代欽明天皇七年（西紀五三八）當我國南北朝梁大同四年時代。

二、日本人出家之嚆矢，是三個女尼，最初出家一尼，乃從高麗僧惠便得度，法名善信；同時善信度二弟子，一名禪藏，一名惠善。

三、日本最初歸佛之天皇，爲用明天皇（第三十一代）。

但考橋川正氏所著同一書中，載日本佛教之輸入，實遠在第二十六代繼體天皇十六年，我國梁朝派遣司馬達赴日，已經攜去佛像，日本在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結草堂招待司馬達，并安置佛像，已有人歸依禮拜了。此中相差有七十年。據此，關於日本佛教之輸入，最初乃由我梁朝之傳入者。

在日本佛教傳入之初期，當女尼善信等出家之前後，即已有崇佛廢佛之兩派，結果，燒毀佛像之外，善信等三尼法衣被奪，遭受禁錮，處以刑罰。

用明天皇既會歸佛，則聖德太子之崇信三寶，亦未嘗不是受的用明的影響。以上述聖德太子以前日本佛教初輸入之史實，大略如此。

當推古女皇即位元年，太子攝政，此時他纔二十二歲。他在難波（即大阪）荒陵山創建敬田院，悲田院，施藥院，療病院四院。并首先建立四天王寺。翌年下「

興隆三寶」之詔，營造佛寺。推古三年，百濟僧惠慈、惠聰至日，此二僧博學多聞，深通教典，太子從惠慈研究佛典，求受五戒。嗣後立憲法十七條，第二條乃明定「篤敬三寶」之法規。更製法華經疏，維摩經疏，勝鬘經疏，佛敎在日本古代的展開，皆聖德太子之功也。

關於聖德太子之過去的歷史很有趣，在歷史上傳說上都說聖德太子是南嶽慧思禪師之轉身，茲錄我國天台山思詔法師所著上宮皇太子菩薩傳如下：

上宮皇太子菩薩傳

天台沙門釋思詔撰

昔陳朝有南嶽慧思禪師者，亦說大隋思大禪師，蓋一人也。謂陳隋二國並化也。其南嶽（恐有脫文）即說陳之土境，隋高祖令第二子漢王，領四十萬衆，平陳入隋；即說隋南嶽衡山思禪師。其南嶽靈應甚多，百嶺相限，千巖盤鬱，楨松仙桂，互嶺侵雲。其嶺崇迴，人莫窺尋。五通僊府，十仙窟宅，儒



生輻湊，玄侶雲集。常有五千僧修道，多竝頭陀苦行，坐禪誦經，或口宣三藏，心味四禪。或振錫衲衣，攜瓶揭鉢。或冬夏袒膊，洗足經行。或隱居巖穴，淪松噉柏。或常坐不臥，宴默夷真。各擅己能，俱求會理。其山門有廿里松徑。有一異人，守護此山，若惡人入山懷劫奪者，至松徑，異人卽出，提手牽入松林谿中而言：「汝過去無量劫中，作惡業，今且坐禪入滅盡定。」以一手提石壓脚上，更不得起。假令凡廿餘人，舉彼一手之石，不能得動。形貌與凡無別，亦無栖泊處。若有惡人卽現，無惡人不現。時共目爲大梓（按梓作祥）渴，其山中有千年梨樹，樹若發華結菓，卽有聖人應生。於一時，梨樹生華結實，其思禪師來彼山修道，卽自豎一石記之：「余一生來此，迄耆年墜齒捨壽零形。」在後其樹又發華結實，又豎一石記，自云：「余第二生，於此間修道。」在後卽云：「余今往東方無佛法處，化人度物。」至今唐朝時人皆云往南

嶽觀思禪師三生石，其樹唐開元年中發華結實，至天寶八年，有住檜和尚久在彼山修道。其年造大講堂，急催造畢，卽都會山中僧，設大齋慶堂，其日住檜和尚，至堂禮佛畢，合掌東西，看衆僧畢，卽歸房，齋畢，用楊枝竟，迴頭向崑崙。近事云：「我（按恐脫師字）婆藹，去哭崑崙，喚死作婆藹。」卽報告堂中諸僧，用楊枝畢，便住堂中，諸僧舉哀。從此衆僧始知住檜和上應千年梨也。思大和上，卽佛在靈山聽法華經僧也。然靈山同聽法華，有思禪師在南嶽山，智者在荊州玉泉寺，定光禪師在天台華頂峯，然此三人，各異於時。思禪師威稜最甚，定光禪師耳零天蓋，智者目有重瞳。

思禪師後生日本國橘豐日天皇宮，度人出家，人皆不從。卽云：「奴不能捨離眷屬。」太子云：「汝若出家，與汝高位大祿，不制孀房。」自是出家甚衆，漸後制三歸五八戒等。是知菩薩方便，善巧多方。經云：「先以欲鈎牽，

後令入佛道。次發使往南嶽，取先世持誦法華經七卷一部，一部一卷成小書，沈香函盛經至，卽作疏四卷釋經。又作維摩經疏三卷，勝鬘經疏一卷。於是跡窮智境，文飾鳥章，心罄玄津，幾研祕術。發揮名教，曠（按曠一作擴）千古之未聞；昭晉禮容，瞻百王而有祐。遂得寶偈西從，爰開石室之闕；金牒東流，逸龍宮之海藏。又講件疏，香風四起，華雨依霏，御吻纔彰，流耀泛燄。於是法華經創傳日本。菩薩忽時入禪定，或一日、三日、五日，於時世人，不識禪定，但言太子入夢堂，制以白事進食。先造大官寺，又爲弓削大連起亂。於攝津，造四天王寺，度人出家。而弓削殂殞，大祚克寧。又造法隆寺，及皇后宮寺，及橘寺、妙安寺、般若寺。造僧寺三，造尼寺五，合八所。又記言：「從今近二百年，當有傳持戒律大典，律儀嚴峻。」是知聖人記事無差。但太子龍樓不御，鵠駕長飛，棄劣仙而成大仙，超等覺而昇妙覺云。

思訖法師，是在唐朝隨鑑真和尚弘律而至日本的。上文「從今近二百年」之懸記云云，意即指鑑真和尚之至日弘化的因緣。

四天王寺之沿革，創立以來，幾經興廢。建築物有金堂，五重塔，講堂，太子殿，唐門，頌德鐘樓等等。日本稱大殿皆曰金堂，現在正在修造。五重塔五層高百四十七尺，此塔不幸於去年秋間爲大風災吹倒，顧鑒舊影，不勝無常之感！頌德鐘樓，是在三十餘年前——明治三十六年才造的，內懸大梵鐘一口。頌德云者，乃是奉讚聖德太子一千三百年忌辰之紀念物，歌功頌德，亦應做之事。大鐘身高二丈六尺，周圍五丈四尺，口徑一丈六尺，厚一尺六寸，重量四萬二千貫，鐘樓佔地六十四坪，實爲我平生所見之第一大鐘。

我們至寺務所，住職（住持）不在寺，由執事坂本實哲、塚原德應二師招待，款以茶點，導觀各處殿堂之後，旋至四天王寺私立之高等女學校參觀。該校創立

於大正十一年，迄今已有十三年。教育方針，以聖德太子之信念精神，養成溫良貞淑有爲之婦人。教育方法，本衆生皆有佛性之旨，使學生理解，陶冶個性，於物於心，皆求淨化，勤勞作業，重於自學自習。設立者，爲四天王寺前住職僧吉田源應師。新校舍建築費三十萬。常年費約六萬元，學生的學費（日本稱作「授業料」）一項，收入五萬四千餘元，現在已不要寺中補助。現有教諭（教員）四十六人，男女各半，內有僧侶四人，尼僧一人；學生約有一千人。（據昭和五年之要覽，爲九百八十五人。）學科隨普通應備之學科外，有修身科，就是佛學的功課；並且每月二十日要參拜太子寶殿一次，讀誦經典和研究經典；另外還有讚仰會一次。學生的校友會，有學藝部，雜誌部，圖書部，音樂部，運動部。女生大多爲佛教信徒的女兒，照昭和五年生徒家庭宗教之調查，屬於淨土真宗之信徒最多，爲四五一人，於此可以想見日本佛教信徒之衆多。天王寺執事告訴我，他們的特別信徒有二千戶，一

般信徒有二三十萬人。在女學校，教務主任瀧藤準、教師司事森鶴吉君陪觀各處，一一說明，費時一時四十分。

天王寺古稱七堂伽藍，佔地三萬六千坪，至昭和三年大阪市劃出二千坪，仍不失爲一大規模的佛寺。惟別院五所（一音院、東光院、靜專院、吉祥院、中之院五院）僧侶只有五十餘人，似嫌太少。

在天王寺，見四天王像的腳踏在鬼身上，鬼爲仰臥式，在我國並未見過。另外有「一切經藏」儲藏一室，有人去推轉，則等於讀誦一遍云。

四天王寺屬於天台宗；住職亦名貫主，也稱方丈。住職由天台宗全宗選舉，任期不限。

四天王寺除設立之高等女學校以外，并設施藥療病院一所。

四天王寺新出一種月刊，即名四天王寺，很別緻。女學校出有塔影等刊物。

在四天王寺晝食，食後，爲寺僧寫字六七幅。臨別，有谷汲山華嚴寺老僧市川圓常師來見，并贈谷汲山繪葉書數套，別去。至福田居士家收拾行裝，二時五十分，搭電車赴奈良。日本電車有兩種，一種在馬路上行駛，一種係走鐵道行駛的。車身很大，一行車可以有十輛八輛，用電力較燒煤的火車便而且速。神戶大阪間，以及大阪奈良京都間，均有此種電車。據說日本鐵道省之計劃，在一二年內欲使全國皆用電車，將廢去火車不用，以取其輕便經濟而又快速云。

沿路風景甚佳，田野中有割麥者，有插禾者，最奇者耕田的是馬非牛。一路電綫網織。田農多半兼作工業，所以見各鄉村中貨車往來不斷，農產物與工業品，同時同地產出，實爲日本一大優點。

車行五十餘分，抵奈良，轉乘合（公共）汽車至東大寺，入南大門，經大佛殿，折西轉北，松林深密，由一斜徑通龍松院；訪筒井英俊師。筒井師導往大佛殿禮佛。



至宗務所訪華嚴宗管長雲井春海上人，詢悉：（一）華嚴宗現有二十二寺。（二）東大寺內共有十七院。（三）計有僧侶約五十人，尼僧沒有。（四）信徒在二月堂的有十萬人。（五）社會教育事業，設有金鐘學校、夜間學校、幼稚園，均在寺內。時已七時，乃順道至金鐘學校，適夜校開講，一個教室在教商業，一個教室講授漢文——論語，夜幕已遮，步回龍松院住宿。

筒井師夜晚伴談良久，關於東大寺與華嚴宗的歷史極詳。

東大寺以前爲金鐘寺，聖武（四十五代）天平八年（唐玄宗二十四年）我國道璿法師渡日，時新羅僧審祥請師止於金鐘講華嚴經，并授審祥探玄記，三年期畢，於是道璿傳華嚴宗與審祥，審祥再傳與良辨僧正，樹立日本佛教第一宗派者，卽華嚴宗也。

天平十三年，下詔各國（日本各縣在古代均稱爲「國」，現仍有沿用國名

者）建立國分寺，此種國分寺，亦直接接受了我國國家建寺的影響。日本天平之前的一百四十餘年，當我國隋仁壽元年（西紀六〇一），雍州以下三十州，曾各建塔分置舍利，到了唐天授元年（西紀六九〇），則天武后又詔東西兩京及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一所，以後唐中宗神龍元年（西紀七〇五），又敕諸州造中興寺，至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西紀七三三），更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開元寺與龍興寺爲名。所以天平十三年（西紀七四一），適在我唐玄宗敕令天下州郡建立開元寺龍興寺之後，此種聖德王風流傳日本，故日本聖武天皇亦有詔建國分寺之舉。東大寺，卽其國分寺之總國分寺也。

東大寺建於天平十七年，大佛殿建於天平十九年，而大佛殿之大佛乃於十五年鑄造。

東大寺之大佛殿與大佛，亦爲我生平第一次見到之大殿與大佛，（因我尙

沒有到過龍門雲岡等地。那種建築與鑄造的工程，規模宏壯，實在偉大。最近重修自明治二十三年組織大佛會，至三十六年修理事務所開始着手進行，至大正二年，經過十八年，始全部完工。佛殿高度爲一百四十尺一寸七分餘，東西闊度一百八十八尺一寸六分，南北深度一百六十六尺六寸，共用木材二萬七千三百十四本，鐵材八百十五英噸，瓦數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枚，職工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八人，統計總工費七十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圓三十六錢七釐。修理時單上屋架設費八萬一千六百餘圓，完工後，設備防火用水道費六千五百八十餘圓，避雷針費四千八百餘圓。因爲修理工程之細密堅固，所以去年大阪京都關西一帶的大風災，大佛殿絲毫未曾搖動。

大佛是盧舍那佛，最古所造者，佛身高五丈三尺五寸，鎔銅七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練金一萬四百三十六兩。大佛之蓮臺大小蓮瓣共五十六葉，蓮葉上

陰刻的細綫華藏世界圖，含一葉一世界的意思，每一葉又有一大釋迦像和無數小釋迦像，雕刻精美，甚爲希有！

聖武天皇當時造此大佛，是他理想的表現，據日本佛教史的著者所說，圖示如下：

理想……盧舍那佛——蓮葉上之大釋迦——百億之小釋迦  
現實……天 皇——諸 國 國 司——國 民

這是很有趣的事，原來聖武天皇的理想，是要把佛來作他的理想的表現的。

關於大佛之鑄造，原來也是做造於我國的，唐高宗咸亨三年（西紀六七二），費時三年餘，於洛陽龍門造立盧舍那佛石像一軀，佛身高八十五尺，較東大寺之大佛則尤高出三丈一尺五寸矣，不過一爲石刻，一爲銅鑄耳。

大佛殿內部之佈置，盧舍那佛居中位，左有如意輪觀音坐像，右有虛空藏菩

薩坐像，各高三丈。東北與西北殿角，有四天王像。殿外走廊上塑一賓頭盧尊者坐像，傳人病眼者一摸拭尊者之眼，即愈。殿下有一銅燈籠，是一千二百年之古物，八角玲瓏，燈上雕伎樂菩薩像極精，極有價值！

殿前有中門，兩傍繞以迴廊，四圍總長二百二十三間，中道鋪碎砂石子，道傍冬青整齊；院內外古松聳立，細草如茵，與紅蜀花相映，莊嚴中又表顯着幽雅的樣子。

日本第一戒壇——戒壇院 東大寺寺內一覽 鑑真和尚與唐招提寺 夕遊藥師寺

九日

龍松院早起，朝食後，藤井筒井二師相偕出遊，筒井師本與一淨琉璃寺有約，今天要去的，特爲要陪我，改變不去了，其情可感！

出龍松院，朝日初昇，大佛殿後萬松林立，羣鹿遊行。藤井師告我，謂十年前我

盧大師來此，見諸鹿散步林中，稱東大寺爲鹿野苑云。大佛殿後原有大講堂一所，燬去多年，現礎石尙在。我語筒井師曰：「東大寺要把大講堂修復，要住一千僧侶，纔能與此大寺大佛相稱。」

觀轉害門，此爲東大寺最古之一門。轉西南入戒壇院，四圍院牆，中建一殿。殿中戒壇純木造，造法大小與我國之戒壇相彷彿，壇凡三級，惟上下階梯四面有七處。戒壇院爲孝謙天皇所建立。勝寶六年——我唐天寶十三年，揚州鑑真和尚受日僧普照之禮請，抵日住東大寺。日朝野上下，舉國歡迎。孝謙天皇特親詔曰：「大德和尚，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朕造此東福寺（按：東福寺似於東大寺外另有一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受戒律，一任大和尚。」并於東大寺置戒壇院。其年四月，天皇率皇后皇太子親登壇受菩薩戒，全國僧尼悉皆受戒。日本之有戒律，蓋自此始。

而戒壇院，則爲日本第一戒壇矣。

戒壇中央有塔式佛龕，龕中奉釋迦佛與多寶佛二坐像，釋迦與多寶二佛像並坐，在我國尙未前見。鑑真和尚帶去之像，現仍存宗務所之寶庫。壇四角立四天王像，像爲天平時代所造，在日本認爲最有價值之木造像。

我問筒井師戒壇院有多少年不傳戒？他說現在三五年尙傳戒一次，不過都是傳在家五戒。據筒井師云：他也是在此戒壇上受的戒。

我有一事懷疑而不能決者，日本僧侶，初出家謂之「得度」，所謂得度，等於我國之受三歸。各宗僧侶得度須由各宗管長度之。聞僧侶也有受戒之事，但僧侶多半公開結婚，不知所受者究爲何種戒律？比丘戒固然講不通，就是梵網經中的十重戒，在出家比丘菩薩仍爲絕對的「不淫」戒！大概日本僧侶之對於戒律，在鎌倉時代完了禪宗與眞宗興起之後，律儀已漸爲僧侶所不重視，迨明治維新，排



佛之風甚盛，勒僧還俗，至此，僧侶對於戒律益加遠離了！

東大寺圖書館，由金鐘中學校門進口，藏書約三萬冊，有我國宋版法華玄義釋籤，一切經目錄等，爲福州版，亦不全。并藏有日本最古之木活字。圖書館橋本聖準師招待茶點，有一種蕨草餅，別有風味。

走南大門，該門爲日本佛寺最高大之大門，復至宗務所，參觀寶庫。寶庫中藏有鑑真和尚帶去的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銅如意，鐵鉢等寶物，現在皆定爲國寶了。

東大寺寺內小院共有十七院。至總持院參觀，內有一尊由我國請去之法藏菩薩像，莊嚴無比！有二月堂者，爲開山良辨僧正之根本道場，通稱爲「本堂」。三月堂靠近二月堂，內供觀音菩薩，人民來此焚香膜拜者常年不斷。附近有淨土堂，三昧堂，行基堂，鐘樓等。鐘樓懸一大鐘，遊人欲撞，欲先納金五錢，然後才能一擊。普

通人以叩鐘所發聲音之大小，測其運途之通塞，則未免近乎迷信矣。在二月堂後之食堂午食後，坐自動車往郊外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在奈良郊外之北方，離市二十三丁，道路平坦，自東大寺車行三十分鐘即達該寺。寺爲揚州鑑真和尚開山，爲日本律宗唯一之本山。開山至今已一千一百七十餘年。入南門，進大殿，後有講堂，兩旁有鐘鼓樓；鼓樓在左，鐘樓在右，與我國相反。東北有開山堂，即鑑真和尚之住室。西有戒壇，壇係石造，大小樣式與東大寺戒壇院之戒壇一樣，是露天的，沒有殿屋；從牆外視之，壇石尙新，想必重修了還沒有多年。寺務所在東北角，寺中無多僧，管長外出。滿院有淒涼景况，一望而知律宗在日本已不興矣。由寺役通報一青年僧導至開山塔——鑑真和尚塔，通一曲徑，過一小橋，至小丘，鑑真和尚塔在宿草中，我趨前合十敬禮。塔係方式，塔宇塔銘均無，塔前只有石燈台一對，小樹五六株；四周正在新開河溝。我與藤井師坐於

塔前，筒井師爲我們攝照一影，以留紀念。我在塔前，徘徊圍繞，有無限感慨！我對藤井筒井二師說：「千一百餘年前，鑑真和尚航海來貴國，吃盡千辛萬苦，創開律宗，今律宗在貴國與各宗比較，真是一落千丈，在千一百餘年之今日，鑑真和尚的同胞和尙行脚至此，瞻禮之餘，實有無限滄桑之感矣！」藤筒二師相對無言，弔古之情，幾欲下淚！

金堂與講堂中的佛像，均爲塵封，蓋已半作古物陳列，且多數殘缺，古像皆已定爲國寶。鑑真和尚有木身像一軀，現正在裝修。日本的木像，雕刻精美，像多不貼金，用一種塗漆塗之。在我國見不到的地方，是他們的木像之兩眼上均加以玻璃，一見兩目炯炯有光，一如生人。鑑真和尚之像，據說仍是一千年前爲其弟子忍基所自雕者。像有照相，乃購和尚造像及金堂的照相各一張。

鑑真和尚，揚州人，俗姓淳于，生於唐中宗嗣聖五年。十四歲，投大雲寺依智滿

禪師出家。初學天台，受具戒後，居揚州大明寺。近人日本常盤大定博士考大明寺即爲平山堂舊址，曾於平山堂立一碑追記其事。和尚因日本留學僧榮叡、普照之勸請，乃發願東渡弘傳戒律，經過十二年，發足六次，幾回漂流遭難，卒以和尚願力宏深，終能如願以償於天寶十三年一月達至日本。同行弟子，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託、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寶州開元寺僧法成、日僧普照等一十四人，有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等一行二十四人。此行隨帶經像舍利法物無數，今東大寺唐招提寺所藏和尚遺物甚多。關於和尚東渡之史迹，有真人元開撰的過海大師東征傳。日本僧俗對於和尚當年過海之化度，均極感德，尊稱爲過海大師，或稱唐大和尚。以前我國雖已有僧侶東渡，但至日開宗弘律化導羣生，自古以來，實推鑑真和尚一人。鑑真和尚在一千一百餘年前，以十二年長期之艱苦，東渡弘化，到了現在，由

上海發足，只要兩天兩夜就可腳踏日本，而我中國僧徒不但不能至日宣化，反而事事落後，愧對古德，誠無地可容了！

出唐招提寺，南行半里許，至藥師寺。藥師寺爲法相宗三大本山之一。殿堂三四，闕無一人。據云僧侶均住在別院（日本稱作塔頭，卽我國俗所謂房頭者）。金堂中坐藥師銅像，莊嚴無比。有三重塔一座，優雅秀麗，夕陽殘照，綠樹婆娑，四無人聲，又別有一番境界。

由大阪軌道中西之京驛搭電車抵奈良，換乘自動車返龍松院，時已燈火萬家矣。

夕食時，因舉頭見室內有一尼僧所書「日蓮華藏」匾額一幅，下款有二印，一爲「大知」，一爲「文秀女王」。乃與藤井筒井二師閒談，知道了兩件事：

一、日本自古以來，對於「神」「佛」是沒有分別的，到了明治維新時，「神

「佛」才分離了。當時政府之所以要把「神」「佛」分離，原來有廢佛的意思。日本在明治時代也曾發生過排佛風潮，提取寺產，勒僧還俗，由此各宗僧侶才公開帶妻食肉；同時開辦學校，使僧侶養成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所以現在的日本僧侶在外表上與從事各種社會的事業，實與普通國民無二無別。

二、在明治以前，日本皇族可以出家，並且女子出家的很多。明治以後，政府禁治皇族出家，已出家者均請返俗，所以，現在僧侶與尼僧中已無皇族出家的人了。當時有文秀女王，她已出家，獨不願返俗，因此國人對她皆非常敬仰。

夕食後，筒井師送來他所發行的寧樂六冊，其中有很重要的史料，如天平文化史論，關於日唐交通的影響，論之甚詳。此外有佛教史論，中間有很多是我國帶去的文物。并贈我國寶精印之慧遠大師與賢首大師像，甚為珍貴！

晨起，與藤井師散步八幡宮神社（神社在二月堂旁）。在小店購鹿角食箸和小銅鹿數件。東大寺遍地是鹿，據云有五六百頭，散行於松林之中，日向遊人索食，夜宿林中。亦有人管理。路中有賣鹿餅之小販，同杭州玉泉寺賣魚餅一樣，便遊人買去飼鹿者。見有小學生一隊向鹿羣呼「行禮」，鹿即點首行禮，蓋思得一鹿餅當朝食也。佛說衆生平等，人愛鹿，飼其餅，鹿亦知向人行禮，人類本應博愛如此；而不幸世愈文明，人愈野蠻，人對人反欲爭鬪不已，稍有慈心的人，實不能不有深慨了！

朝食後，辭龍松院，筒井師尤強欲陪往本市各處遊覽。先遊春月神社，該社爲奈良市規模最大之神社，自社門上坂，兩邊石燈——長夜燈排列成林，在這種地方，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民敬神的人太多了。社廟甚壯觀，惟神屋深鎖，究不知內部



爲如何登車後，詢筒井師，知明治以後所有神社神像已毀去不用，現在大都以一圓形的銅鏡代表神位。

參觀奈良縣博物館，我們一跑進門，所見到的都是佛像、舍利塔、寫經、法器；內部計共十室，就有八室是佛教的東西。我說這個博物館等於佛教法物館。館中以銅像木造像爲最多，約佔全館古物過半數，皆係千年左右之物，現均定爲國寶。其中以八尺長絹畫的慈恩大師像與無着菩薩世親菩薩像最有價值。有我國唐人所畫的五百羅漢像兩軸，雖不全確爲珍品。有「唯識曼荼羅」一軸，中央爲彌勒本尊，兩邊是無着、世親、護法、戒賢、玄奘、慈恩、智周、慧沼八個祖師的像，其位置如下式：



出博物館，在館外商店購得彌勒菩薩照相四種，并地藏、無着、世親、慈恩等像片十數張，爲在我國現在之不易得者。

興福寺，在奈良市猿澤池北方，遠望五層塔高聳，有無上風致。興福寺爲法相宗大本山之一，也是南都的一個大伽藍。在德川幕府時代，寺領有二萬五千餘石，境內有地二十餘萬坪，嗣後經過七八回災禍，乃漸次縮小，要之，就現有之地勢而言，仍不失一大刹之面貌。

我們先至寺務所，事務長佐伯良謙師接待，以他所著之法相宗教義一書相贈。旋參觀東西金堂，南圓堂，五重塔等處，在東金堂前有「花之松」一株，樹枝屈曲，如龍蟠虎踞，蒼老華茂，樹身并不高，四周廣約數十丈，是罕見之物。

筒井師送至車驛，在一料理店陪進午食後，待至一時，我與藤井師登車後，他纔別去，其懇切誠摯之情，甚可感！

公共汽車行二小時，直達法隆寺南大門，進門不數武就是西園院，寺務所設於院內。我們進院訪法相宗管長佐伯定胤僧正，佐伯僧正因閱報已曉得我們今天要來，所以一進門未待用名刺通報，有二侍者即導入客殿。時佐伯僧正正與一駒澤大學教諭澤木興道師坐談，一見我們，笑靨起迎。此客殿中布置爲西洋式，檯椅布置高雅；室外有小園，微風從池樹間飄來，精神爲之一爽。

佐伯僧正，年約六十外歲，身材中等，面色黑色，着紫紅色僧服，眉宇間神氣十足，誠不愧爲日本法相宗一老宿，一望而知其爲一有學養者。寒暄數語，他問我虛大師之安好并近况甚詳。十三年，虛大師在廬山開世界佛教聯合會，佐伯僧正曾出席；翌年日本佛徒主催在東京開東亞佛教大會，僧正爲會長，兩度與我虛大師聚會，故特別殷殷探問。我說我來時，發足後，才稟報我虛大師我來東遊，如果虛大師事前曉得我來，一定會致書問訊的。僧正健談，坐談一小時，親自導觀法隆寺伽

藍之建築：入中門，四圍環以步廊，左有金堂，右爲五重塔，大講堂位於後進之中央，講堂兩傍，左爲鐘樓，右係經樓。在此中門內的殿屋以及走廊，全部定爲國寶。本來法隆寺建築最早，在建立四天王寺第二年所造。聖德太子手建七大寺，法隆寺即其一也。相傳日本佛教現在最古之建築，就是以法隆寺的金堂、五重塔、中門、步廊爲最古，所謂「飛鳥時代」之建築物也。在日本佛教美術史上最佔地位者，也就是法隆寺之建築。僧正一一指示，均有極詳細之說明。

中門，有兩個門，普通的寺門，不是一個的就是三個，或者就有五個，從來沒有見過用兩個門，把殿門中央樹一根柱子劃成了兩間，好像現在一般公共場所分開的兩個出入口一樣。門外的兩個密迹力士金剛力士的像也不是相對的，是南面而立的。

五重塔下之塑造，相傳以天竺我國與日本三國土塑的。南面是彌勒像，西面

是釋迦世尊金棺寶塔并諸羅漢等。北面爲釋迦佛涅槃像。東面有文殊、彌勒、維摩、羅漢等像共五十餘軀。塔中諸像，均極矮小，最高者約三尺，矮者只一尺八寸，而且都是土塑，從外形上看并無塑造之美點。

講堂位於正中，以我國佛寺習慣上所處之位置，此處應該是一正殿，平常所稱之大雄寶殿，日本則名叫金堂。講堂所供本尊是一藥師如來像，兩邊安置的是日光月光菩薩並四天王像，法隆寺在日本通稱爲「法隆學問寺」，考日本佛教教育實發源於法隆寺，所以以講堂爲主位，蓋亦有因焉。

金堂與五重塔相並排列，在我國佛寺建築的位置上，亦爲絕無之事。堂中的本尊是釋迦如來，脅士藥王藥上菩薩，藥師三尊，阿彌陀如來坐像，并有四天王像。四面有最古之壁畫，相傳爲天智時代僧曇徵的手筆。西壁畫的阿彌陀淨土，東壁畫的寶生佛淨土，北壁東脅畫的藥師淨土，西脅畫的釋迦國土，佛菩薩像各在一

丈七尺內外，筆勢雄渾，形線優麗，在美術價值上實非凡品。金堂之畫壁，一年中開放兩回，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爲開放期，若我遲來六七日，則不能飽我眼福矣。

金堂內有一最有名的「玉蟲櫛子」。據云係推古天皇之物，雖經佐伯僧正手持燭臺加細說明之好處，然在我觀之，與佛教並無多大關係。

日人之嗜好古物與尊重古物之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即如法隆寺之建築，因爲相傳是一最古之木造屋，近來以再建與非再建之問題，許多歷史家建築家，紛紛議論，認爲一種最有價值之研考資料；雖一柱頭瓦片，亦極重視。法隆寺且有法隆寺之建築專書出版，亦勝事也！

參觀綱封藏（寶庫）及新修之細殿食殿後，佐伯僧正站在中門階前爲我們述說聖德太子與日本佛教之關係，說及太子之前身爲南嶽慧思禪師，太子曾於夢中抄去中國之法華經，太子所製法華經疏如何透關，太子的思想是入世的，

太子曾派僧至南嶽訪思禪師舊址云云；總凡太子一生對於佛教的功德，讚仰無餘。日人這種對於國家懷恩頌德的誠摯態度，實爲其民族特性之一，我國人萬萬不及！

夕食後，與佐伯僧正夜話二小時之久，中間有一段談話，把牠記下：

我問：「請問貴國法相宗寺院及僧尼的制度如何？」

僧正答：「有僧寺尼寺兩種，各寺菴先養成雛僧，然後要得管長之認可，依「宗制」所規定之學問程度，方可得度。各寺菴住持，也要由管長委派或認可。各寺菴寺田與經費，均由信徒布施而來。」

「請問法相宗的僧侶有無一定標準的教育程度？」

「有的，須由勸學院卒業。」

「法相宗研究的機關，在奈良、京都、東京方面共有幾處？」



「在本山有勸學院一所。在各宗的大學堂裏，唯識和俱舍，都是當做研究的根本的。」

「法相宗有定期的刊物否？」

「沒有。」

「佐伯僧正最近有新著否？」

「有原稿，尙未付印。現在正在編纂性相學聖典。」

「在本山親近僧正從事研究法相學的僧侶很多嗎？」

「住在這裏的有二十人。」

「法相宗的僧侶也有修真言的嗎？」

「有是有的，但是些不重要的人。」

至此，佐伯僧正問我：

「貴國對於法相宗研究的人，現在一定很多了吧？」

「在十年前，是少數人研究的，到了近十年中，各處創辦的佛學院，皆以「大乘性相」爲必修科，這是太虛大師的僧教育主張。一般大學中研究佛學的，也以法相唯識學爲主。將來法相宗在敝國一定要發達的。」

「法相宗在貴國近來以何因緣而興起的？」

「這，一是楊仁山居士曾由貴國歸國後之倡刻法相典籍，他的學生又繼續研究；二是太虛大師之極力提倡，創立佛學院，注重講修法相唯識；三是一般研究的學僧，現在皆能注重歷史的研究，對於玄奘三藏慈恩大師之人格均極崇仰。因此之故，在現在法相的經論已成爲僧侶學者通常之讀物。未來之發達，可以預卜。」

我問他：

「僧正對於敝國佛教的現狀有何意見及批評？」

「貴國佛教的寺院制度應該要統一，好像要同敝國的管長制度一樣才好。對於僧侶的學問，亦要注重！各宗統一了，要定立一個「宗制寺法」。在一宗統一之下，設立一個大學。最好一方要太虛大師之不斷的努力，一方要政府的中心人物共同認識此種要緊之事；不但建立中華佛教之大法幢的前途，可以大大復興，我深信在如來大智之擁護之下，在太虛大師的慧力之下，即安定中國與和平東亞，均非難事。而在貴國佛教本來多有寺田，要統一起來做這些事，也易進行。希望法師發心吧！」

「承佐伯僧正的好意，我們現在在敝國對於佛教正極力主張整理，我們只要從教育下手，使僧徒都能明瞭佛教教理以及僧徒之責任，在不久的將來把佛教整興起來；所幸經過十餘年來太虛大師之指導，青年學僧已能

自願的走上了這一條路。至於對於國家以及全世界人類，我們本佛陀同體大悲之本旨，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平！我們總想在有佛教的國家人民，應發揮其本有佛性，減少其殘暴行爲。這是我個人的意思。」

參觀性相學聖典編纂部

遊東院

中宮尼寺

上高野山

參拜弘法大師靈廟

禮顯

隆法師塔

住天德院

訪金山穆韶阿闍梨

討論傳密問題

遇淨德法師

十一日

晨興，嗽洗畢，佐伯僧正在一名「新堂」的佛堂中誦經，我與藤井師隨往佛堂拜佛，并聽佐伯僧正誦經作法。我覺得日本許多宗派都會受了真言宗的影響，第一是供具，第二是誦經式；待佐伯僧正誦經畢，我將此意詢問他，他也認可。佛堂中本尊並非彌勒，我未到法隆寺以前，在我的意想之中以爲法相宗本尊一定是彌勒菩薩，其實不然。日本無論大小佛殿，都有四天王像，多數的位置均在佛壇之四角；而天王像，在我國一隻脚下踏住小鬼，而日本天王像，皆是立在小鬼身上，鬼

身作仰臥狀。

朝食後，僧正將寶藏的「唯識曼荼羅」法相宗印度四祖中國四祖，并新畫大幅之慈恩大師像，請出來給我觀看，畫工均甚精細。

日本法相宗有六個有名的祖師：玄昉、玄奘、行賀、常騰、信叡、善珠。玄昉曾留學我國十八年之久，當時取回經論五千餘卷。爾時正是玄奘三藏翻經之後，慈恩大師與智周慧沼諸師弘揚法相之初，玄昉在我國習法相後，歸國後乃大興此宗。而善珠爲玄昉之弟子，在日本相傳是慈恩轉身。所以在玄昉之前，來我國留學習法相者雖不乏其人，卽良辨僧正先亦曾學法相，但皆未能專事弘揚耳。

生桑寬明師來陪往性相學聖典編纂部參觀，該部設在三經院，生桑師卽是編纂之一員。佐伯僧正監修。昭和三年卽已着手編纂，預算的費用：（一）編輯費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圓，（二）印刷費（五百部）四萬〇一百九十二圓。內容共

收成唯識及四種疏——述記、樞要、了義燈、演秘、俱舍論及光寶二記，約七千四百頁，印四十冊，分裝十帙。生桑師將各種編纂的底本檢取我看，考校工夫頗精，現正特鑄印刷字模。旋佐伯僧正到來，更爲我詳述編纂之經過，稱高楠先生監修之大正新修大藏經，唯識俱舍之兩部分的考證，都是借的他的底本。他把金陵刻經處的三十述記指示我看，裏面有許多文句錯了的；他說楊仁山氏帶回的一種版本，錯字很多。他們搜羅了很多版本，精密考校，這一部性相學聖典，一定是很完善的了。臨別，生桑師贈我初稿樣底二紙，看他們的編校以及抄寫剪貼之謹嚴工作，心甚佩之！

法隆寺分西院伽藍與東院伽藍，昨日所觀者爲西院——也可以說是正院。佐伯僧正復陪遊東院，出東大門，經過勸學院，與善院，入東院之西門。東院主要殿堂卽爲聖德太子之夢殿，夢殿爲八角式，正面本尊木雕觀世音菩薩立像，傳爲太

子所造。日人比聖德太子爲觀世音菩薩。殿中有木造阿彌陀佛坐像，行信僧都之乾漆坐像及道詮律師塑像等，均甚莊嚴。禮堂、鐘樓，同在修造。

東院之東有中宮尼寺，聖德太子所建立之寺，共有七寺，（四天王寺、法隆學問寺、中宮尼寺、橘尼寺、蜂岡寺、池後尼寺、葛城尼寺）通稱太子本願七寺，中宮尼寺，卽其一也。中宮尼寺，亦稱班鳩尼寺，初爲法相宗之寺，今屬真言律宗。寺中著名的寶物，一是本尊如意輪觀音像，傳爲太子親自所作；二是繡花天壽國曼荼羅，相傳是太子與他的母親穴穗部間人太后崩去之後，橘大女郎發願與諸采女等所繡者，但現在我們所見者是建治元年模造的，古的曼荼羅已存在博物館內。至寺中觀參佛堂，有二尼僧出來招待，客室整潔，檯椅亦作洋式，室外花草樹木，遮蔭滿窗。詢知現住尼衆六七人。以前中宮寺皆爲皇族女子出家爲尼所居，現在的住職尼，亦係貴族出家者，適因事外出未遇。



下午一時，別佐伯僧正，上高野山。由關西本綫法隆寺驛乘鐵道火車入和歌山縣，換電車南行三里十八丁，至高野口驛，改由極樂橋再換乘爬山電車。上山之路，老杉古楨，排列擁道。至山上復入平地，坐乘合汽車，至女人堂前下車。高野山海拔三千尺，至此已過半矣。

女人堂，爲弘法大師禁制女人入山而造的，因當時參拜大師的女人很多，大師爲嚴肅道風之故，特建此女人堂，使女人朝山者至此爲止。

我們由女人堂坐人力車先赴奧之院弘法大師御廟（我國稱作塔院）參拜。自一小橋進口，老樹森然，兩傍骨塔無數，我們爲行車方便起見，取別路小道直達奧之院的院後，經過御廟橋，到燈籠堂，堂內滿掛銅燈籠，不下萬數，所謂高野萬燈，長夜不息者也。相傳堂中有一燈，自大師時代迄至於今一千餘年，未曾息滅過一次。

燈籠堂後身，就是弘法大師御廟，實即塔院。廟爲一小屋形，前欄木柵。我們走到屋前台十問訊。此時正有十餘人，長跪誦讚，音調悲苦，一種誠敬的態度，真是了不得！日人稱弘法大師涅槃爲入定，并稱大師并未死去，待彌勒下生時他還要再來的。

由燈籠堂大道前行，石路如洗，森木夾道，大小石塔足有萬千，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庶民，凡中產以上人的靈骨，皆以葬於高野山奧之院爲幸。據說須送相當香金，才得一塔之地，用現在的話說，這里就是佛教徒的公墓。我近來嘗思要在我國提倡火葬，并勸爲叢林住持的友僧創設佛教公墓，改善葬儀，亦爲一佛教社會之事業；今觀高野山奧之院大規模的公墓，林木鬱蒼，寂寞中又有一種莊嚴氣象，不特使人死之後得一歸宿地，并且可以警覺人生起若干無常觀感矣。

行約里許，由大路折向東路出口，我久知高野山會爲顯蔭法師建塔在山間

藤井師知之否，藤井師他說也會見過，但不知在何所？一路上兩個人向左右叢塔中留心尋覓，忽於近出口處由藤井師尋見，我們進前合十爲禮。塔高約三尺許，正面刻「顯蔭師塔」，反面有文百十字，略敘其歷史云：

顯蔭法師，支那江蘇省崇明縣宋氏之子，師事寧波觀宗講寺諦閑師爲僧。天資雋敏，少通衆經，善詞章。大正十二年冬來我高野山，就天德院穆韶阿闍梨修得密教，愛傳法灌頂，佩法身佛心印。十四年一月回錫至上海罹病，陰曆五月二十一日寂，年二十四。山中僧俗納交者相謀爲建此塔，以回向菩提云。

蔭法師年少明慧，惜住世不久，不然，我教多一有力學問僧，負責弘揚矣。徘徊塔前，心懷不已！

趨車赴天德院，時已過夕食時分，茶食後，金山穆韶阿闍梨出見，阿闍梨身材

矮小，着黃色海青，言動樸實。除蔭法師外，大勇密林純密又應諸法師，均曾從其學密，受傳法灌頂。金山阿闍梨談及顯蔭大勇又應三師已相繼示寂，嗟歎之情，形諸面目；并稱他至今還時常想念顯蔭！

金山阿闍梨在高野山僧侶中學高德重，爲天德院住職，現任高野山大學教授，著作甚富。住院從他習密的學僧有十餘人，院中規律甚嚴，雖烟酒亦不許食；大門框上有一牌示曰：「身不潔淨污穢之人不許入院。」於此可見金山阿闍梨之重戒律爲如何了！

我因爲想到我國在近年爲在家人傳密的問題，鬧得不成話說，我首先就向金山阿闍梨請教，我說：

「請問金山阿闍梨：在家信徒修習真言宗，可以受阿闍梨位否？」  
他直截的答道：「不可以。」

「請問阿闍梨知道權田雷斧僧正曾授與敵國的居士王弘願傳法灌頂之事否？」

「聽是聽說過，真情還不大知道。」

「是這樣的：權田僧正曾至敵國潮州，開傳法灌頂，費時十餘日，即授王弘願阿闍梨位。此種灌頂大事，可否請阿闍梨依法判斷其是非？」

「灌頂有三種，有三個階段：一是「結緣灌頂」，二是「受明灌頂」，三是「傳法灌頂」。結緣灌頂，是一般普通的灌頂。「受明灌頂」是進一步的。對於在家人可以授「受明灌頂」。「傳法灌頂」是已修密法至一定程度，才能授此「傳法灌頂」。因為阿闍梨是一個師位，不能做人的師範，是不可以授與的。」

「那末，受「傳法灌頂」的資格，要不要出家？在家結婚的人可不可以受呢？」

「一定要出家的，在家人只能受「受明灌頂。」

「那末，請問權田僧正爲王弘願授「傳法灌頂，」不是成了一件不合法的事嗎？」

「我沒有聽到權田師的說明，此事所以不大明白。可是對於在家人授「傳法灌頂」的這回事情，我不能相信的，我想也許在那個時候，是一定對於出家人授「傳法灌頂」之後，同時在那個道場裏，對於在家人再授「受明灌頂，」這樣的事情或者有之。」

「如或真有其事，一個得到僧正地位的阿闍梨授在家人以「傳法灌頂，」試問在授者與受者不是都有「破法」的罪名嗎？」

至此，金山阿闍梨笑而不答，俯首作尋思狀久之。我又復問：

「在家人既不能受『傳法灌頂，』就是沒有得到師位，那末，照理他也不能再去爲人灌頂了？」

「那是當然的！」

上面的這幾個問答，我每一發問，金山阿闍梨答復我的時際非常慎重的樣子，一語發出，遲隔有三四分鐘；藤井師翻譯也特別注意，替我們譯說一遍，必再將華日語復讀一遍，這是我事前請託他的，因爲這個問題在我國現前佛教中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與金山阿闍梨談話費時已久，他要進密壇修法，我約他明天能否再抽出一二小時的工夫來一談，領教領教，他很歡喜地約我明天下午六時再會。

藤井師告訴我：權田僧正會結婚三次，最後一次是在他六十餘歲才結婚的，雖然他是新義真言宗的僧侶，但稱大阿闍梨而結婚，且又傳授在家人『傳法灌



頂，日本佛教徒亦頗不爲然云。

有淨德法師，剛由上海來高野山不久，現住天德院近鄰之大乘院中。他聽說我來了，特來看我，海外相逢，倍覺親切。我與金山阿闍梨談話時，他也在座。他曾在上海某中學畢業，去年始從杭州摩塵法師得度出家。兩個月前他發心來高野山學密，擬自費留日三年，預備讀日文半年，然後再進高野山大學。相談之下，知其懷有大志，我除讚歎他個人能發此大心以外，并懇切的勸勉他，祝他忍耐修學，將來爲我國佛教的海外弘法人材！他尙年輕，方來兩月，日用之日語已能說得許多了。

弘法大師與眞言宗 訪高岡管長 水原教授 結緣灌頂 至靈寶館遇加地哲定先生

與安藤壽師談話

十二日

昨夜與藤井師約好今早步遊山景，五時起身外出，信步經金剛峯寺至金堂。金堂是新修的，有僧侶一人方在堂內洒掃，平常本不開放，現在自五月一日至十

二日爲結緣灌頂期，故特開放，但非至灌頂時及受灌頂人亦不許入內；藤井師向堂中執事僧說明，乃許進堂參觀。時在清晨，窗戶四閉，并遮以幃幕，內部光線全無，幸有燭光三四處，承一執事僧指點說明，看到正面中央爲本尊藥師佛龕，兩傍對面張兩界（金剛界胎藏界）曼荼羅，四周有金剛薩埵，金剛王菩薩，不動明王，降三世明王，普賢延命菩薩，虛空藏菩薩，并弘法大師及真言宗諸祖像。堂內木柱皆漆作金色，喬麗堂皇，雖寧波阿育王寺之舍利殿，亦不能與牠相比；惟係密壇，光綫不透，似乎帶有一點神秘性。

高野山是日本真言宗的根本道場，而創立日本真言宗的弘法大師，在全日本人民認識上有無上的信仰，認弘法大師與天台宗的傳教大師爲平安時代一代文化之兩大柱石。

日本之真言密教，在弘法大師以前，玄昉至我國已攜歸秘密經典多種，不過

多是斷片的；而在日本密教之開宗祖師，當推弘法大師。大師一生與傳秘密教之歷史，約述如下：

一、大師小字真魚，生於讚岐國多度津之屏風浦，父名佐伯田公，母阿刀氏。時當寶龜五年（我國唐代宗大曆九年——西紀七七四）幼有夙慧，人譽之爲神童。十五歲，讀三教指歸，三教比較，佛教最勝；乃於二十歲時，投和泉國槇尾山寺出家，先名教海，後名如空，復改名空海，弘法大師是以後的諡號。

二、大師初生時，有鑑真和尚之弟子法進和尚，適至讚岐，聞真魚哭聲，告其父母曰：「此兒非凡，當善育之，他日必弘大法」云云。迨其出家後，二十二歲於東大寺依戒壇院勤操和尚受具足戒，勤操是鑑真和尚的戒弟子，故弘法大師，實係鑑真和尚的再傳弟子。

三、大師先住奈良大安寺，研討經論，忽然起一疑念，以爲佛曾修三大阿僧祇

劫始成等正覺，要費無限時間，在他的理想中以為最好能「卽身成佛。」他讀大日經，感得意義難解，因欲請問我國大德，乃決志至我國求法。

四、大師三十一歲，與傳教大師同時至我國求法，唐德宗貞元二十年——日，本延曆二十三年（西紀八〇四）受政府入唐求法之特許，隨遣唐使藤原等一行五百數十人，於六月一日由難波津渡華，共乘四船，路中遇風，第三第四兩船覆沒，弘法住第一船，傳教在第二船，平安得渡；八月抵福州，十一月三日由福州經南平，入浙江，過錢塘，由杭州蘇州揚州汴州下洛陽，至十二月二十三日達長安。傳教大師因病止於甯波，後入天台山。大師至長安後，我唐政府以國賓待遇，許可留學。初住西明寺，最後住青龍寺，從我國惠果國師學密，研讀大日經金剛頂經等二百餘卷；至此，遂得金剛遍照之名。

五、大師既得惠果國師臨終之遺命曰：「可速持兩部曼荼羅，及三藏傳付之

品歸國傳教，大師原定留唐二十年的，至此僅二周年，從惠果國師學有七個月，於大同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三月，離長安，抵越州，徧訪名僧，鈔錄經籍，舉凡文學、美術、天文、醫學、工藝等與文化有關者，一律搜抄。十月回日，帶歸我國之經論、章疏、法物無算。

六、大師歸國後，在高野山大弘密教，說三密加持卽身成佛之義理，日本的佛教到了此時，遂認密教爲日本佛教中一獨立的宗派；傳承繁衍，至今更盛。

七、大師對於秘密教義之著述，有卽身成佛義、辯顯密二教論、十住心論、吽字實相義、聲字實相義、大日經開題、般若心經秘鍵、秘密曼荼羅教付法傳，文學方面有性靈集、文鏡秘府論、高野雜筆等。

八、大師寂于醍醐天皇延喜二十一年——卽我後梁末帝龍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二歲。

去年爲大師一千一百年紀念期，高野山開了一個大規模的紀念法會，我們所經山上各處，去年法會之遺痕，如紀念木標之樹立等等，尙到處可見；據說去年紀念大會期中，來山禮拜之日本人民共有數十萬人云。

觀察日本之民族性，對於崇拜祖宗——如對國家的天皇，尊重非常；比如聖德太子，雖幼稚園的兒童，也曉得要崇拜他，佛教各宗僧侶對於本宗之祖師——若華嚴宗之於良辨僧正，律宗之於鑑真和尚，天台宗之於傳教大師，淨土宗之於法然上人，真宗之於親鸞上人，以及臨濟曹洞日蓮宗等，莫不敬崇萬分，而尤其是真言宗之弘法大師，因爲他曾發明創造日本字母——片假名，以及對於日本的文學、美術、天文、醫學、工業、教育等一切文化事業，皆有很大的貢獻，所以全日本的人民對他均極信仰，那種可貴的精神，在我國人民中是找不出的！

在路上，藤井師告訴我：「弘法大師並沒有死去，現在還是在定中，大師曾自

作預言，說當來彌勒佛下生，他還要再來高野山的。」我戲謂藤井師曰：「我相信弘法大師當然會再來的，但是他再來時不見得來高野山了。」藤井師問我：「爲什麼？」我說：「弘法大師在一千年前曾造一女人堂，本禁制女人上山的，到了現在，不但女人可以上山，連他的出家弟子都與女人結婚了，我想他在定中一定是不大歡喜的吧？」說至此，已走到天德院了。

朝食時，金山阿闍梨來說已爲我介紹去會高岡隆心管長；并勸我今天受「結緣灌頂」，照例每年舉行「結緣灌頂」一次，一次有十二天，今天是最後一天，我想這種因緣頗難遭遇，一則要在高野山種下一點善根，二則借想此領略領略高野山灌頂的法式，我就答應了。

稍時，淨德法師來，預備一同去金剛峯寺。金山阿闍梨特派他的高弟水木瑜晃師陪我們一同去。金剛峯寺是真言宗的總本山，宗務所就設在寺內，出天德院



院門對過就是金剛峯寺。我們四人同去，至則已有庶務部長高橋慈本師立候，相迓至客室，并有執行水原堯榮教授陪席，互通名姓後，進茶點，管長高岡隆心上人出見。高岡上人年齡已近八旬，戒高望重，雖已現老態，然寒暄數語，尙弈弈有神。見面即稱「本來八時有一會議，因聞有中國貴客來，所以特爲候待。」云。我答云：「今天有緣一見管長，亦不負寶山此遊了。管長年高，不敢多擾精神，所擬請教的地方，好在有金山阿闍梨可以相談。」管長坐片時分付水原教授等招待，卽入室去。

水原堯榮師，經藤井師介紹後，知道他現任高野山大學教授，著述甚富，謹守戒律，年約四十許。我們一方面飲茶，一方面隨便作了下面的問答，我問道：

「自弘法大師開宗以來，高野山興盛時期，分幾個時代？」

「有七個時代：一開山時代，二大師入定後眞然造寺時代，三以後王朝時代，四南北戰爭時代，五室町時代，六德川時代，七明治維新後。」他答：

「歐美各國有佛教徒來高野山修學真言的人嗎？」

「會有三個德人兩個美人一個法人和一個英人先後來山灌頂，最近鈴木大拙博士的夫人——琵琶子也來受「受明灌頂。」

「奧之院弘法大師入定處，是否爲他的肉身在此？那個屋子什麼時候開過的？」

「是大師的肉身，入定後八十六年（延喜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開開來看過一回，以後就沒有開，但每年要供養法衣一回。」（當時沒有問明法衣供養在何處）

「每年來山禮拜大師的人，約計有多少？」

「平均每年有三十四五萬人，去年有四十萬人。」

「高野山全山的寺院有多少？僧侶有多少？」

「全山的佛寺，有一百二十一院；僧侶，正住持有七十人，役僧（執事僧）一  
共約有二百人，大中學生有六百人。」

「總本山的執事有多少？如何組織？」

「管長下有執行長一人，執行二人；宗務所內分四部——庶務部、學務部、教  
務部、財務部，有部長四人。另外京都大本山（仁和寺）有執行一人。」

「密壇內部的佈置，最完全的，是否以現在的金堂佈置的標準？」

「現在佈置的金堂，可以算是標準的灌頂壇；但與通常的是不一樣的。」

「中國的一行大師與惠果大師，是在真言宗八祖之中嗎？」

「是的，都奉爲是傳持的祖師，在八祖之中。」

「高野山所有山地有多少？每年森木的出產有若干？」

「本山山林有二千五百町，實際上有五千町；檜樹每年可售價三十萬圓至

八十萬圓。」

談至此，我復問金剛峯寺一年中所行的法事制度是怎樣的？水原教授他去拿了一部他所編的金剛峯寺年中行事給我，并說就送給我。書共六冊，作一函，印刷古雅，是一種高野山特製的紙印的，漆木夾板是做唐式做的，裝訂兩頁一連打開來兩面都是平的，裝訂別緻。

結緣灌頂

離金剛峯寺至金堂受結緣灌頂，本要納灌頂費五十錢，水木師說不必要。至堂前入口處，由一役僧給白布一條，布長約二尺五寸，闊五寸，作三疊繫在額前，閉兩眼。由一役僧（應該稱作引禮師）扶進壇內，至弘法大師像前，跪在地上。他先教我們結三昧耶印，兩手合掌，十指作迴抱式，留兩中指直豎着。又教我們念三昧耶真言——「唵三昧耶薩埵鍍。」一面誦念真言，引路者也幫同念着，聲音甚高，至金剛界曼荼羅前，有二作法僧以一樹葉，插入我兩中指間，作答三四語（不

知所云，令將樹葉向壇上一拋，止誦真言，解開扎布；仍由一役僧導向四面所縣佛菩薩明王及諸祖師像前一拈香禮拜。走至堂中西北角，有二僧端坐在法座上，前置小几，几上有鈴杵水瓶數法具，二僧左手執持楊枝，役僧教我們跪在他面前，他以楊枝點水一滴向我們作洒水狀，并拿一小帽往我們頭頂上套了一套，至此就告禮成。役僧向我們說明此次所行法式之意義，多是很普通的話，大概我們也知道了。繞至堂後出口處，有一役僧送了我們「灌頂之話」，「結緣灌頂血脈」各一份，另外還有一張紙包了幾片樹葉子，外面却印了「大日如來」四個字。所謂結緣灌頂，實際上就是受三昧耶戒。

回天德院晝食後，至靈寶館，遇高野山大學教授加地哲定先生，加地先生華語說得很好，在大學教中國哲學及漢文，我國有人至高野山學密或旅行，多由加地先生任指導翻譯；爲人和藹可親，長交際，一望而知其爲飽經世故之人。靈寶館

所藏佛像（銅鑄、木造、畫像）抄經、法器等約有百數十件，其中以大幅「阿彌陀如來聖衆來迎圖」，不動明王畫像與我國燉煌石像二件，爲最稀有！

至靈寶館館長室，晤館長堀田眞快師，坐談片刻。

在靈寶館側有大師協會一所，裏面是一個大禮堂，面積很大，卽席地而坐亦能容一千五百人。（藤井師說我虛大師曾在此堂講演一次）上供弘法大師像，四壁上層有大師一生事迹的壁畫，這種歷史畫，最便於記憶，匆匆一讀，較讀一書省力而易明瞭。此會堂爲一般團體來山禮拜大師或集會之用；我們去的時候，正有一人站在講臺上爲二三百信徒講演弘法大師一生的歷史。

下午三時，淨德法師邀至他的寓處（大乘院），據他說他住的房金，由金剛峯寺代付，初來時每月食費十四元，現在與七個蒙古僧同住，食費每月仍需八圓。我進去見水木師正在教授蒙古僧的日文，其中有一蒙僧法號毛拉瑪拉巴金巴

——漢文名仁忠，他到日兩三月，日語已完全會說，日文亦已通十之七八，我想他一定先在東三省學過的？蒙僧留學高野山，係受偽滿洲國所派遣留學者。他們住在日本，對於飲食方面，據說感覺得嫌苦。

本想閒逛山市，因下雨只遊金剛三昧院多寶塔一處，乃回院休息。夕食時，與幼僧金山隆昭閒談，知道他爲金山阿闍梨俗家的姪子，他現在十四歲，在中學讀書，方面大耳，眉目清秀，生得很聰慧的樣子。我勸他要學金山阿闍梨修行，并且要有弘法大師的志向，他很歡喜！他一面替我們添飯倒茶，一面很有禮節的答着話，他說他一定是素食的。我同他訂後約，他說等我遲幾年下次再去，他大了一定還認識我歡迎我，童年天真爛漫，心思無邪，與之談話，可以任順隨緣。

閱報，見大阪朝日新聞已登載有我至高野山的新聞，日前一到大阪，京都中外日報已屢露布我的行蹤，大阪每日新聞也刊載過消息，我在去年打算遊日本



之前，我就和藤井師通信說明：一不要佛教團體歡迎招待，二不要把新聞界知道，這因為我遊日本是以個人資格來行脚的，我是中國一個很苦惱的粥飯僧，既不敢多擾友人，又深恐新聞紙記載不正確，反要引起無謂之誤會，所以一路逢人說話，我都很小心不大多說話。我正在這樣看着報默想的時候，有藤井師的舊日同學——朝日新聞和歌山通信局長安藤壽君來訪，他也是真宗的一個僧侶。他告訴我日本的僧侶單在朝日新聞當編輯記者和各地通信局長的人，一共有四十多人，另外還有很多是做職工的。我說：「僧侶的職業最好是做新聞記者，因為佛教徒總有慈悲心的，在現前的這個紛亂的世界上，最需要的實在并不是政治，不是經濟，因為政治經濟牠只能維持國家與社會，牠不能安定人心，安定人心的動力，根本是要靠宗教，——佛教，方便善巧則在新聞紙所造成的輿論。」他說：「朝日新聞向來是主張正義的，尤其對於貴國特別有一種親善的好意。」我說：「

所以前半月貴報社的記者駕飛機到敝國遊歷，敝國朝野與新聞界都有熱誠的歡迎。後來談到新聞記者的態度，我說：「新聞記者最好用聖德太子所主張的『以和爲貴』四字爲其標榜。」安藤君喜形於色，卽向天德院索得素紙請我書「以和爲貴」屏條一幅并橫額一張；冒雨下山時已下午九時，高野山還有電車下山，交通便利極矣。

昨晚本約金山阿闍梨再作一度談話，六時後他特爲親自來向我說明，說今天晚間他有點事，不能與我談話，改至明天早晨六點鐘再會；說罷命侍者捧上像片一包，是些關於他遊我國時與我國僧俗一同之照相，有幾張是顯蔭法師的像片。

再向金山阿闍梨請問密教 參觀高野山大學及圖書館 在修道院午齋 中學匆匆一覽 下山至大阪 佛教社會事業社歡迎茶會

十三日

昨夜眠時大雨未止，今晨在枕上細聽已無雨聲，惟聞「佛法僧鳥」隔林啼「佛法僧」不已，（高野山有一種鳥，禽言佛法僧，就名叫「佛法僧鳥。」）啓窗遠望，朝日初昇，宿雨已晴。

朝食畢，進金山阿闍梨密壇參觀，在許多超度亡人牌位的當中却供着顯蔭、大勇、又應三人的木位，有這樣的師友感情，至少才真是能夠忘去國界沒有分別心的了。

金山阿闍梨邀至另一客室，壁間挂着他新近替潮州純密法師找人畫的密教八祖之像；分賓主坐下，我再向金山阿闍梨請問關於密教的問題：

「學密法到「傳法灌頂」要經過多少時期？有一定的學程嗎？」

「「受明灌頂」之後，要經過「學法」「許可」加行期有二百日修行，再受「傳法灌頂」這種是略式的。「傳法」之後，要對於密教完全能體驗

修行，還要再加「祕密灌頂，」「以心灌頂，」這種是沒有儀式的，但年齡要在五十歲以上。」

「在家人既不能受「傳法灌頂，」那末，對出了家而又結婚之僧侶，可否授以「傳法灌頂，」結婚的僧侶能不能當阿闍梨？」

「以佛法的本位來說，結婚之後的僧侶沒有資格的，可是有戒律問題，殺、盜、淫、妄的四罪，是斷頭罪，犯之斷滅佛性，但弘法大師認為若犯此四大罪，也可以成佛，可是不信三寶是不能成佛的；不信三寶比犯四根本戒的罪還要大，所以深信三寶的人，雖犯四罪，還算好。」

金山阿闍梨這一則答話，他說的時候頗帶一點強勉，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弘法大師造女人堂禁制女人上山，這是史實。而現在事實上真言宗的僧侶不結婚的實在不多見。金山阿闍梨他是一位戒律謹嚴的長老，他當然不便過於

執着，這從他談話的審慎態度方面，我前天就看出來了。前天我一到高野山，對於各種建設——電燈電話自來水書舖報館以及大學圖書館等一切事業，覺得無一不完美，忽然從人力車夫口中聽到全山一百多寺院只有四個院中不吃葷，不會結婚的老和尚全山只有三個人，那天晚上，我很唐突的問金山阿闍梨，我說：「我很怕到二三十年後，高野山上沒有大阿闍梨，因為年青的大都皆要結婚吃葷了！」他見到我的話出於誠懇，他說：「真言宗素食守戒的人，在本山以及各地的也很多，二三十年後不會沒有阿闍梨的，請法師放心！」我也很相信金山阿闍梨的話語真實；昨日會見的水原教授，就是一位道貌樸實老比丘的樣子。但我對於結婚與作阿闍梨的兩件事，認為決不可以只要深信三寶雖犯了四罪也好的那樣的將就，因為僧侶結婚之後仍可為阿闍梨，那末在家白衣不是也可以做阿闍梨嗎？我心中雖然這樣想，但未便再直爽的討論下去了。我又另作問話：

「敝國王弘願說：『大日如來頭上有髮髻，是在家俗人形，』大日如來究竟是出家的還是在家的？」

「大日如來會出現於『色究竟天，』『色究竟天』是微妙的，法身本來無色無相，但大日如來是現身於『色究竟天』的，並不是在家的。」

「不動明王像，爲何有兩眼的，又有一眼的？」

「左眼閉了，是左道——邪道的意思，這是後人做的。」

「高野山金堂內部中央供的藥師本尊，爲何不以大日如來爲本尊？」

「這是那個時代的風習，藥師——阿閼佛，稱東方不動尊，以不動尊表現菩提心不動。」

「真言宗是否皆以藥師爲本尊？」

「根本本尊還是大日如來，以因緣故可以另外奉一本尊。」

「請問現在真言宗得大阿闍梨位的有多少人？」

「現在登大阿闍梨位的，約有十五人至二十人。」

金山阿闍梨復爲我講說了一些密教的大意，並且把他自己研究的弘法大師全集贈送了我一冊，那裏面關於密教教義與教相兩方面都說得很明白。我向他說明今天上午參觀大學、圖書館、修道院，下午就要告辭下山，他把他與顯蔭法師一同照的一張像也送給我做紀念，還有一本王揖唐氏著的東遊紀略。我約他有緣後會。

仍由水木師陪伴至圖書館，加地先生已在館等候，替我介紹館長拇尾祥雲教授相見，一見面，拇尾教授即將他自著的秘密佛教史相贈，打開目錄一看，是極詳細的一部秘密教史書。參觀圖書館，書架是鋼骨新建的，共五層，皮藏圖書有八萬冊，館舍是昭和四年所建，建築費二十五萬圓，現在常年費是一萬圓——購書



費三千圓，館內有研究室二十一間，都是備大學教授住館研究的。

現在正在編印的一部真言宗全書，編輯部也設在這裡。進去參觀的時際，有五個人在那兒工作着。

高野山大學與圖書館在一處，但行政與經費是分開的。大學裏面辦事室教室以外，校舍并不多，現有教授四十餘名，學生二百多名。這個大學祇單設文學部，（如我國之文學院，但學科是注重佛學的）大學本科以外并設置豫科及研究所，本科分四科——密教學科、佛敎學科、佛敎藝術學科、哲學科；下面是密教學科的科目及單位數表：

密教學科	
科目及單位數	修了單位數
	必修—選擇必修

支那佛敎史	印度佛敎史	宗敎學概論	三論學	唯識學	華嚴學	天台學	小乘佛敎學	原始佛敎學	佛敎學概論	密敎學特殊講義講讀及演習	密敎史	密敎學概論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一	一
		一							一	七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美	美	佛	東	教	心	倫	宗	宗	支	印	西	日
術	學	教	洋	育	理	理	教	教	那	度	洋	本
史	概	藝	哲	學	學	學	哲	哲	哲	哲	哲	佛
論	論	術	學	概	概	概	史	學	學	學	學	教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二

		學 語					
		法 德 英			巴 西 梵		
合 計	計				利 藏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計	一 一	— — —			二 二 二		
					單 位 以 上 要 修 了 個		
二 六	一 五	四					

佛教學科與密教學科的科目差不多，不過把必修的科目變動了一下。

學生一年的學費（日本稱做授業料）爲七十五圓。畢業期在三年以上受「學士試驗」試驗合格即給與「學士試驗合格書」，不合格者仍須留級云。

高野山大學內設有密教研究會，編有密教研究季刊。學生方面組有大學新

聞社，出高野山大學新聞一種（每月一回）。

高野山修道院——亦名勸學寮，有學生六七十名，年齡不齊，是不能進學校讀書的人，一方面要學密教事相的，都來此院修學。院內有一定的課程，所修持的科目，有密宗安心十卷章、布教法、佛敎聖典、宗乘、悉曇、詠歌、聲明、密教諸經、佛敎概論等。他們重行持，朝暮要共同誦經修法。現有敎職員十四人，院長就是金山阿闍梨。我們來了，寮監添田隆俊師招待，此時適逢晝食時間，添田師留我們在修道院午齋，我正想要看一看日本僧侶團體中所行的法事儀式，我很歡喜的要與學生一同吃飯，寮監陪我們進食堂，此時學生已分坐兩序。人各坐定，寮監坐中座，擊木椎（等於我國所用之鳴尺）一下，大眾合掌，誦念「食時施餓鬼略作法」（即臨齋儀），先稱十佛菩薩名，次誦心經，次展鉢偈（此時大眾將食盤上所蓋之巾展開），次受食偈，次出生食（大眾共出七匙——諸佛一匙，諸聖賢一匙，六道衆生一匙，不動尊一匙，訶利帝母一匙，水迦羅天一匙，四天王一匙，出食法，由各人

把自己飯碗蓋揭開，用箸夾飯米七次——作七匙，然後行堂僧捧一碗來一併彙於一碗送出堂外。次供養偈，次蟲食偈，次五觀，次正食偈（以上皆是誦念的）次誓願偈，至此大眾舉碗箸，先進食三箸——三匙，第一匙入口要默念「爲斷一切惡」，第二匙默念「爲修一切善」，第三匙默念「爲度一切生」，放下飯碗，再舉菜碗，吃羹菜，繼續默念「爲迴向佛道」一句，大眾乃隨便吃飯。碗箸亦不作聲響。第二碗添飯，也要等待大眾一齊如前先食三匙默念情形。食畢誦食竟偈，散席。走出食堂，加地先生問我有什麼感想，與我國的儀式同不同？我說：「我到貴國行脚一禮拜，看到僧衆團體作法的事，這還是第一回，印象甚佳！佛教的僧侶處在一個集團中，一切行住坐臥應該要有一種莊嚴律儀的表現的。」

參觀金堂，教室，宿舍，樸素整潔，我說：「這裡是東洋文化，大學那邊是西洋文化，」他們都發起笑來。

出修道院，至中學，見校場有櫻花數株，花正開放，摘二花留紀念。因兩點鐘開行下山電車，中學只匆匆一覽，校舍比大學還多。回天德院，手提包辭行，水木師、加地先生、淨德法師三人慰勸送別，淨師贈我念珠一串，我祝他平安修學，勉其珍重！

高野山車驛樓上設有食堂，因需待車，我與藤井師登樓飲牛乳咖啡，俯視山下，巖壑深幽，只見樹木不見人。二時下山，至橋本換車由南海鐵道赴大阪，四時半着難波驛，乘自動車至福田居士家休息。

六時，應光德寺善隣館佐伯祐正師之約，與福田居士、藤井師赴佛教社會事業社歡迎的茶會，出席者皆是在大阪從事佛教社會事業的名僧，到有中外日報社三浦大我師，每日新聞社柳澤茂師，相愛女子專門學校校長大野開藏師，本願寺派津村別院本多惠隆師，大阪商工會議所佐藤三郎治師諸君等，由佐伯師一



一介紹，寒暄相敘，飲以冷食。他們問我：「太虛大師對於佛教的主義是什麼？」我大略告訴他們說：「大師的根本主義就是『弘法利生』，在方法上，一對於住持佛教，是主張整理的——有一部整理僧伽制度論，這個目的是希望以辦佛學院，使出家僧侶都受相當教育，切實修行，並負住持佛教發揚文化的責任。二對於弘揚佛教，是主張人間佛教的——有一部人乘法論，這個目的是希望以各種佛教的社會事業，化導人類個個信佛，使世界實現和平。」他們問我：「法師看到日本的佛教有什麼感想？」我說：「感想是有一點，現在還是零碎的，對於貴國佛教的文化教育以及社會事業，均很驚佩！」他們又問我：「普陀山與高野山似乎差不多，爲什麼普陀山不辦大學？」我回答他們：「敝國的普陀山上沒有樹，貴國的高野山牠在樹木上出產每年有三十萬至八十萬圓云。」他們又問我：「貴國的僧侶對於國家之觀念怎麼樣？」我說：「敝國的僧侶向來只守出家的本分，不問

政治的，雖有明瞭政治的人，也不去談國家的事，這因為我們佛教本身的事還沒  
有方法完完全全做好哩。」以後，隨便的談着話，至八時半散會。

這是一個各種社會事業的會館，館屋很大，五層樓上是俱樂部與食堂，以下  
是各業的會社，佛教的社會事業社亦在其中。

夜間寫寄回國的信五封，再宿於又一村之樓上，枕上讀王著東遊紀略二十  
餘頁。

一個大規模的製香廠 朝日新聞社 遇一奇士 至京都 挂搭大德寺聚光院 觀京  
都夜市

十四日

昨晚我同藤井師商量好：今天上午要去看一個工廠，朝日新聞社也想去參  
觀一回，下午再去京都。

早上起來，記了兩頁日記摘要。想復睡一下，福田太太上樓向藤井師說：「有

警察來要看法師的護照，藤井師把我帶在身邊的三浦領事的介紹書拿下樓去，聽着他向警察說了幾句就完了。我剛剛入夢，藤井師來把我喚醒，說：「警察又來了，他要請你下樓會一次面。」我下樓去，那位先生遞過來他的一張名刺，我看着他名片上的幾行字——「大阪府福島警察署，特別高警察係，外事專務，西尾保，」他在看看我的面部又看看介紹書上我的像片，大約看得并無訛錯，沒有問幾句話，把一封介紹書上的文句抄去了才算完了事，很有禮節的謝去了。日本是一個警察國，你在牠的都市裏并看不到幾個警察，可是牠却到處都有便衣警察；警察服務的精神，真了不得。

本想要看一個大規模紗廠的，因為時間的經濟，乃改到孔官堂製香廠去參觀，由近藤、增田二君接待，參觀廠內各部。各部都有機器，所以日本的香是一樣粗的；我國的香是手工製的，所以粗細不勻。他們香的原料，有本國的，有我國廈門去

的，有台灣的。出品約有三十種。製造工程，分一練粉、二成泥、三製香、四乾燥、五捆束、六製盒。另外還有製紙盒的。全廠男工二三十女工六十多人。但因為用的機器，出產量很多，行銷全國。據說這是日本第一個老舖子的確是一個大規模的製香廠。

孔官堂請我寫了幾張字，原來他們的招牌還是清道人寫的。

藤井師與福田居士陪我參觀朝日新聞社，東亞部部長不在，由一招待員導往印刷局各部參觀，贈朝日新聞社案內一本。朝日新聞在日本為第一大報，明治十二年創刊，有五十七年的歷史。現在報數每日銷數已達十六萬份。現有人員——社內從業人員二千五百人，全國通信員一千二百人，海外特派員五十人。全國販賣店有五千家。牠的組織分：編輯局、營業局、印刷局，以及門司支局與東京朝日新聞社。在牠社內，一進門向左轉就是營業局，編輯局在樓上。新聞製造方面，有編輯部、電話課、調查部、寫真部。印刷局部份，有文撰工場、植字工場、大組工場、紙型工

場等。機器有「朝日式」電光輪轉機二十一台，其印刷能力一時間能印二百萬張報紙。印畫報的機器，折疊裝訂等機器，應有盡有。社內通信交通機關，有飛行機（常備十八架），專用電話（東京大阪間）三百五十哩，通信鳩（鴿）三百隻。朝日新聞的通信網，佈滿了全日本國內，到處所見到的報紙都是朝日新聞。

在福田居士家中晝食，遇一奇士——岡田播陽先生，年約五十許。他是藤井福田二氏的好友。藤井師介紹他本是大阪經營吳服（綢緞）的商人，後來自己讀書。當他青年的時候，曾於京都天龍寺學禪。近年退隱，專耽著述，著有殺哲學、獄真宗等書十餘種。對於現世有深刻的諷刺。他走路快速。經年不剪髮。爲人性豪爽而有慈悲心。喜交青年學生。有時縱談時世，慷慨激昂，淚如雨下。大阪人士均目爲奇人云。我同他談了一回，福田居士問我：「看他的狀態以爲如何？」我說：「敵國如岡田先生這樣的人很多，名曰隱士，或稱隱者。岡田先生長髮披散衣服寬大

至京都

的樣子，好像是敝國一個明朝以上的人。」在座者聽了相與大笑！

三時，我們欲往京都，岡田先生同車送至大阪驛。

大阪至京都，比到高野山還近些，一個鐘頭就到了京都驛。

京都，從平安時代第五十代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奠都以來，一千一百餘年之間，日本的帝都，皆在京都的；至明治二年，始遷至東京。京都稱作西京，好像同我國以前的長安一樣。

挂搭大德寺之聚光院，院主中村戒仙師是臨濟宗的一個老禪和子，方面闊腮，兩條很濃密的長眉，生成的是一副羅漢像，他與我一見如舊識。在他的院中，已預先爲我們佈置了兩個臥室，一間食堂與一間會話室；還備有藤椅，可以養息。室中凡應用的筆硯紙墨信箋信封等都替我們預備了，在日本這是款待上賓極尊敬的設備。他對我的那種誠摯的態度，簡直是一位知己老友的樣子！

挂搭大德  
寺聚光院

藤井師先讀過我的空過日記，知道我有胃病是不能吃米飯的，我未到日本之前，他就很憂慮我到日本關於飲食方面一定不便，因為日本一日三餐都吃乾飯的。在福田居士家，他們辦的米粥和麵包，在龍松院兩天，也是吃的麵和麵包；到了法隆寺，因為不好意思向人家要麵吃，就勉強吃的乾飯，那里曉得一連三餐并不會引起胃痛。我對藤井師說：「我差不多一年不能吃乾飯，這幾天總能吃一兩碗，真是有緣。」我怕聚光院過於客氣，夕食的時候見菜太多，我請藤井師向中村師說明，以後飯菜隨便一點，不要太費事。

晚間與藤井師觀京都夜市，京都以四條（街名）最熱鬧，但市面不及大阪心齋橋一帶興旺。

牧田君來訪 參觀大德寺 養徳院看祭祖儀式 冒雨參觀淨土宗專門學校 夜訪鈴

木大拙博士

十五日



牧田君來  
訪

夜來大雨未停。

昨日下午一到，就接得牧田諦亮君寄來凡聖雜誌一冊，今晨尙未起身，牧田君即來訪；天空濃雲遮覆，大雨如注，出會牧田君，原來前七日已在大阪會過。他已在淨土宗專門學校畢業，現在正在大谷大學史學科念書。六月欲遊我國，故特來訪。牧田君，一青年能文之僧侶也。

參觀大德  
寺

朝食後，參觀大德寺，先至宗務所——方丈，方丈一名詞，到大德寺爲初次見到。大德寺是臨濟宗大德寺派的大本山，在後醍醐正中元年（我國元朝）大燈國師（妙超）開山。大燈得法於鎌倉大應國師（紹明），紹明在宋朝留學我國，是徑山虛堂禪師的門徒。

由方丈出來參觀法堂，大殿，法堂中央有很高的講臺，上設法座。大殿中供釋迦牟尼佛，左右有迦葉阿難二尊者立像，日本的大殿有二尊者像，這是第一次看

到。韋馱菩薩，聚光院進門有一尊，也是初次看到的。

大德寺四圍都有庵院，日本叫做「塔頭」。中村師領我們到了一家養德院，這一天是大德寺第二代祖師的忌辰，因為祖師像在養德院，各院住職來禮拜者有七八人，中午舉行祭祖的儀式，（在我國通稱為「上供」）先是諸僧個人搭衣持具至祖堂，拈香，展大具，頂禮三拜。後行儀式如下：

- 一、擊鐘，大衆雲集，分兩序立。
- 二、主祭僧入席，問訊，向上行，拈香，維那舉讚。
- 三、誦心經等。
- 四、維那白祝詞。
- 五、念大悲咒（繞行）。
- 六、唱讚。

約四十餘分鐘，禮成齋供，我與藤井師被邀入，時大雨傾盆而下。

牧田君邀我們去參觀淨土宗的專門學校，他也是淨土宗的僧侶，我們冒雨而去。到了專門學校，這時正是下午第一課將要上課的時候，教諭室內坐滿了教授，他們接待在校長室內坐下，有千葉良導、飯田順雄、石橋誠道、小西存祐、稻田真我、惠谷隆戒等諸教授招待。先參觀校內各部，講堂（禮堂）中有阿彌陀佛像，并有銅磬、木魚，每日學生均需齊集誦經。在一個講宗乘的教室裏，挂着一幅「善導大師一千二百五十年遠忌紀念畫」，上面畫的善導大師一生的史迹。另外有八幅淨土宗八祖——一曇鸞、二道綽、三善導、四懷感、五少康、六法然、七聖光、八良忠——的畫像，前五祖是我國的，後三祖是日本的。走到學生的宿舍——知恩寮集會的一個屋子裏，地下也放了三個木魚。從這幾處地方上看來，淨土宗僧侶的信仰，至少在他們的外形上是已比他宗爲強！

專門學校，是淨土宗私立的，牠的歷史很長，創立於明治二十年，迄今已有四十八年。現有教授三十餘人，學生三百五十人。經常費三萬五千圓。學生的學費一年六十圓。并設有圖書館，約有圖書三萬冊。出有摩訶衍雜誌一種。

專門學校是淨土宗辦的，所以牠特別注重講授淨土宗宗乘，宗乘一科目約佔時數三分之一，茲錄其課程表如下：

學科程度並授業時間表

餘 乘	宗 乘		科 目		學 年
			宗 學	宗 史	
佛 教 要 義	法 式 傳 道	宗 史	宗 學	五	第一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淨 土 教 史	同 上	五	第二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淨 土 教 理 史	同 上	五	第三學年
			數時		
佛 教 要 義	法 式 傳 道	宗 史	宗 學	六	第一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淨 土 教 史	同 上	六	第二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淨 土 教 理 史	同 上	六	第三學年
			數時		

體操	外國語	國漢文	社會學	史學	法學	教育學	哲學	修身			宗教學
教練	英語	講讀	社會學	東洋史	法制及經濟		心理學	東洋倫理史		實踐倫理	佛敎史
二	四	二	一	一	二		三	二		二	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社會問題及社會事業	西洋史		教育學		西洋倫理史	東洋倫理學	同上	同 宗敎學及宗教史
二	四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同上	同上			國史		教授法及教育法令	哲學概論	日本倫理史	倫理學	國民道德論	佛敎教理史 日唐哲學及宗教史
二	三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看了這個表，除去知道日本佛教教育對於本宗宗乘是特別注重外，還有三個特點：一、他們在佛學以外，對於宗教、哲學、教育學，乃至社會學，都同時在學習，這或許是文部省（教育部）的一般教育的學科。二、專門學校的國文與漢文只有四點鐘，而且到第三學年已沒有了，外國語——英語的時數反倒有四個鐘點，這裏可以知道日本佛教教育之所以普及的程度了。三、體操一科的「教練」包括「武道」與「軍事訓練」，日本的僧侶一方面僅可布教傳道，但一方面他們對於衛護國家的觀念與事實上的表現，真是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這是我在此七八天中於所見之人物與事實上看到的。

石橋、小西幾位教授陪我復坐到校長室，外面下着大雨，室中有一盆火燄熊

熊的熱炭，飲着茶吃了一些餅子。他們問我此遊的感想怎樣？我近幾天最怕日本的朋友一見面就問我的感想如何，感想不是沒有，實在是我這樣生性「心直口快」的人不大善於彎彎曲曲的說話。我對他們說：「我看了貴國的佛教，覺得在佛教文化與教育以及社會事業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不過在思想信仰方面，好像在現在，佛教思想與科學思想已經平衡，將來如果科學思想的高度超過了佛教思想，恐怕會影響到佛教的信仰方面吧？」石橋師答道：「不錯的，敝國僧侶研究美術的很多，信仰方面是不興的。」小西師沒有讓石橋師說完，他說：「日本人的信仰不是科學的，一般國民現在要求神秘的方面很多，所以佛教一定向神秘的信仰的。」之後，零零碎碎還談了很多。

雨止了，斜陽透在樹梢，我拖着一雙浸濕了的羅漢布鞋，在石子路上跑回聚光院的一剎那，覺察到日本人對於佛教的信仰，的確很堅固而帶有神秘性的！



鈴木大拙居士，他是一位在日本著作界裏權威的博士，他的本名叫鈴木貞太郎。他的著作很多，以佛學——禪學與英文的書爲最多。我與藤井師去訪他，剛從東京回家。他有一般博士的風態，但是沒有火氣的。他說看過我的空過日記，他說：「這本日記的好處在寫的自己一個人的事。」在一間精室的燈光之下，我們談了許多關於佛教方面的話。他問我：

「法師看過日本的佛教有什麼感想？」

我說：「感想有一點是零碎的。我看了貴國的佛教，在文化、教育、社會事業各方面都是很好的，惟獨在佛寺方面——尤其是佛殿上太嫌冷淡了，有幾個佛寺的金堂，一望而知好像很久都沒有僧侶進去禮拜誦經的樣子。而在另一地方如大學圖書館等文化教育機關却都生氣活潑。如果把佛殿的與大學堂等內部表現的活動精神比較來看，至少有一千年的距離，使人看了起一種不大調和的感

想。本來佛法要得體得用，事理雙彰就好了；我以為佛法僧三寶在動態上要打成一片才好！

鈴木博士聽到我說佛寺太嫌冷淡了，他領首表示同情的樣子。他說：「我介紹你明天到妙心寺去看看，那裏有僧堂修行的模樣。」

我又把晝間在專門學校感想到的信仰問題告訴了鈴木博士，他說：

「中國現在是尊重科學的研究，可是日本已經過了科學時代，科學向信仰不能壓迫的，所以日本現在的科學有自己的地位，信仰方面也有自己的地位，日本人的民族性對於佛教的信仰將來一定更會好的。」

談到胡適之博士，胡氏是鈴木博士的好友，我問他：「看過胡博士的研究禪學的文章沒有？」他說：「看過他幾篇。」我說：「胡博士研究禪學是遊戲的態度，沒有信仰的。」鈴木博士說：「他對禪學并不大懂，對於佛教他又沒有要求，不過

他有點要研究的意思，因為他沒有信仰，所以不能深入禪學，不能夠明白禪的真髓。」

至此，鈴木博士叫侍女進去把他關於禪學的著作拿出來幾本——悟道禪、禪堂的修行生活、英文楞伽經研究，說給我聽，順便簽了兩個人的名字就送了我；另外還有一冊我國李屏山著的鳴道集說，這是一本批評宋明儒家思想的書，他說我國已經絕版了。

鈴木博士爲人慈和而有修養，對於佛教有很深的信仰與研究，現在從事譯著之外，擔任大谷大學的教授。

在靠近大德寺街前的舊書店中，買了十幾本宗教講座關於佛學的書。

參觀妙心寺 日本之臨濟宗 臨濟學院 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 尼衆學校 眞宗東

本願寺 西本願寺

十六日

一清早，中村、藤井二師同我赴妙心寺：先到妙心寺道場——天授院專門道場，很不湊巧，這一天僧堂（禪堂）中的僧侶早晨起來就出去托鉢去了；堂主林惠鏡師款待飲茶，匆匆數語後，彼亦正欲出門，乃派一知客僧陪至僧堂參觀。僧堂內部與我國之禪堂大同小異，兩邊有廣單，坐臥皆在其上。堂中供的文殊菩薩。堂中空地不大，不能如我國禪堂中之跑香。堂外有洗面的地方，據說每人只許用水一掬，六十個人在五分鐘內要完全洗畢。吃飯也祇吃鹹菜蘿蔔少許。此種禪堂生活全是學的我國的。在此住的僧侶，都要有幾分道心的，他們每日早晨要誦經，參禪又帶作務。所謂作務，就是有時種植菜，——堂側有菜地可二三畝，爲僧堂中僧侶自種自食云；另外就是做一切勞工，運水搬柴，打掃堂地，分衛托鉢等等，據說作務每月差不多有十天。住僧堂的僧侶住到十年以上，可以由本山分派各處去做小庵院的住職。

住僧堂的僧侶與讀書的僧侶是兩樣的，第一在服裝上，他們穿着的都是粗布的，僧衣短短的，衣袖又寬又大，腰中緊束一帶，頭上戴一草笠，他們走起路來，都還保存着僧家的威儀。

至妙心寺本山宗務所——妙心寺的方丈，宗務總長天岫接三師、教學部長金仙宗諄師招待，參觀方丈、法堂、佛殿，佛殿與法堂，比大德寺的高大。我們來的時候，佛殿上有二十多個僧侶誦經，那是做早課的。鐘樓上的大鐘，是我國之物。

妙心寺寺內的地方很大，塔頭庵院很多：在西邊有慈雲院、退藏院、天授院、靈雲院、通玄院、玉龍院、大法院、德雲院、天球院、壽聖院、天珠院、春光院、金牛院，東邊有光國院、雲祥院、長慶院、蟠桃院、麟華院、智勝院、麟祥院、養德院、海福院、大雄院、桂春院、雜華院、大心院、福壽院、東林院、玉鳳院、開山堂、東海庵、龍泉庵、衡海院，如是院、長興院、養源院等三四十院。密密層層的房屋，四圍有門，自然成了一個城聚；道路整

潔，院舍清淨，實一修行讀書勝地也。我們遊了玉鳳院開山堂之後，到方丈裏的一新建之小方丈，建築的樣式半古半新，庭園花木無數，處處安排得別有匠心，天岫師復於此招待茶話。

日本之禪宗，雖由臨濟宗傳去始成宗派，但在奈良時代之道昭，至平安時代之最澄，先後留學我國，一學法相，一學天台，此時我國禪宗正是大興時代，他們對於禪學已多少有點參學，他們也可以算作日本禪宗的先驅者。迨至鎌倉時代後鳥羽天皇建久二年（我國南宋之初）榮西二度留學我國天台山，從萬年寺虛庵懷徹禪師傳禪宗心要，遂繼承臨濟正宗法脈。虛庵爲黃龍派七代法孫。榮西回國後，於博多開聖福寺，大振臨濟宗風。七十餘年後，南浦紹明（大應國師）於龜山文永年間至我國徑山爲虛堂禪師法嗣，回國後傳法妙超（大燈國師），開大德寺派。大燈國師傳法無相（關山國師），開妙心寺派。後花園天皇皈依後，改花

園離宮爲梵刹，是卽妙心寺寺址，妙心寺派由此興隆，今則爲臨濟宗十四派中最繁盛之一派。臨濟宗十四派共有寺院六千數百個，而妙心寺派要佔過半數。妙心寺贈我妙心寺六百年史一冊，最後一章爲其「派內之現狀」，讀其「開創六百年，有四千末寺百萬信徒」一語，令人羨慕不置。茲錄其全文如下，可見日本佛教在組織、布教、教育以及社會事業各方面完善齊一之一班。

臨濟宗妙心寺派派內之現狀：

(1) 大 勢

僧 侶

男僧

六、五七八

尼僧

五七六

檀信徒



檀徒戶數

二四八、三九九

信徒數

二六八、七六一

檀徒數

一、〇四七、九九八

末派寺院、教會、說教所

寺院

三、六五二

教會

五七

說教所

三八

(2) 布

教

管長親化

全國分爲十區，每年在一區內定期親化。有末寺之特請，再行臨時親化。

定期巡教使派遣

---

每年於春期，派遣巡教使三十餘員，分赴全國各地布教。

臨時巡教使派遣

秋期與其他時期，如有末寺請願，則派遣臨時巡教使前往布教。

特殊布教會

紀念傳道、大舉傳道，派遣臨時布教使於軍隊、刑務所、工場、青年會、婦人會等處，行事布教。

布教講習會

為養成布教教使，在各教區隔年舉行一回普通布教講習會，又隔年在宗務所開高等布教講習會一回。前者的時間在七日以上，後者的時間在三十日之間。

(3) 專門道場

道場名	創立年月	師家	大衆現在數
圓福寺專門道場	天明三年三月	神月徹宗	五七
瑞龍寺專門道場	享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濱村精道	四四
梅林寺專門道場	文政元年六月	東海東達	六五
祥福寺專門道場	天保二年九月十五日	藤井鳳州	四九
正眼寺專門道場	弘化四年二月	小南惟精	四三
德源寺專門道場	文久二年四月十五日	古仲鳳州	八八
天授院專門道場	明治元年四月廿六日	林 惠鏡	六〇
聖福寺專門道場	明治三十年五月五日	龍淵謙道	一三
瑞泉寺專門道場	昭和六年二月廿四日	松永一道	一九
平林寺專門道場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廿三	峯尾宗悅	一九

萬壽寺專門道場

明治三十九年四月

奧大節

二七

養賢寺專門道場

明治四十二年一月

小宮洪嶽

二七

瑞嚴寺專門道場

大正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松原禪礎

二五

大仙寺尼衆道場

昭和六年五月十八日

濱村精道

一五

(4) 學校

學校名

校長

生徒

刊行物

臨濟學院專門學校

後藤瑞巖

一〇七

禪學研究  
柏樹、衆妙

年三回  
年一回

花園中學校

森島海音

花園春秋

年一回

臨濟學院

後藤瑞巖

花園專修學院

四八

妙興禪林

杉本全機

四七

宗榮尼衆學林

伊藤宜周（尼）

一九

美濃尼衆學林

濱村精道

一九

（5）社會事業

名稱

創立年月

代表者

所在地

大分育兒院

明治三十七年

奧大節

大分市東新町

市之倉保育園

大正十年

岐阜縣市之倉村

昭和幼稚園

昭和二年

和歌山縣田邊村

花園幼稚園

昭和二年

足利市大町

花園幼稚園

昭和五年

東京本田川端町

熱海童園

昭和六年

靜岡縣熱海町

靈屋幼稚園

昭和七年

仙臺市靈屋町

花園幼稚園 昭和九年

京都市花園町

北野幼稚園 昭和九年

京都御前通一條南

花園日曜學校

大川泰山 京都市花園町

外人禪窟

神月徹宗 京都府八幡町

(6) 新聞、雜誌

名稱 創刊年月日

編輯者 發行

正法輪 明治廿四年七月十五日 後藤光村 京都市花園町正法輪社

微笑 後藤光村 京都市花園町

佛心 倉地圓照 京都御前通一條南

圓通 高林玄寶 臺北市圓山臨濟寺

另外，海外布教所有十二處，在我國上海、青島、張店、大連、奉天、撫順、鞍山、錦州、

哈爾濱，均有布教所。日本僧侶之努力布教，向外發展，與其國家政治有同一的趨向。

臨濟學院專門學校，在妙心寺東南方，創立於明治三十一年，初名「普通學林高等部」，至四十四年改名「臨濟宗大學」，去年始改今名。現有學生八九十名。校內設禪學研究會，發行禪學研究季刊。圖書館有書約三千冊。遇該校舍監緒方宗博師，他是一位關心海外佛教的學者，民國十四年的東亞佛教大會與去年的汎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他都會加入。他到過印度，英文梵文均好。他對我說：「如果貴國有學僧願來臨濟學院讀書，我願意供給一個人的一切用費。」他并且說明：「我甚願印度中國與日本三國的僧侶能在一同研究。」匆匆的一見，坐都沒有坐下來，臨別他送了一張像片給我，很慇懃地站在校門外陪着我們等待汽車。



昨日在淨土宗專門學校就約了今天十二點到知恩院參觀，我們到了知恩院，進三門，登石階，在左邊有一個大殿，原來不是佛殿，是一個很大的御影堂，阿彌陀佛堂反來造在邊傍。御影堂中央是淨土宗開宗初祖法然上人的坐像，殿左供有阿彌陀佛立像，善導大師及源智、聖光、超譽、滿譽、雄譽五上人的木像，殿右是幾個壇護的像，這樣的安置，在我國是沒有的。在那裏我曾聽一日本朋友說過：「日本的佛教，是以人爲主的，不是以法爲主的。」到了這裏，我纔明白了他的話不錯。在御影堂有二十多個僧侶誦經，這是替人家作的佛事。在殿中柵欄外面擺了許多大小木魚，此時正有一個木魚會的香客，在那裏敲着許多木魚齊聲念佛。

御影堂後是集會堂，堂內有西方三聖（日本稱作彌陀三尊）由集會堂東轉入唐門至大方丈，宗務所執事長藪內彥端師招待午齋。塚本善隆、井上定慶二師特由專門學校來會，塚本井上二師均到過我國，塚本師去年曾在北平房山考

察石經數月，歸著房山石經研究，已出專書。井上師持贈自著之高僧山下現有上人一書。山下上人爲淨土宗鎮西派管長，過一百零三歲，於去年四月圓寂。上人的漢詩漢字都很好，生平個人之生活非常簡樸，僅住八疊四疊半（日本房屋大小以所鋪之蓆數計之）二小屋，雖至高齡尙自洗濯自辦食事云。

大方丈很大，室內分佛間、拜之間（鶴之間）、上段之間、中段之間、下段之間、裏上段之間、菊之間、松之間、鶯之間、梅之間、柳之間，劃作十一間。自御影堂渡廊至集會堂大小方丈內部的走廊，人行在上面，從地板裏會發出如鶯啼之嬌音，其結構非常巧妙，絕非偶然者。

日本佛寺的房屋有一種特別建築法，以一整個之大殿堂，內部可以區劃成十間二三十間，并無牆壁，皆是用的一種屏風式的推門四扇，開關可以隨手一推。這種門的裱製很精緻，日本房屋內部建築的精華，就在這種門上。如四天王寺法

隆寺之紙門，相傳均是六七百年前之物，純以泥金紙裱，以靛青畫的松樹，而畫法又是四扇或八扇乃至十六扇接連起來畫的，把門關好，三面祇是一幅畫。同時，他們每間屋子都要取上一個很古雅的名字。知恩院的方丈更特別，其所稱作菊之間者，因為室內有三面裱門上都是畫的菊花，松之間畫的是松，柳之間畫的是柳，而室內空無一物，却別有一番風味。

牧田諦亮師領我們到尼衆學校去參觀，尼衆學校是淨土宗宗務所辦的，常年費八千八百圓。現有教授十八人，我們去的時候，稻田真我師正在那裏上課下了課，與一監學尼師陪我們參觀佛堂教室及新建之宿舍。有學生八十人，均從大阪名古屋各方來者。修業年限五年，學制同普通的師範學校一樣，學科程度——

歷史	國漢文			餘乘	法式		宗乘				科目 學年
	習字	作文	講讀		佛教大意	實習	法式解說	宗史三祖言行錄	宗義綱要	三經禮讀音訓	
日本史 二	一	一	四	四	一	一	二	二	三	第一學年	
同上 二	同上 一	同上 一	同上 四	同上 四	實特別法習式	佛具法說	語灯錄	宗史(御傳)	選擇集	同上 二	第二學年
東洋史 二	同上 一	同上 一	同上 四	圓戒大意 二	各宗大意 二	實習 二	同上 一	同上 二	同上 二	授手印 疑問鈔 二	第三學年

後期

餘乘		宗乘		科目	學年
淨土教史	各宗大意	論註	決疑鈔	第四學年	
二	二	三	三		
圓戒精要	同上	東宗要	四帖疏	第五學年	
二	二	二	四		

音樂	家裁縫手藝事	修身	理科	數學	地理
音樂一	家裁縫手藝事三	修身一	植物二	算術二	日本地理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礦物二	同上	外國地理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化學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社會事業	法學	語學	教育	倫理	音樂	裁縫手藝	歷史		國漢文		
	社會學概論	英語	教育學	論理學	音樂	裁縫手藝	西洋史	佛敎史	習字	作文	講讀
	二	二	二	二	一	三	二	二	一	一	四
事業一般	法制經濟	同上	教授法	心理學概要	同上	同上		淨土宗史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	二	二	二二	一	三		二	一	一	二

每日早晚念佛，并輪讀三經，月之十五日三十日布薩。學校創設已有二十餘年，今年已舉行第二十一回卒業。校中師生組有校友會，發行之尼衆學校校友會會報，已出至第十八號。

尼衆學校要我演講，時間太匆促了，對學尼作了一次五分鐘的講話，把我國武漢三處的尼衆學校——武昌佛學院女衆院、菩提精舍、八敬學院的概況，大略說了一下。

中村、藤井、牧田三師與我同遊東本願寺：

東本願寺是真宗大谷派的大本山，正名「大谷派本願寺」，俗呼「東本願寺」。又東本願寺乃與「本派本願寺」之西本願寺相對而稱者。

真宗東本願寺

真宗爲日本一特立之宗派，開宗之親鸞上人，九歲得度，初爲天台宗僧侶，二十年間住比叡山、奈良，二十九歲訪法然上人於東山吉水之草庵，法然上人勸修



淨土。此時親鸞已實行食肉帶妻，爲比叡山奈良的僧侶所反對，奏請朝廷強制其罪，結果處親鸞流罪，時當三十五歲，五年後，始得赦免。親鸞主張他力念佛，撰教行信證六卷，據稱著此書參攷經論六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卷，述明真宗要義，開闢淨土真宗，時去今七百五十餘年前——後堀河天皇元仁元年也。

親鸞滅後十一年，龜山天皇勅給寺地，始名本願寺。至本願寺二世如信第三世覺如，熱烈的著書傳道，本願寺之基礎才漸漸樹立。經善如、綽如、巧如次第漸衰，第七世存如時代衰微達到極點，第八世蓮如任職後又大復興。至慶長九年，第十一世顯如之長子教如隱居三子准如代職之後，乃東西分立，成立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之對峙。這裏有一事須注意者，卽本願寺之傳承子孫直至如今均爲親鸞之血統，非如其他各宗之以法緣成爲系統者。

藤井師是大谷派下豐橋淨圓寺的任職，舊友神田惠雲居士也是大谷派的

開教使。教學部長一柳知成師教學課長朝倉慶友師同出招待。一柳師三十年前曾居住過南京，見面即談南京風俗。由一執事僧導引參觀本堂與大師堂，本堂安置本尊阿彌陀如來之像，大師堂安置見真大師（見真大師是親鸞上人謚號）自作之坐像。大師堂在中央，本堂在旁邊。大師堂爲明治時新修，明治十三年起工至同二十八年始完工，堂屋高大，堂內容疊數九百二十七疊，較知恩寺御影堂還要大。大堂外走廊上盤有女人髮繩（日語稱「毛綱」）兩大索，據云當造此堂時，因樑柱木料太大，蔴繩牽舉易斷，乃由數萬婦人剪下之頭髮織成的，此事可見日本婦女信佛之虔誠。

東西本願寺在近代日本佛教史上，是最繁興的，單就大谷派一派而觀，末寺一萬，門徒百萬，已足殊勝一時。組織方面，全日本分爲二十九教區，各教區設置一教務所，教務所設所長、贊事、錄事、承事、書記、主計、教務員等，分任辦事。全國寺院分

成二百七十七組，設組長副組長；各組之行政則分屬於各區事務所，而各事務所之事務則歸京都都本山內宗務所所總轄。本山宗務所有法務局、內事局、文書課、監正課、教學部（教學課、社會課）、內務部（地方課、庶務課）、會計部（經理課、出納課）、會計監查局、參拜局，以一宗務總長為總揆，以下置部長、局長、課長、主任、錄事、承事、輔事、書記等職，分擔事務。關於別院、寺院并檀信徒之數量，依昭和五年十月末的調查（大谷派本願寺要覽）統計如下表：

別院及支院	九〇
寺院	八四二四
支坊	一五二
合計	一〇二〇七
說教場及布教所	八二五
未公認說教場	七一四

別院		寺院		寺族	
檀徒戶數	檀徒員數	檀徒戶數	檀徒員數	檀徒戶數	檀徒員數
二五六一九	一四〇八六〇	四四一四二七〇	三九〇四五五五	八八〇八五七	八一二二六五
合計	合計	合計	合計	合計	合計
二七九六四二	一四〇一四五五	八三一八八二五	一六九三一二二	九一六七	一〇一一三
				六五九九	二五八七九
				無僧籍者數	

再録「大谷派社會事業一覽」

支 坊	檀徒戶數	二七四一二	合計	一二四六八六
	信徒戶數	九七二七四		
說 教 場	檀徒員數	一三七〇八〇	合計	六二三四八〇
	信徒員數	四八六四〇〇		
日 曜 學 校	數計	一〇八八		
幼 稚 園	數計	七七		
託 兒 所	數計	一六三		
文 庫	數計	一七一		
少 年 保 護 事 業	數計	三三		

---

融和事業	隣保事業	人事相談	無料宿泊	職業紹介	補習教育	地方改善	茶及生花教授	裁縫教授	濟生事業	司法保護事業
六	一一〇	一一	八	一二	一二四	三〇	三八	五二二	八	一〇三

大谷一派之教育現狀，共有大學一，真宗專門學校一，專修學院一，中學校一，女子專門學校一，女學校十，其他每年各地辦有夏期學校，夏期講習會。在大學畢業之學生已有八百多人，大谷派的僧侶有四個學階：一講師，二嗣講，三擬講，四學師，學師的地位要有大谷大學卒業的資格。

東本願寺發行真宗月刊，已出至四〇三號。

我會聽到什麼人說過：真宗的僧侶有很多做政治家的。在真宗本願寺做部長局長的職僧，也同做官一樣，是由宗務所任命的。

真宗根本就是淨土宗，所以稱作淨土真宗，他們也是以淨土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爲主要的聖典；至於崇奉的宗祖，是印度之龍樹菩薩、天親菩薩，中國之曇鸞大師、道綽禪師、善導大師，日本之源信僧都、法然聖人，

（日本稱法然親鸞皆曰「聖人」）這是真宗的三部經與七高祖。

西本願寺去東本願寺不遠，寺內殿堂一如東本願寺，匆匆一覽，即歸聚光院，時已夕陽西下矣。

夕食後稍息，與藤井師同去理髮店剪髮，在夜月下步回，藤井師說可以做詩，詩興毫無，只覺心地清涼耳。

遊覽京都全市 觀三十三間堂 清水寺 南禪寺 銀閣寺 金閣寺 赴一休庵大

西長慶僧正齋會 夜遊圓山公園

十七日

京都自平安桓武天皇奠都以來，是日本一千百餘年的首都，市內外的名勝舊蹟，在日本要數第一。風俗優雅，山川秀麗，所謂「東山之豔，西山之翠，鴨川之清，大堰川之奇」，真是一容一態，遊覽無盡。市內街衢平整，四通八達，經緯縱橫，如同棋盤一樣。



藤井師一早起來，就約我周遊京都全市，至京都驛乘「京都名所遊覽乘合自動車」，這種車大型的能乘廿五人，巡遊八小時，車費三圓五十錢。我們上車，適巧這輛車空有兩個位置，但是一前一後，如我與藤井師分開坐，則沿途所謂名所的地方不能知道，經藤井師與售票人向乘客中一老者商量，甚感老者許可讓坐，我們二人的座位得到竝坐。車上送給乘客「遊覽案内圖」一張，手巾一條。

八時出發，車上的女嚮導員說明第一處下車遊覽的地方是乃木神社，車抵神社前，該女員引導遊覽，并加以詳細說明。以後每至一處，必說明其歷史；車行之經過，凡路名及學校軍營等較大的機關，都爲乘客一一指點，此種便於外來遊客之遊覽車，實在太好了！

經過桃山御陵，這是明治天皇與明治皇后的陵墓，稻荷神社及豐國神社，到三十三間堂，三十三間堂本名蓮花王院，這原是六百七十餘年前後白河法皇的

清水寺

御所，法皇皈依佛教，遂敕建此堂，南北長三十三間，故以此得名。堂內雕塑觀音金像一千零一尊，像身高約六尺，較我國五百羅漢堂，尤爲希有！

清水寺在音羽山下，是法相宗的中本山，屬於興福寺。寺奉觀音菩薩，靈感非常，香火極盛，日人之信仰清水寺的觀音菩薩，猶如我國人民信仰普陀山觀音道場，有同樣的虔誠。本堂建在斜坡之上，高五六丈，全部木造，據云此堂之造成并未用一鐵釘，是亦奇矣！

再經過八坂神社，知恩院，圓山公園，到瑞龍山南禪寺，南禪寺係臨濟宗南禪寺派之大本山，俗稱「太平興國南禪寺」，爲京都五山之一；龜山天皇初愛此地，山水秀麗，乃建離宮於此，後屢爲妖怪騷擾，召請大明國師鎮壓，因國師之勝德，妖怪異立止，龜山感動而皈依禪宗，卽在離宮之傍建立南禪寺，大明國師開山云。

遊至平安神宮，在京都社會事業株式會社午餐，這是自動車公司指定的食

南禪寺

堂。食後，遊平安神宮，嚮導員招待乘客在神宮正殿前照相，乘客要像片者，出銀三十錢；雲水因緣，留一印痕，觀其人而不知其姓和名，倒也很有趣。

銀閣寺與金閣寺，銀閣寺名慈照寺，金閣寺名鹿苑寺，同屬於臨濟宗相國寺派，前者原爲足利八代將軍退職後所築之山莊，後者爲西園寺公經營之別業，兩處皆以林泉花木稱勝，捨施爲寺，同請夢窗國師開山。兩寺參觀，均要買門票（拜觀料十錢，特別三十錢）進內。

日本有許多佛寺的佛殿佛像或寶藏之法物，已爲「國寶」或「特別保護建造物」者，大都均需納費參觀。如見有牌示曰「無料拜觀」之處，就是不納費。這種辦法，一方面并不一定是在多一筆收入，一方於保護方面無形却有極大之幫助，因爲遊人不能隨手毀壞污損；雖與佛法似或不合，但在日本佛教所處之境與人民之習慣，亦不以爲不當也。

遊過「御所」——故宮（只能在外面觀看，宮殿深鎖，非若我國北平故宮可以任人遊覽也。）照遊覽順序尚有平野神社，北野天滿宮，東西本願寺等名所，我們因為東西本願寺已去過，從金閣寺即折回聚光院，其時已近下午四時了。

抵院門，遇中外日報社編輯鮎澤晃壽先生來訪藤井師，藤井師介紹相見，鮎澤先生說是代表清水寺大西良慶僧正邀約我們去吃素齋的。他們談了一點多鐘，又與藤井中村二師和鮎澤先生同至一休菴素食堂，大西僧正已先至，列席者尚有梅島眞慶師，一席六人，吃的中國烹調法的素菜。大西僧正他做過法相宗的管長，他曾到過奉天哈爾濱，他不日將要與林彥明師等遊歷我國江浙贛鄂河北等省，參觀我國之古剎名勝。席間暢談甚歡！素菜亦可口。一休菴是一個新建的素食堂——也是京都獨一無二的賣素菜的地方。齋畢，爲在座大西僧正等各寫字一頁，道謝而別。

歸路順至圓山公園，藤井師前導走上山麓，遙望京都市夜景，燈光輝耀，圓月當空，時尙未到夏令，圓中夜遊者不多，只見山樹重層，人影二三，間有歌聲從遠處送來一聲兩聲耳。

購買念珠銅磬 赴鈴木博士齋會

十八日

購買念珠  
銅磬

昨夜月白如晝，今朝狂雨傾盆。上午檢閱各處所贈書籍；下午攜帶雨具出街購買念珠銅磬，價廉物美。日本之佛具店規模甚大，製造出品，均精巧而不落俗。就佛像而言，已比我國高出萬萬，我遊日本十日，佔我印象最佳之部份，即爲佛像，第一是以木身雕刻不裝金身者；第二是彌勒菩薩像，不像我國誤以布袋和尚當彌勒者；第三是四天王像，面目如生人，雄氣糾糾，令人又敬又畏；第四是地藏菩薩的立像，莊嚴無比，在我國實爲罕見；第五是造工精細，無論銅像石像木像，一律均好，

至其華蓋蓮座，亦皆配置得當。惟定價太昂，一不足十寸之木像恆需三四十圓之值，一個佛龕（日本稱作「佛壇」）的價格，普通小的至少要七八十圓，特別的和大一點的定價則在三百元以上三千圓以下，惜非一般人之經濟力所能備置。

參觀中外日報，這是日本佛教最老的一家日報，現在已發行至一萬七百二十餘號，創辦於明治三十年十月六日。

下午七時，與中村、藤井二師赴鈴木博士之晚齋，齋罷歸院，夜月又清瑩出現矣。

夜間與藤井師商量，變更行脚日程，縮短日期，十九日到比叡山一宿，一直去永平寺，大津、宇治、山田、名古屋一路不停，先到東京，就近一遊鎌倉，回路再過豐橋，就這樣決定了。

上比叡山

早起，收拾行囊，中村師邀照相，聚光院共住者一同攝入。

九時，辭別中村師，至白川村，搭電車上比叡山，上山改乘爬山電車，十時半抵山。在山上入口的地方，樹了一個「鎮護國家」的大石碑。步行至延曆寺之山上宿院。雨後山青，綠樹蔽天，沿路泉流潺湲，比之高野山又別有一種境界，高野山寺院林立，一切均已成現代化，比叡山不然，却完全是一山林也。

傳教大師  
與天台宗

延曆寺是天台宗的總本山，爲最澄傳教大師開山，傳教大師與弘法大師爲日本平安時代一代文化的兩大柱石，他長於空海七歲，比空海早出家二十年；他三十八歲與空海一同至我國留學，空海西往長安，他留明州，入天台，師事道邃，行滿二禪師，居住半年得傳承圓（台宗）密禪，戒四大法燈，歸國後於比叡山開天台宗，發揚台密，自創一宗風。之後，日本佛教之新興宗派，若淨土宗之法然，真宗之

親鸞，禪宗之榮西，日蓮宗之日蓮，皆初學於天台，與傳教大師之感化，影響甚大。綜其一生之歷史及其至我國留學之經過，略爲記述如左：

一、傳教大師，是其諡號，法名最澄，十三歲投大安寺依行表和尙出家，住近江之國分寺，十九歲於東大寺受具足戒。

二、傳教大師初從行表和尙習唯識。二十二歲住比叡山，創立根本中堂後，隱居山林，究讀起信論、華嚴五教章等。常思以天台教理爲指針，但不得天台之典籍，後來訪知鑑真和尙會攜帶有天台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四教儀、維摩疏等，乃倩人書寫，精勤披閱，孜孜不倦。

三、大師於三十八歲與弘法大師至我國，時桓武延曆二十三年——我國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抵鄆縣（寧波），同月十五日發明州二十六日到達天台國清寺，拜道邃和尙爲師。十月七日辭道邃和尙訪佛隴莊行滿禪師。十三日



行滿導其登佛隴道場，同日於禪林寺受牛頭禪要。十四日在佛隴道場受行滿禪師教籍八十餘卷。翌年，貞元二十一年（年譜誤作順宗永貞元年）二月十五日於台州龍興寺受道邃付法。茲錄道邃和尚付法文與行滿禪師印信文於後：

（一）道邃和尚付法文（天台震標二之一）

比丘僧道邃稽首頂禮天台大師，竊以法王出世，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權實之義，接於諸部大小之文，森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曰：「難示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藏；此經所由作之，所以雖泊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殊塗，不若只是得一心三觀而取證如指掌，而一言一心三觀者，本體不生，能離因果，常住不滅，遍一切處。當知天真獨朗之一言，本來所具之三諦也。三卽一相，亦非一，亦曰非異。一相一切相，相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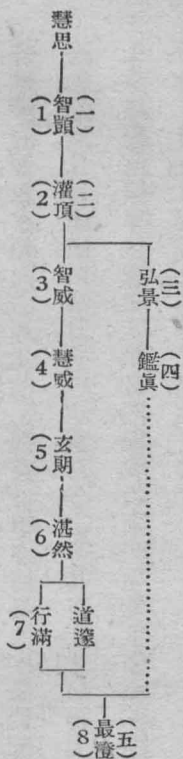
相，卽不相卽非相，非無相。故此謂一言，唯佛與佛知一切法教本，一切法義中，一切戲論息也。雖名一心，不通義理，雖稱三觀，不及毀讚。是以經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曰：「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說一心三觀，只在斯一言而已。於是古德相傳曰：昔智者大師，隋開皇十七年仲冬廿四日，旦，告諸弟子曰：「吾滅度後二百餘歲，生於東國，興隆佛法，若有感應，先呈瑞靈。」則一法鑰投空，鑰忽入空，舉衆雖慕瞻，終不知所屆。而今聖語有徵，遇最澄三藏，不是如來使，豈有堪艱辛乎？然則開宗示奧，以法傳心，化隔滄海，相見杳然，共持佛慧，同會龍華。大唐貞元廿一年歲次乙酉二月朔癸丑十五日丁卯，天台沙門道邃告附日本國最澄三藏。

(二) 行滿印信 (叡山大師傳、天台霞標初之一)

比丘僧行滿稽首天台大師。行滿幸滿嘉運，得遇遺風，早年出家，誓學佛法，遂於毗陵，大曆年中，得值荆溪先師，傳燈訓物，不揆暗拙，忝陪末席，荏苒之間，已經數載。再於妙樂，聽聞涅槃，教是終窮，堪爲宿種。先師言歸佛隴，已送餘生，學徒雨散，如犢失母，纔到銀峯，奄徙灰滅。父去留藥，狂子何依？且行滿掃灑龕墳，修持院宇，經今二十餘祀，諸無可成。忽逢日本國求法供奉大德最澄法師云：「親辭聖澤，面奉春宮，求妙法於天台，學一心於銀地，不憚勞苦，遠涉滄波，忽夕朝聞，亡身爲法。」觀茲盛事，亦何異求半偈於雪山，訪道場於知識。且行滿傾以法財，捨以法寶，百金之寄，其在茲乎！願得大師以本念力，慈光遠照，早達鄉關，弘我教門，報我嚴訓；生生世世，佛種不斷，法門眷屬，同一國土，成就菩提，龍華三會，共登初首。

最澄本爲鑑真和尚私淑弟子，既得道遂，行滿二和尚付天台宗，傳法相承，他自稱

爲「日本玄孫」其系統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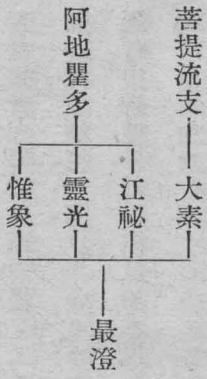


三月二日，又依道邃和尚求授圓頓大戒。四月十一日，到越州（今紹興）龍興寺謁順曉和尚，十六日順曉和尚傳付三部三昧耶；十八日最澄與義真（爲最澄之弟子同至我國留學者）同受順曉和尚之付法。至五月五日，又依壽州草堂寺大素和尚受五佛頂法。又同日，於明州開元寺之法華院，靈光和尚傳授「軍荼利菩薩」之壇法及契像寺，相承雜曼荼羅；其相承法脈，如下表：

(一) 順曉之相承法脈



(二) 雜曼荼羅之相承法脈



至此，最澄入唐求法之志已如願以償，得台密禪戒四種相承，乃於五月十九日歸國。當時攜歸天台真言之經書疏記，共有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以外還有：

金字妙法蓮華經七卷，

金字金剛般若經一卷，

金字菩薩戒經一卷，

金字觀無量壽經一卷，

天台智者大師靈應圖一張，

天台大師禪鎮一頭，

天台山香爐峯神送檉及柏木尺文四枚，

說法白角如意一柄。

四、傳教大師未入唐求法之前，日本佛教已傳去六宗：一俱舍宗，明詮傳去。二成實宗，百濟道藏傳去。三律宗，我國鑑真和尚傳去。四法相宗，道昭傳去。五三論宗，高麗惠灌傳去。六華嚴宗，道璿傳去。斯所謂古京之六宗。最澄歸國後，乃奏請於六宗以外獨立天台宗。

五、傳教大師既開天台宗於比叡山，其第一業績，就是訂立學生式的家風，他自命爲「還學生」，他訂了六條學則：

第一條、住比叡山者受大戒後，在十二年間不出山門，修學兩業——一止

觀業，二遮那業。

第二條、修止觀業者，常年講讀法華、金光明、仁王護國諸大乘經。

第三條、修遮那業者，每日長念遮那、孔雀、不空、佛頂諸真言等之護國真言。

第四條、兩業課程修終，各隨己能，任應所用。

第五條、任傳法及講師，從事公共事業，爲社會服務。

第六條、以此回向，佛法久住國家永固。

并創建大乘戒壇，得度試業學生，稱爲大乘菩薩僧。此種菩薩僧爲最澄開創新宗理想中之中心人物，譽之爲「國寶」。所謂國寶者，「國寶何物？寶道心也。有道心

人，名爲國寶。」他說：

能行能言，常住山中爲衆之首，爲國之寶。

能言不能行，爲國之師。

能行不能言，爲國之用。

六、傳教大師之著述頗多，有註法華經十二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王般若經三卷，註無量義經三卷，天台靈應圖集十卷，頭陀集三卷，守護國界章十卷，法華去惑四卷，法華輔照三卷，照權實鏡一卷，決權實論一卷，依憑集一卷，依新集總持章十卷，顯戒論三卷，顯戒緣起二卷，血脈一卷，付法緣起三卷，長講文三卷，六千部法華銘一卷。

七、傳教大師入寂之前，告誡他的弟子藥芬、圓成、慈行、延秀、華宗、眞德、興福、道叡、乘台、興勝、圓仁、道紹、無行、仁忠十四人，禁着俗服，飲酒，寺側院內不近婦人。每日



長講大乘經，利益國家，救度羣生，弘通一乘，使法久住。并作遺誡六條：

第一定階也，我一衆中，先受大乘戒者先坐，後受大乘戒者後坐；若集會之

日，一切之所，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像，可居沙彌之次，除爲他所讓者。

第二用心也，初入如來室，次著如來衣，終坐如來坐。

第三充衣也，上品人者，路側淨衣；中品人者，束土商布；下品人者，乞索隨得衣。

第四充供也，上品人者，不求自得食；中品人者，清淨乞食；下品人者，覲施可受。

第五充房也，上品人者，小竹圓房；中品人者，三間板屋；下品人者，方丈圓室。造房之料，修理之分，秋節行檀，諸國一升米，城下一文錢。

第六充臥具也，上品人者，小竹藁等；中品人者，一席一薦；下品人者，一疊一

席。故巨畝之地價，不是我等分，萬餘之食封，不是我等分，僧統所檢天下伽藍，不是我等居。大師釋迦，多寶分身來集之日，答文殊問：不許問訊求聲聞者，不許共住一講堂中，不許共行一經行處。是以乞食朝來，受撮飯而供山中之飢口，行檀秋節，納寸布而著雪下之裸身，衣食之外，更無所望，但除出假利生也。

這一天，朝日新聞社的旅行團也來遊比叡山，男女老少三四百人，住滿了山上宿院，在那兒休息吃飯談笑歌唱。日本人對於旅行，是在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學生大都會都跑到，小學生也要跑出縣；雖閉塞在鄉村的老婦人，於春秋佳日也要出去旅行觀光，結合成朝山式的團體，那是很多的。據說火車常常要為旅行者開專車。

比叡山本山的房屋并不十分好，小院也很欠整潔。我們吃了飯，到大講堂，根

本中堂去參觀，堂中太闇黑了，在堂外全看不到堂內的布置，只能聽着引導者的說明。後來跑了幾條小路，雨後潮濕，路滑不良於行。我與藤井師都感到有點疲倦，乃回院休息，這時候來了一位警察先生問我，經藤井先生把三浦領事的介紹信給他看過，他又很客氣地說是比叡山招待的人太少，今天因為客多，他特為幫他們來招待我們的。我覺得日本的警察一方面對於他們的職守很認真，一方面對人又很有禮節。

我們住的宿院，在樓上第一號，憑窗恰好看得到琵琶湖，登高臨下，一覽無餘。樹間時聞鳥語，禽言喚的「法華經」。延曆寺幹事即真周湛師與喜里山光觀師陪談片刻。夕食後，為比叡山僧作書七八件。

謁傳教大師塔院 參觀叡山學院 至福井

二十日

早晨，大霧。

即真師來邀往大講堂看學寮學生誦經。山上有一學寮，學生二十餘人，修持讀書與作務並作。至淨土院，謁傳教大師塔院（日本稱做御廟。）院中住一閉關僧名太野垣善淨，我們去看他，他已四十四歲，在此閉關已三年多，定期十二年，每日上午誦法華光明仁王諸經，下午分修止觀業遮那業，一如傳教大師當日自訂之規程。善淨師在院閉關名為「侍真」，就是——傳教大師的侍者的意思。他誦經是在大殿上，修遮那業（台密）在密壇裏。密壇的內部，同真言宗（東密）大同小異，稍微簡單一些。本來閉關，在「結界」的界限內是可以散步的，善淨師他說他只在院中經行，不出院門；我讚嘆他為「傳教大師的嫡骨兒孫」，這正是傳教大師所理想的典型人物吧？

九時半，比叡學院的教授稻田祖賢師特由山下來接我們下山去參觀比叡

學院。比叡山上山的路有兩條：一由京都白川村至四明嶽登山，一由叡山口驛上山，兩路均有爬山電車；我們是由相輪寮下山到叡山口驛的。車行十七分抵山下，延曆寺本坊，宗務所，比叡學院，都在這裏。先走進一個小院，進門是間食堂，有一位寺本先生在那里教授由「滿洲」去的五個學生讀日本文。等到上樓一看，才知道這個院子專備「滿洲」留學生住的，名爲「滿洲國留學生寄宿舍」；一位舍監是女先生，正在樓上縫被，據她說：「等兩天還有五六個滿洲學生要來。」在那里的五個學生都是出家的，其中有一個是哈爾濱極樂寺派去的。當時我有無窮的感想，想起昨天上山時在四明嶽進口的地方看見的一塊「鎮護國家」的石碑，以及近十日來所見到日本佛寺中尊崇國家的表現和聽到許多僧侶關於護國家的談話，拿我國口頭上僅可天天唱誦「皇圖鞏固」或「國道遐昌」而實際毫無國家觀念的僧伽來與他們一比，真要令人愧死了！

到叡山學院，學長田村德海僧正，是一位年高德長的老比丘。叡山學院與專修院同在一校，所謂專修者，就是偏重於修台密的。關於修遮那止觀兩業有一種勤行式，茲錄其程次如下，文儀從略。

(一) 遮那業勤行式

一 胎藏界

先作相，次堂外來聚假座，次昇堂，次三寶禮，次燒香散花，次供養文，次略頌，次唱禮，次九方便（一作禮方便，二出罪方便，三歸依方便，四施身方便，五發願方便，六隨喜方便，七勸請方便，八奉請方便，九迴向方便，）次佛頂陀羅尼，次後唄，次三歸禮，次下堂。

二 金剛界

先作相，次堂外來聚假座，次昇堂，次三寶禮，次燒香散花，次供養，次略頌，次

唱禮，次五悔（一作禮，二懺悔，三隨喜，四勸請，五發願），次佛頂陀羅尼，次後唄，次三歸禮，次下堂。

（二）止觀業勤行式

作相等乃至供養文如前遮那業，次唱禮，次觀心偈，次讀經三部（法華、仁王、金光明）輪轉，次下坦，次三歸禮，次出堂。

叡山學院，創於明治二十三年，初名叡山大學林，後遷山下，改稱天台宗西部大學，至大正十四年，始改今名。常年經費約三萬圓。現有教授二十七人（僧侶佔二十二），學生約有百名。學院三年畢業，專修院二年畢業。

（一）專修院學科

第一學年	時間	第二學年	時間	備	考

(二) 學院學科

實 習	哲 學	語 學	餘 乘	宗 乘	
法傳 儀道 實法 習並	哲 學	外國 語漢 國語文	印度 佛敎 史義	各宗 教義	經天 典台 讀宗 誦史
(8)	(4)	(4)	(4)	(14)	第一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支那 佛敎 史義	各宗 教義	三天 藏台 演宗 習史
(4)	(4)	(6)	(6)	(14)	第二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漢國 文語	日本 佛敎 史義	各宗 教義	同 上
(4)	(4)	(4)	(6)	(14)	第三學年 數時
同 上	同 上	漢 文 學	宗敎 學學	各宗 教義	同 上
(4)	(4)	(2)	(6)	(14)	專攻科 數時

餘 乘	宗 乘
哲各 宗敎 學義	圓法 儀密 圓敎 戒
50 以上	130 以上
哲各 宗敎 學義	圓法 戒密 圓敎 戒
50 以上	130 以上



至福井

叡山學院有叡山學會，專修院本科研究會，出有叡山學報，研究會學報。

午食後，辭別田村僧正、稻田師等，至坂本港搭電車到大津，轉乘火車赴福井縣，七時抵福井，寓於近江屋旅館。

夜晚出遊，福井瀨戶的陶器很有名，是從我國傳去的製法，在一家鋪子裏購一達磨立像，兩目炯炯，神氣十足。

遊曹洞宗永平寺 去東京

二十一日

遊曹洞宗  
永平寺

六時，由福井驛乘至永平寺電車，等待半小時之久，第一班車始開出。開車前，有曹洞宗末寺某僧上車問訊，說永平寺已經預備歡迎我們了。車行約三十餘分鐘，抵永平寺站，知客大木智觀師已在站候接，坐汽車至寺，知客師引入傘松閣，副監院小原泰道師遠出歡迎。小原師係藤井師的同鄉，慇懃寒暄，先用茶點。知客師

導至各處順序參觀：

(一) 傘松閣，是一間大廳式的房子，昭和五年改築的，有特別法會，全國末派諸寺院檀信徒的款待所，面積計二百四十一坪餘，構造的技藝非常精緻，頂板（日本稱作「天井」）作二百三十方，是日本現代畫壇第一流大家一百四十人揮毫所畫的，作二百三十面不同之花鳥，絢爛奪目。

(二) 佛殿，稱「覺皇寶殿」，明治三十五年改造，建築優美，布置莊嚴。殿外懸有「祈禱」金字額。中央須彌壇上供奉三佛，「過去迦葉佛（左）」現在釋迦牟尼佛（中）」未來彌勒佛（右）」前面安置今上天皇聖壽牌。壇後爲達磨大師，大權菩薩，天童如淨禪師三像。

(三) 僧堂，就是禪堂，又稱雲堂，一山大衆坐禪辦道之所。正門有「王三昧」一額。堂中供文殊菩薩像，人稱之爲「聖僧」。左右單位分上間下間；堂外爲職

事單位，有監院、維那、知客、副寺、堂主等位置。此堂亦爲明治三十五年所改築者。

(四) 法堂，此爲永平寺依山建築所謂七堂伽藍的最上部，凡演法、祝國開堂會、春秋兩期之授戒會、開山忌，以及年中行事之重要法會，均在此法堂中舉行。正面有「法王法」匾額一方。堂共十八間，華蓋幢幡，金碧輝煌。

(五) 承陽殿，這是開山承陽大師之御本廟（如我國之祖堂），也就是曹洞宗末派一萬五千寺院之法城，幾百萬檀信徒崇敬之府。殿上安置開山承陽大師與二祖國師之舍利及尊像，并三祖四祖五祖禪師等尊像，堂內左右四處安置本山歷住禪師之世代牌。入口處有明治天皇御筆「承陽」之額。此殿結構玲瓏，香芬滿室，所謂「七百年來法燈無盡之靈場」實在可以作此豪語。

(六) 大光明藏，這個屋子是永平寺建造物中最優越精巧的，不及傘松閣大，但比傘松閣還要好。日本佛寺中之富麗堂皇的房屋，於此嘆觀止矣！此屋爲貫

首會見末派寺院及檀信徒的場所，或於大眾「大夜參之行禮」亦在此相見。和五年改造。正面上段有小室翠雲畫伯的壁畫，高約十三尺，闊度左右共七間，此種大作品，極其名貴云。

(七)大庫院，別名香積廚庫，實兼我國庫房客廳二用，是三層樓的房屋，下層爲庫房。二層稱瑞雲閣，分成小室十數個，設備有作日本式者，有作洋式者。三層名菩提座，是一百五十疊敷之大廣間，皆充接待賓客之所。在庫院下層進門有韋馱天尊像。

(八)山門，左右塑的四天王，樓上有五百羅漢像。正面最高之匾額，書「日本曹洞第一道場」，爲後圓融天皇御筆，此爲該山最古之建造物。

以外舍利殿、敕使門、鎮守堂、聖寶館、經藏、浴室等處，一一悉皆齊整。而尤爲罕見者，在各殿堂四圍均有迴廊連絡，廊路既長且廣，高下灣曲，於每一轉角處，懸有

小木牌，上書「迴廊往來，須從左頰緩步，若逢大己，如法問訊曲躬。」相傳爲開山道元大師自作遺留者。

我遊覽日本各佛寺，最感到不大調和之一事，就是佛殿與僧院都是分開的，使佛殿都像成了古物保存的東西，的確太冷淡了。今日來到永平寺一看，讚仰不置，不獨永平寺的殿堂是連絡在一起，而僧家所有的一切規模，也似乎在永平寺纔看到了！從永平寺全部的外形上一看，雖龐大如東西本願寺也比不上牠；我想能善於觀察僧侶團體的生活和佛寺道場的宗風的人，會與我有同一的感想嗎？

曹洞宗開山道元大師，爲村上天皇九世孫，久我內大臣源通親公之三男；承陽大師，乃明治天皇特賜之謚號。他四歲就能讀李嶠百詠，七歲通毛詩左傳。十三歲，投比叡山依天台座主公圓僧正出家，研究天台教義。爾時建仁寺之榮西禪師，

適自我國留學歸國，聲譽卓著。道元從其法嗣明全禪師學禪師事九年。嗣發願隨明全入宋求法，於後堀河天皇貞應二年（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抵寧波，至天童山，先依無際禪師參學，不久無際禪師示寂，適天童如淨禪師由徑山再返天童，道元遂得如淨禪師傳其第十三世正統法脈。二十八歲，自宋歸國，初住建仁寺，後應鎌倉之家人波多野義重之請，赴越前國吉田郡志比莊傘松峯下，建寺安住，傳曹洞宗，初名大佛寺，後十餘年始改稱永平寺。此爲道元禪師與曹洞宗之略史。而至今曹洞一宗有千五百末寺，無一分派，尤爲其特色焉！

全寺重要殿堂遊覽一周，有後堂吉岡鐵禪師持詩相見，問訊數語。他們已在傘松閣中預備了寫字檯，磨墨一盤，要請我寫字，奮筆直書，二小時內作尺頁條幅五十餘件；午食後復寫一二十件，寺僧包圍，大衆中思得一字者尚不乏人，視鐘於下山趕福井火車已近，乃允他們以後有緣再來。小原、大木、吉岡諸師均相約後會

去東京

之期，贈道元大師所著正法眼藏及永平寺大觀等書，殷殷送別。大木知客師特送至福井，因所作書件需蓋印章，又差二僧將書件攜至福井旅館加印；在旅館中又爲二僧寫字數件，以方便作佛事，結翰墨緣，亦一雲水因緣也。

三時四十六分乘火車，七時至米原，換車向東京進行。

抵東京 訪好村春輝談玄墨禪諸友 寓日華學會 訪文化事業部岡田部長 訪蔣大使

二十二日

抵東京

訪好村春輝談玄墨禪諸友

昨夜車過名古屋，已入夜分，夜間在車中打盹，覺嫌涼氣侵人，在車上行念彌勒佛號約二小時。天明時，經過大船橫濱，五時二十六分抵東京驛；即先至日華佛教學會，敲門而入，好村墨禪談玄三君均未起身，打破他們的清夢，相與寒暄。談玄法師一年不見，清瘦許多；他本來在前幾天就要去高野山的，因爲聽說我要來東京，他特別等候我來，陪我遊覽東京。他們爲我親自煮茶燒麵，盛情可感！

我與藤井師同寓在日華學會，這裏是常住中國人的，我國到東京來的參觀團體，差不多十九都是住在這裏的。房價每人每日一元半，不供給飯食，房屋已舊，但出入甚便。我們住定了，墨師去上學了，談師陪着我談了許多關於他在日修密的經過。

談玄法師是去年六月到日本的，五月初他就離開了武昌，來時本預備在東京高野山住半年，修學台密與東密，因修法時期延長，修完須有一年半的時間，故今年上半年在東京天王寺從福田堯穎僧正學台密終了，十月間還要受一次傳法灌頂；六月復先往高野山圓通律寺修法灌頂，爲期尙需半年，至明年一月始告圓滿。去年他赴日時，漢口正信曾及鍾益亭居士等供養他的旅費已早用罄，後來幸得齋藤利助居士結緣資助，每月供給他四十五圓；而同時在東京高野山兩處皆沒有要他出學費膳費，所以他除去簡單的零用以外，已買了很多很多的佛經，



預備帶回國再慢慢的研究。

墨法師現在在大正大學讀書，每月領庚款四十五圓，出房租六圓，飯食十二圓，再加每日之車費零用以及課本書籍，亦甚清苦！

聞日本佛教徒對談墨二師均甚欽仰，一是他們守持戒律，二是他們能耐苦勤學。日本僧侶雖至我國短期遊歷一次，亦可得到他們國家與佛教本宗的物質贊助，而我國有一二發心至日本求學佛法者，在國家在佛寺團體中不但在物質方面得不到絲毫的幫助，而尚有從中毀謗意圖陷害之人，我國青年學僧所處之環境則未免太惡劣了！偶思及此，心慟不已！

訪文化事業部岡田部長  
訪蔣大使

與藤井談玄二師同去訪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岡田部長，因三浦領事已早有信介紹，由岡田部長及岩村成允先生接談片刻，即辭別。旋至我國大使館，訪蔣公雨巖大使，談了些關於國內佛教的事，從我和他的談話中間，知道蔣大使對於國

內佛教是很關心的，他的意見約有三點：是中國佛教總要加以整頓才好；二是佛教的道場——如普陀山等處應該要保持道風；三是一般已素食多年的居士不應開葷。他昇任大使才三天，我知道他的公事很忙，約略談了二十餘分鐘，乃告別而出。

在一家寧波人開的小飯店裏吃了一餐素麵，回到寓所，大雷大電大風大雨一時並作，勢不可當。下午五時雨止，談墨二師來陪我到公共浴堂去沐浴。浴後到他們的房子裏坐了一坐，他們把接到國內寄來反對他們的印刷品拿給我看，我安慰了他們幾句，我說：「南京的某居士反對你們在日本留學，他要捏造陷害你們的罪名是說你們勾通日本人想要賣國，這是很幼稚的話，中國的和尙向來被國人看得不足輕重，政府對於佛教中事全不加以管理，此次南京有在家俗人捏造謠言借題誹謗你們，這與他們自身反失去學者的地位。同時一二素有研究的

居士，不惜因你們兩個人故意爲難，大放厥詞，則無異於對我全國青年學僧挑戰，傷失全國青年學僧的感情。這種睡人的手段說不定將睡及己身！你們自問良心，只要「不賣國」聽人家說什麼，留他去吧。你們在此修學佛法的一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十方諸佛菩薩會以慈力加被你們的！我早上一來，就問你們的生活狀況，原來墨法師連住的所謂「日華佛教學會」的一間房子，每月仍需自出貸金六圓，使我發笑得要留淚，我很放心我們的國家還不致被你們兩個和尚賣掉！大家相與一笑！

夜晚，下着濛濛的細雨，談墨、藤井三師與我一同去看了幾家專賣佛書的書店；這是談師逛熟了的地方，他把人家供養他的一點錢，大半都與這幾家書店交換了佛書，所以誰家的架子上那一邊排列的那一宗的書，他都能背得出來。書沒有買一本，却在燈光下看了一下日本最高學府帝國大學莊嚴的面目。

參觀帝國史料編纂所訪鷺尾順敬博士 遊上野公園 天王寺訪福田堯穎僧正 遊淺

草寺觀音堂

二十三日

藤井談玄二師相偕訪齋藤利助居士，適逢其出門，寒暄數語即別。參觀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至受付所，遇鷺尾順敬博士，博士招待至接待室。博士是藤井師的先生，他對於談法師頗加讚譽。他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文學博士，著作豐富，現任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官。

史料編纂所並不附屬於帝國大學，是政府所特設的，這是日本的一個國史館。內部分十二部，部長就是史料編纂官，下面設有官補。現有編纂官十餘人，其餘辦事員一百多名。編纂之大日本史料，這好像我國之二十四史一類的史書一樣，自明治初年開始採取編輯直至今日，陸續出版，內容爲編年體。我問鷺尾博士：「在史料中關於佛教歷史的部份想必很多，曾否特別分出？」他說：「日本的佛教

是不能離開日本的文化的，所以在大日本史料中，佛教沒有特別分開，調查的時候都是以編年的順序採取編入的。現在編成的材料有二十萬點以上，關係佛教與中國文化的有過半數；收載的日本留學中國的僧侶傳記等頗多，均散見在各冊中。宋朝時代禪僧往來最盛，當時日本留學杭州靈隱寺者，一時就有七十餘人，京都南禪寺開山普門禪師就是七十餘僧中的頭首。而中國禪僧來日本者亦甚多。』這時候我的腦子裏忽然現出了我國的各種史書上把僧侶同道士女流放在末後的幾幅映畫，我說：「把佛教史與國家文化史聯合在一起，不但是使國家的文化離不開佛教的文化，而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就自然要高過一切了。我們中國佛教對於中國文化之貢獻，自來就被處於儒家政治的壓迫，所以把佛教利益國家的許多好處，都被抹煞了；到了現在，中國的佛教不如日本的佛教受國家政府的尊崇和助力，也可以說全是受的史書上編纂的影響。」藤井師說：「最

初史料所也主張把佛教分開的，鷲尾先生一人極力主張編入，故所以現在史料中關於佛教者特多。鷲尾博士至此又說：「日本文化史與佛教史現在打成了一片，這是我們正當的努力，這也是因為日本佛教能作社會的活動，社會上實際也離不開佛教，況且佛教在日本全部文化歷史中實佔最拔粹的地位」云云。鷲尾博士在東京與他的門弟子輩組一靈潮社，發行靈潮月刊一種。

參觀帝大「印度哲學研究室」之後，好村先生來一同去遊上野公園。

天王寺在上野公園附近，住職福田堯穎僧正是天台宗老宿，曾任大正大學學長。他的風度彷彿同佐伯僧正一樣，在日本受人敬仰的地位大概也差不多。相見之下，如同舊識。談玄法師曾住此半年，從其修學台密，頗蒙優遇。我們由中國的天台山談到南嶽，我告訴他：「中國的名山以南嶽山的道風為最高，談玄法師他就是南嶽山出家的。」他聽了很歡喜，他說：「南嶽有三生巖，聖德太子是南嶽

慧思禪師再生，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到南嶽去訪尋他自己前生寫的法華疏，所以日本僧侶對於南嶽山很敬仰的。」

談到戒律的問題，他問我：「對於日本僧侶之不守戒律的感想如何？」我說：「這是一國的政治與習慣的關係，貴國僧侶帶妻食肉，大半也是因為政治的關係吧？比如敝國內部學佛的人均以素食爲第一條件，而在西藏因為習慣的關係也可以食肉的。」他告訴我：「明治維新時，政府要廢佛教，強逼僧侶還入俗籍，對於出家生活，許可肉食妻帶，所以使僧侶無規律做成了在家佛徒，以後日本佛教就大壞了。明治政府想廢佛教，實際上就是「僧侶全廢」的運動。」福田僧正這時轉向談法師說：「你們來到日本看了佛教風習之後回國去，將來對於中國佛教改革的時候，請小心！不要像日本明治改革佛教失敗似的。」他說這話表現的態度非常誠懇，我私心敬仰他的忠實於佛教，他純粹以佛教徒——僧侶的立場



說話，真是難得！我回答他：「中國社會的一般人對於佛教觀念與貴國不同，佛教僧侶向來是以修行吃素爲本位的，所以我們主張中國佛教改革的方面，除去組織方面教育方面加以改革外，其餘如僧侶之生活行爲，仍望復古過山林的生活，連社會活動都不想去。關於布教的社會事業讓在家居士去做，以僧侶做根本的住持佛法，以居士作方便的弘揚佛事，這樣就好了；現在我們正在這樣的做。」他說：「日本佛教僧侶過着受人之施物的生活，將來也斷然要嚴重的守持戒律。中國佛教僧侶與在家教徒雙方提攜，那末，佛教在中國一定會發達的。」

吃着茶點，福田僧正拿了一幅手卷給我看，這是一百年前我國在長崎的僑商鄭赤城請人畫的一幅天台山全圖，送給一位豪朝法師的，原本現在寶藏在比叡山淨土院，這一張是臨摹的。

福田僧正贈我一冊戒密綱要，這是一冊台學階梯的好書，讀了對於台密的



歷史、教義、事相等等都可以明白了。參觀了他的密壇；臨別時好村先生替我們拍了一張相。福田僧正又命侍者打電話給淺草寺，介紹我們前往參觀。

淺草寺，也是天台宗的寺院。寺前有一條直街，通寺之大門——仁王門，兩邊商店齊整的排列着，香客往來如織，與我國上海城隍廟南京夫子廟同一鬧熱之地，而却沒有城隍廟夫子廟那樣雜碎零亂。

正殿是觀音堂，是東京香火最盛的地方。以前有一次大火，四圍的民房都燒完了，淺草寺觀音堂却一點沒有礙事，據說觀音堂下面有避火的寶物，同時因爲觀音菩薩的靈感所致；至此以後，東京人民凡遇疑難之事都很虔誠的來祈禱大士，香火之盛，超過東京大小佛寺。觀音堂進門安置一特大之賽錢箱，縱一丈五尺三寸五分，橫一丈四尺六分，高二尺三寸，整整佔去殿角之一間；日本敬佛有一種良好習慣，不點燭不燒香，空手進寺，走至殿前至誠合十問訊或跪拜頂禮後，取銀

五錢或數十錢數圓不等投入賽錢箱，以作香金，並作供養；以有用之錢，做正當布施，不作無謂之消耗。——如我國燃爆竹焚紙帛之惡習，則宜視爲迷信之舉動矣。我們方進堂門，役僧已出候迎，導至堂內拈香禮拜畢，金棟畫樑，華幔傘蓋，嚴飾種妙，令人起敬；觀音大士應化之神力，誠不可思議！

至寺務所，社會事業部部长大森公亮師招待，詢知淺草寺向以辦社會事業著名，現在所辦之社會事業，有：

- 一 病院（每日求診者約二百人，）
- 二 婦人會館，
- 三 施無畏學園（收容不良之少年少女習學技藝，）
- 四 幼稚園，
- 五 日曜學校及小學校（小學共有八校，）

## 六 女子青年會

## 七 成人講經修養會

每年全寺維持經費約二十萬，賽錢箱每年可得十四五萬圓，平均每日有三百餘圓之香金收入。發行有淺草寺時報和大無畏兩種刊物，皆是每月一回，前者是刊載教義及作寺務報告的，出至七十二期，後者是一種通俗的宣傳品，已出至一百十八號。

晚間與藤井、談玄、墨禪三師遊覽神田區書店，這裏的書店，櫛比爲隣，約有一二百家，馬路中復有書攤，舊書恆作一折二折。在書店中無有一家不賣佛教書籍，我買了兩本寒山詩講話，南都石佛巡禮。

遊增上寺 築地本願寺 參觀大藏刊行會 佛教思想社訪野依秀市國際佛教協會訪

友松圓諦均未遇 下午齋藤居士設齋借樂園聚餐

二十四日

清早與藤井師遊增上寺，寺中本堂及三門以外，無大建築。增上寺是淨土宗寺。前住職渡邊海旭上人，德學俱高，惜於去年示寂，未免欲見恨晚矣！墨法師曾挂搭此寺二年有餘，藤井師指一旁屋語余云：「此爲墨師所住之室。」

東京西本願寺，稱築地本願寺，寺屋新建，今年四月間始舉行落成禮。外形構造作印度式；佛殿作禮堂式，設有坐椅六七百席，既可作誦經拜佛之場，又可爲集會講演之用，實爲現代的一種經濟辦法。以前我在一本書中看到說日本佛教貴族化，到這裏才證明了不錯。

我與藤井師坐在本願寺前幼稚園的小公園中，無意中談了有一點多鐘關於真宗方面的話，歸納起來約記數點於下：

一、真宗自親鸞上人開宗後，他的血統分成兩族，就是東西兩本願寺，東本願寺已傳至二十二代，西本願寺爲二十一代。因其與皇族聯親，所以獲得爵位。

二、凡是真宗本派之僧侶，須依管長得度。

三、凡是本派末寺之住職，均由本山委任，好像做官一樣；如有不稱職者，也要受撤職處分的。

四、本派管長如無嫡子，得由他的房族姪輩承繼。

五、如管長年青身亡，其子尚幼，亦得暫時委任攝政住職。

六、本派末寺之僧侶對於管長不得任意批評；但管長實在有過失處，末寺僧侶亦可作正式反對，向文部省宗教局控告，令其脫離僧籍。

七、末寺僧侶如出國留學海外，或作本派之正當的各種社會事業，亦得要求本山補助。

八、日本一般國民對於本願寺住職及僧侶的一種貴族生活，也有作反對批評的，但因其信徒衆多，所做社會事業很多，并不受若何影響。

我們去參觀大藏刊行會，訪問小野玄妙博士，該會所刊行之新修大藏的銷路，前五十五卷二千五百部已完全售出，續三十卷售出，一千四百部，十二卷圖像售出八九百部，昭和目錄約售出千部云。現在正在譯印之南傳大藏經，每月發行一本，共印二千部。日本所印藏經，均爲我國之譯本，此次他們印的南傳大藏經，是自己直接翻譯的，故在日人認爲一大光榮之事。

我問小野博士：「新修大藏印成後，曾發現有什麼經書沒有收入的？」他說：「有的。」我再問他：「有多少種，將來會再版補入否？」他一面說着「已找到數十種」，一面跑到書架上去翻尋經本及照相給我，有長安醴泉寺超悟譯的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義疏，釋僧隱別譯的金光明經，窺基撰的般若心經略贊一卷，惠澄撰的肇論抄三卷，讚真述的虛空藏經疏四卷等等，而尤以大智度論釋第十二卷論疏卷第四爲難得。聞所搜求之各書，多從朝鮮得到的。

今天訪了兩個日本佛教中的怪傑，均沒有遇到。一位是佛教思想社的社長野依秀市氏，一位是國際佛教協會的會長友松圓諦氏；前者在佛教出版事業當中發行了不少的書刊物，後者是日本淨土宗的權威學者。所以稱二氏爲怪傑者，這也是日本佛教徒對於他二人的尊稱。野依氏據說他喜歡無端的威脅人，於是就常常坐監牢；同時他的出版事業却依然的發行出版，並不因這個主人一時的犯罪而停止其活動。但是他爲什麼要這樣的做法，常常被處於繯綫之中？這就不是別人能替他想像得到的了，也許是他的特別的個性吧？友松氏他是淨土宗的一位權威學者，關於宣揚淨宗的著述甚富，他突然的在前幾個月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沒有的，引起日本佛教僧侶大譁，羣起攻擊。而非常奇怪的，這位先生却反而得到意外的受人歡迎，這簡直是笑話了！

晚間，齋藤利助居士在偕樂園設齋請我們，這是東京唯一的一家素菜館（

日本稱素菜爲「精進料理」，被邀者談玄、墨禪、藤井三師、好村、神田二氏，另外還有一位月桂寺的住職東海裕山和尚，連齋藤居士父子主賓九人，吃的是中國烹調法的菜，廚司是上海功德林去的。惟菜價太昂，以每客計，一客須五元。我想日本佛教徒之不能素食，或許與此種之菜價多少有點關係吧？

食後，在一家寫真館，與藤井、好村、神田、談、墨五人合攝了一張像。

參觀大正大學 日蓮宗本門寺

二十五日

早晨經過佛教徒所辦之東洋大學，僅在校外一觀。至大正大學，遇成田昌信、福井康順、二宮守人諸先生，由成田先生引導參觀全校，并招待午食。

大正大學，是由天台宗、新義真言宗、豐山派、淨土宗、三宗聯合辦的，就是由宗敎大學、豐山大學、天台宗大學三個大學改組而合成者，創立於大正十四年。共設



佛教學科、哲學科、宗教學科、史學科、文學科五科，茲將其各學科的必修科目與選擇科目抄錄如下：

(一) 佛教學科

必修科目	單位	選擇科目	單位
佛教學概論	二	哲學概論	一
佛教學各論	八	心理學概論	一
佛 教 史	二	倫理學概論	一
印度哲學	一	教育學概論	一
支那哲學	一	教 授 法	一
西洋哲學	一	社會學概論	一
宗教學概論	一	西洋倫理學	一
梵文學梵語學	二	東洋倫理學	一

(二) 哲學科

必修科目		單位	選擇科目		單位
佛教學概論	佛教學各論	一	佛教學特殊講義	佛敎史	四
			西藏文學	西藏語學	二
			巴黎文學	巴黎語學	二
			東洋史特殊講義		二
			日本史特殊講義		二
			西洋美術史		一
			東洋美術史		二
			宗教哲學		一
			宗教史		二
			外國語		一週四時間

(三) 宗教學科

外國語	社會學概論	東洋倫理學	西洋倫理學	倫理學概論	心理學概論	印度哲學	西洋哲學	東洋哲學史概說	西洋哲學史概說	哲學概論
一週四時間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一
		西洋美術史	東洋美術史	美學	宗教哲學	宗教史	宗教學概論	日本倫理學	教授法	教育學概論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外 國 語	一 周 四 時 間	必修科目	單位	選擇科目	單位
		佛敎學概論	一	佛敎學特殊講義	四
		佛敎學各論	一	佛敎史	二
		宗敎學概論	一	敎育學概論	一
		宗敎學各論	四	敎授法	一
		宗敎史	二	心理學概論	一
		宗敎哲學	一	社會學概論	一
		印度哲學	一	美學	一
		哲學概論	一	東洋美術史	二
		倫理學概論	一	西洋美術史	一

(四) 史學科

		必修科目	單位	選擇科目	單位
		佛敎學概論	一	佛敎學特殊講義	四
		佛敎學各論	一	佛敎史	二
		史學概論	一	宗敎史	二
		日本史概說	二	古文書學	一
		日本史學	四	考古學	一
		東洋史概說	二	東洋美術史	二
		東洋史學	四	西洋美術史	一
		西洋史概說	三	教育學概論	一
外國語	一週四時間			敎授法	一
				東洋哲學史概說	三

文學科分國文學國語學專攻者，中國文學專攻者，英文學專攻者的三系。在中國文學系裏單是「中國文學」一目就佔了八個單位。在上面的四科的科目之中，其實大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就在必修的單位多少不等耳。而最堪注意的，是所謂佛敎學特殊講義，在哲學、宗敎學、史學、文學各科中，都為四個單位。學生修業期滿時要受二十四個單位試驗的合格。外國語一目，有英德法三種，學生至少要選讀二種。

另外，在專門部還有高等師範科，這是專門養成中等教員和布敎傳道及辦

		倫理學概論	印度哲學
	日本倫理學		
西洋史學			
—	—	—	—

社會事業的人材的。其學科課程及每週授業時數如左表：

合計	體操	佛敎	言語學		哲學	歷史	英語	漢文	國語	修身	學科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體操	教理及歷史		心理學	哲學概說	日本文化史	講讀 會話 作文法	講讀	講讀作文法	東洋倫理		
三五	二	四		三	二	二	四	八	八	二	每週時數	
	同上	同上		社會學	教育學	東洋文化史	同上	同上	同上	西洋倫理		
三五	二	四		二	二	二	四	八	九	二	每週時數	
	同上	同上	聲音學	教育學	教授法		同上	同上文學史	同上文學史	日本道德史 國民道德		
三五	二	四	三	二	二		二	九	九	二	每週時數	

在這個表中，漢文更加至八時至九時了；日本之重視漢文，在幾百年前固爲研究吾國學術之預備，而在如今對於我國文字之如此認真，所爲何事？我們苟一反省，則應慚入無地矣！

大正大學圖書館藏有西藏藏經，是河口慧海氏由西藏取回的。談起這位河口先生來，在去年我們知道日本有一位多田等觀氏在西藏乞食十餘年，終被其抄出西藏藏經的目錄。而河口先生在西藏的因緣則更加有趣了：他先去印度，由印度入西藏，原是受帝國大學及西本願寺的囑託去的。他在西藏十七年，他是假作我國漢族的醫生住在那里的；結果帶歸了很多高貴價值的藏經佛像法器，現在都分藏在帝大文學部、東洋文庫以及大正大學圖書館，他自己也還存藏了許多，在大正大學圖書館裏見到很多書箱貼着河口字標的，就是他從西藏取回的寶物。據說他現在已近七十歲，還要想再去西藏呢，使我們不能不佩服日人爲法



遠征的精神；但我們也知道在他們的精神以外還有物質東西的援助。我國近十年中也曾有學僧跑到西藏以及在日本等地留學的，可是在貧窮的中國和爲私慾財迷的佛敎中有誰去照顧苦學僧呢？

午食後，承福井康順師陪我們去參觀早稻田大學，福井師兼任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年齡很輕，精神活潑，曾在我國北京大學留過學，能說京話。到了早稻田，引導我們參觀禮堂，圖書館，研究室各處。這一天是禮拜六的下午，各教室都沒有上課。早稻田雖是私立的，但是學生有一萬八千餘人，要算日本最大的一個學校。我國在該校的留學生也特別的多，並且該校還破例收我國的女生，在日本的大學校裏照章是不收女生的。

下午三時零分，由早稻田大學出來，乘電車至池上日蓮宗大本山本門寺，寺在一鄉村中，依山建築，殿宇亦頗雄偉。三門外有草書南無妙法蓮華經石幢一個。

南無妙法蓮華經，是日蓮宗日常持念的聖號，這裏，先要知道日蓮宗的一點歷史。

日蓮生於後堀河貞應元年，生長在安房郡東條村一個漁民人家。幼名善日。他十二歲，師事同郡的清澄寺道善和尚，學內外典籍，十六歲時薙髮出家，法名蓮長。二十一歲，入鎌倉光明寺就良忠上人學淨土法門。二十二歲，從鎌倉至比叡山，從尊海上人研究台密，把法華經與大日經作比較研究，對於法華發生深切之信仰，所謂「法華經最第一」者也。二十五歲下山，遊學奈良高野等地。到三十二歲——建長五年（當我國南宋理宗寶祐元年），他回歸安房清澄寺住，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早晨，他登上山頂，見海上日輪東昇，乃對日輪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的題目，這就是日蓮宗開宗之起源。

日蓮大唱其日蓮宗，以法統自任，以爲佛教之正法統，就是——

釋迦牟尼佛——藥王菩薩——智者大師——傳教大師——日蓮自身

他同時對於其他各宗，大施挑戰，他的排斥他宗的標語，是：

(一) 念佛無間 (意思是說念佛者要墮無間地獄)

(二) 禪天魔 (意思是說禪宗是天魔的眷屬)

(三) 真言亡國 (意思是說真言宗是亡國家的惡法)

(四) 律宗賊 (他的意思是說律宗之徒都是國賊游民)

此時日本之佛教以淨土、禪宗、真言三宗爲最興，律宗還沒有到破產的時候，因爲親鸞之真宗纔樹立了二十餘年，而日蓮也正是一個不能守戒的人，日蓮作此種大胆之論調，如此尊重法華而排擊他宗，事實上并不同我國禪宗之呵佛罵祖的機巧作用，使我們到現在還不能不驚佩日蓮的胆大！正因其胆大，當時他作了一篇立正安國論，其中攻擊他宗，不遺餘力，於是一面受他宗之抗拒，一面觸幕府之忌諱，計先後治罪流謫遭難四次，并被他宗法敵之襲擊，雖滿身創痕，亦不願屈服。

觀他一身的一種強勇之精神，可以稱得起是日本佛教歷史上千古之第一怪傑。  
池上本門寺，就是日蓮最後入寂之處，享壽六十一歲云。

日蓮宗因爲獨信法華，所以他們不持誦佛號，獨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我們到本門寺，在各殿堂中參觀了一回，在前面兩個小小的側殿裏正有人敲着鼓高聲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一個殿裏有三四十人，男女老少都有，好像是信徒的樣子，大家都敲着東西，有四個大鼓，有七八個小鼓，其餘敲的都是板子，不曉得叫什麼名，與我國唱梆子腔戲敲的那種木板子一樣，他們把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個字連續着不斷的唱念，音調抑揚頓挫，有時高昂，與如雷之鼓音相間雜，大有萬馬奔騰拔山倒海之勢，有時聲調鏗鏘，又如步伐齊一之行伍；總之，那種聲音聽來頗覺得有點武道味兒。另一小殿中是一位尼僧獨自跪着敲鼓唱念一句一句的南無妙法蓮華經。據說日蓮宗的門徒一向都是尙武的，他們那種擂鼓的敲法，原

來就是古來「鳴鼓而攻之」的所謂「戰鼓」聲。

在本門寺前道傍坐了幾個乞丐模樣的人，手中敲着小鼓，口中也唱念着南無妙法蓮華經，觀他們的神情又好像普陀山化小綠的雲水和尚，但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僧侶？

晚間李猷遠先生來訪，藤井師邀談墨二師及好村先生一同往食堂夜食。

再訪雨巖大使 齋藤居士邀遊平林寺 川越喜多院

二十六日

再訪雨巖大使

上午八時，猷遠先生來，同往大使館，訪雨巖大使。至使館，先晤孫以華先生，旋與大使會談，將墨禪、談玄二師在日留學之經過情形，詳細對他說明，并且把國內佛教內部發生許多無意識的紛爭也告訴了他。因另外有客來訪他，他囑猷遠先生陪我在東京各處參觀，我即辭出，秘書官楊雪倫先生送我們出館。

回到寓所，好村先生正挾了一包書來，說是矢吹慶輝博士贈送我的，其中有鳴沙餘韻解說、日本精神與日本佛教、思想之動向與佛教諸名著。并約我後天下午到他的家中相會。矢吹博士是在海潮音上由墨禪法師譯出的三階教之研究的著者，他的著述很豐富，他的梵文西藏文都很好，他是淨土宗的信徒，現任大正大學教授，昨天我到大正大學沒有遇到他。

墨二師自炊午食邀我們去聚餐。吃飯的時候，詢知日本的許多物價。日本人民對於飲食方面的儉僕生活，恐怕要算世界第一，我想這大半還是受的佛教文化的影響。

一時，借藤井談玄二師至平山堂，與齋藤居士閒談了點把鐘，看了許多古的書畫。三時，齋藤居士邀遊平林寺，自動車行出郊外，一路觀賞東京郊外之村景，樹木是密密層層的，人家是疏疏散散的，馬路上的自動車和自行車走一箭路就有

三四輛往來相馳。時間是在初夏，天氣好像春天，時而來一陣涼風，白雲把日光遮住，又似乎帶點秋意。在車中四個人閒談古今中外風俗人情，胸襟爲之一暢！我從東京以來，回旋轉動未停的腦海，到此才覺得得到片刻的寧靜。

約摸行了一點半鐘，計路程應有里數的八十里，至平林寺。寺後有一小山，并不高大，山名金鳳山。日本有許多佛寺本來沒有山却也訂有一個山名的，佛寺叢林離不開名山，這又是由我國佛教傳過去的文化。平林寺的殿屋大部份都是草蓋的，屋子都不甚大，有佛殿、僧堂及方丈、庫房等處。奇怪得很，這地方我好像熟得很，但記不起在我國有那一處寺院與這個寺相同。這裏的建築全是古式的，多少帶有些鄉村與山林的風味。若把這個場合與新建的築地本願寺一比較，簡直相距離要有一千二百年。我與齋藤、藤井談：佛教的道場可以分作兩種，關於安僧辦道或修學教育，宜在山林中過山林生活，保守佛教古代的文化；若論弘法利生

作種種社會事業，則非在各大都市以現代化的形式來宣揚不可，故所以佛教既要革新又要守舊。他們頗以爲然。我們在方丈室中吃了一些茶點，再到各處參觀，在一間小屋中見到中國獨立和尚像。獨立是明末的亡命客，由高麗到日本的，初爲小兒科醫生，後乃出家爲僧。屋內還有一塊「明獨立易禪師碑銘」，是享保三年戊戌四月高招年江建立的。

平林寺屬於臨濟宗圓覺寺派，寺爲圓覺寺中興拙誠禪師——大用國師所建。現住僧十餘人，道風頗好。

離平林寺後至川越喜多院，這一段路也很長。首先刻日本藏經的天海僧正的髮塔就在這裏，我們跑到一個土邱上去，瞻禮了天海僧正的木像和髮塔，在斜陽夕照中又走上了歸路。

行至東京近郊二十餘里（抵我國一百廿里）的地方，是一個周圍十里（



我國六十里)的自來水區，我們在此環遊了一匝，馬路回繞，林木嚴佈，暮色蒼茫，一輛汽車在無人境地周旋馳騁，別有一種樂趣。在水區界內無一住戶，蓋防其與水發生不潔危險也，據說以前在區內遷去的住戶共有二三千家。

在路中我想起日本飲冷水的問題，我問他們：「西洋人與我國飲水一定要用煮熟的沸水，而日本到處見到的——如車站食堂各處多是飲的冷水，日本醫學很發達，不知道日人何以可以飲冷水而不怕發生疾病？」他們告訴我：「日本的水化驗過的，不但冷水可以作飲料，並且還可以滋補。」

駕駛者不識路，有幾次走到小徑中去，又折回頭，直至九時半始回到東京。

遊日光

二十七日

遊日光

八時由上野驛搭火車往日光，日光山是東京附郊唯一的名山。十時抵日光，

山市內有有軌電車通山中各村。日光最有名的是德川神社，社廟全部作宮殿式，凡樑棟窗櫺牆壁，一律是雕刻縷金的，一片硃紅上加以黃金式的浮雕，這種富有古代美術的建築物，在現在實不多觀。牠的局面雖不大，依於高山峻嶺，藏在矗立的古樹之間，也并不失其宏壯的規模。所謂德川神社者，就是德川將軍的祠堂耳。

在德川神社前有一輪王寺，由福井先生介紹帶了一張名刺去換了幾張門券，在寺內各殿遊了一圈。我看了日本的僧侶一般人的學識當然比我國的僧侶強得多，但是有一部份專作打印售賣繪葉書的那些役僧，與我國許多專靠香火接待香客之僧，却同樣的有點兒俗氣不脫！

在德川家的紀念館看了不少的古物。另外還有幾個神社沒有去看，山上有幾處寺院因為路遠也沒有去。

臨一條奔流急湍的溪傍，坐在小食堂裏吃着麵包，聽着水聲；這地方有點像

似奉化溪口的風景。

七時歸東京，收到佐伯定胤、生桑完明、石橋誠道三上人寄贈之圖書三包，其中以佐伯僧正贈的法隆寺影印的大幅壁畫爲最有價值！

夜間與藤井、談玄二師到銀座街大文具店買了幾件文具。藤井師送了一枝筆給我，因見我在一路上替人家寫字隨身都沒有帶一枝好筆。

孔子廟一觀 至東方文化學院訪常盤大定博士 訪矢吹慶輝博士 購大般若經一部

二十八日

三省堂，是東京第一大書店，地位與我國商務印書館相等，我去買了兩枝自來水筆，筆好價廉；買了一枝四元的送給智藏，買了一枝三元的留自己用，這是很好的紀念。因爲要等刻字的人來刻上幾個字，我同藤井師到食堂去飲了一杯涼水。這個書店裏設有食堂，並且售賣女學生的一切化裝用品和男學生的衣著鞋

帽各物，這樣可以給學生們時間上許多經濟，好讓學生們從容留在書店中翻書。

由三省堂書店到孔子廟很近，廟前有聖橋一座，在附近另外還有一橋名萬世橋，都是襯托孔子廟的。廟趾不大，但全部都是新修的，修築費三十萬圓，在今年四月四日才落成的。

在廟的左側有房屋一幢，內設斯文會，斯文會每星期講演一次。孔廟事務所也在這兒。我把名片交給「受付」，他回說現在不能參觀。經藤井師向他說明我是由中國來的，經過他們主任的許可，纔讓我們進入大門看了一看杏壇的廟貌，可是大成殿扇鎖着，他們推說鑰匙在文部省。廟內外的安置，完全做倣我國孔廟的樣子。

前一月見報知道日本孔子廟落成，我以為又是親善劇的一幕戲目；一跑到日本才發現我的想念很大的錯誤：第一是日本的學校教育對於漢文——孔子

的書（論語等）教學非常認真，連一個夜校都在講孔子的孝經，其他可想而知。第二是與日本人一談到孔子，他們多表示一種默然起敬的神態。第三是在各書店中總看得見售賣儒書，尤其是日人新著的研究孔子與儒學及中國哲學一類的書也很多。第四孔子廟并非新造的，原來的孔子廟在大震災燬了，現在是新修的。第五尤為重要的，是日本的一切禮儀還都是孔子文化傳統下來的。因此之故，孔子在日本，以現在而論，從理智上對孔子發生信仰的人并非不少是中國的人，我敢斷定！

下午二時，藤井師好村居士和我一同到東方文化學院去訪常盤大定博士，常盤博士以前到廈門去會過一次，一見面他就陪我們參觀研究所的藏書庫。

東方文化學院，是由三十餘名研究東方文化的學者發起要求外務省撥付經費創立，成爲日本國家一個研究東方文化的特別機關。昭和三年十月發起成

立，四年四月開始進行學院事業。東方文化學院有兩個研究所，一是東京研究所，在東京；一是京都研究所，在京都。此院創立之目的，是以研究中國文化普及中國文化以資圖一般文化向上爲目的，故實際上就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學院。看他們在前年——昭和八年兩個研究所研究結果的報告，已經逐次刊行的書籍，便可窺測他們研究的範圍是如何的寬廣了？茲錄其昭和八年研究的報告如左：

(一) 東京之部

支那古器圖攷 (兵器篇)

原田淑人  
駒井和愛 研究報告

唐令拾遺

仁井田陞 研究報告

讀史方輿  
紀要索引 支那歷代地名要覽

青山定男 研究報告

寶林傳之研究

常盤大定 研究報告

白雲觀志（附東嶽廟志）

小柳司氣太研究報告

遼金時代之建築及其佛像

（圖版  
上冊）

關野 真  
竹島卓 一研究報告

（二）京都之部

殷墟出土器研究

梅原末治研究報告

禁柩之考古學的考察

梅原末治研究報告

周髀算經之研究

能田忠亮研究報告

唐中期淨土教法照禪師之研究

塚本善隆研究報告

支那山水畫史

伊勢專一郎研究報告

在他們出版的東方學報上，看見他們研究中國文化的努力，實足驚人！凡是關於中國文化的，如秦式銅器、周漢裝飾文樣、古代雕刻、古代書籍、漢代琺瑯、建築、陵墓、喪服、制度、言語、風俗，乃至書畫等等，他們無一不研究。

東方文化學院兩個研究所共有研究員四十名，指導員若干名，助手二十名。全院的組織，兩研究所所有兩個所長，有理事七人，辦理全院事務。有評議員若干人，是專辦審查研究之事的。另外還有古書複製委員會若干人。該院除研究外，還有一重要事業，就是古書複製事業，現在已經影印出版的中國古書，計有：

孔穎達等撰  
宋槧本 禮記正義

二冊

身延  
本 禮記正義殘卷校勘記

一冊

郭象注  
古鈔本 莊子雜篇

七卷

舊鈔卷  
子本 莊子殘卷校勘記

一冊

孔穎達等撰景  
鈔正宗寺本 春秋正義

十二冊

景鈔本  
宗寺本 春秋正義解釋並缺佚考

一冊

郭象注  
唐鈔本 莊子  
知北遊篇

二卷



額野王撰 玉篇（卷第九）  
古鈔本

一卷

同 玉篇（卷第廿七）

二卷

同 玉篇（卷第廿二）

一卷

繼續計畫複製的，有宋槧本毛詩正義、古鈔本五行大義、古文尚書、左傳、白氏文集等。關於佛教的，已出版的有用玻璃版複製之高麗版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四本，并附有依宋版明版及古寫本數種的校勘記一冊，至關書中重要名辭，更製和漢兩音之索引一冊，研讀玄奘法師傳，這要算是一種善本了。

常盤博士正引導我們參觀各研究室與收藏中國古代書物的時候，遇到所中研究員龍池清、結城令聞、中田源次郎、三好鹿雄、橫超慧日諸先生，常盤博士互相一一介紹，同入接待室。他告訴我他們要歡迎我談談，多留在那兒一點時間，并且預備了茶點。這原是很難得的，他們都是研究佛學和中國文化的學者，又同是

佛教徒，我也樂意與他們隨便閒談。於是由東方文化說到中日研究佛學的趨勢，關於佛教僧侶的制度及戒律問題，都信口談了一些。後來談到中國佛教的現狀，他們問我：「中國佛教寺院很多，寺產有的也很豐富，爲何不辦教育及研究文化的事業？」我說：「這一半是一般爲佛寺住職的僧侶，他們不懂得佛教教育與文化，一半是敵國政府對於佛教不大重視，國家也不管僧侶的事。因此，敵國的佛教教育及文化事業，在現在只有少數的僧侶辦理和研究。」之後再談到兩國的僧材方面，假使用數量來比較，那簡直不能開口了，日本單在大學校讀書的僧侶就有幾千人，中國的學僧在學院求學，一年想得到他們師長些微的買書錢都成問題，怎能同日本的青年和尚相比呢？就是自己有學力研究的僧侶，在國家的政府在佛教的集團中，絲毫都得不到一點助緣，日本僧侶有那樣研究的環境，一方有政府或教團在物質上資助，一方有多量研究的資料和工具，自然日本僧侶研究

的人材要十百倍於中國的僧侶了！於是我把中國研究學問的僧侶所處的環境約略說給他們聽了。最後，我又說：「如果中國的僧侶得有日本僧侶同樣的環境，中國僧侶也不是沒有研究深造淵博的人材；換句話說，如果使日本的僧侶去處到中國僧侶現前所處的境地，也會變成同中國僧侶一樣地無識無學只好念一句阿彌陀佛了。」我說到這裏，實在痛心中國的佛教再沒有力氣勉強和人家去說短論長了！當時我四顧在座的日本朋友，在他們的面容上都表示着同情於我的神氣。

座中的龍池清師，他曾住福建鼓山怡山兩年半，他是專爲去研究鼓山和怡山的藏經與版本的。他對於鼓山的僧衆生活當然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一位誠實的青年，他對我說：「貴國僧侶教育的方法一定要改良，可是修行的方法却很好。」我承認他的話，於是我又說道：「僧侶對於佛教，應該在修與學兩方面去努力，

關於修持，還是用中國的方法好，研究學問，當然是用日本的方法好。」

休息了幾分鐘，大家吃了一塊點心，繼續談到中國一般讀書人的研究佛學，我告訴他們：「在中國專門研究文化的學者，大概對於佛學還都研究，如近人康有爲、梁啓超、章太炎等，都會研究過佛學，對佛教也有相當的信仰。至於一般的讀書人，在以前也有很多人知道一點法味，現在可不行了，懂得佛學的人很少很少。這因為中國的佛教與中國的文化一向是分開的，所以普通的人不研究佛學；日本的佛教與日本的文化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極普通的讀書人也能研究一些佛學。」

臨走又到常盤博士的研究室中看了一眼，他的書架上所有的書都是中國的書，尤以各山寺的志書為最多，誠不愧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博士，在我心中這樣的想着。他們諸位送出所外，這裏要特別記上一句：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

所的房屋是一個準中國宮殿式的建築，不但在日本我沒有看見比牠再壯美的，就是在我國所有教育及研究的機關也少見有那種十足顯示東方文化的建築物！並且在這所的藏書庫中還藏有六萬冊中國的圖書。

七時，我與藤井、談墨三師去訪矢吹慶輝博士，他正在沐浴，矢吹夫人先出來招待我們，款以茶點。約十餘分鐘，矢吹博士見到了，互相致辭後，翻讀他的傑作鳴沙餘韻，這是一部照相版的燉煌寫經，是他在倫敦從大英博物館用照相攝來的，他費去八個月的光陰，每天照五十張底片，纔成功了這一部法寶。他並且找到六祖法寶壇經的原本以及其他許多不輕易得到的古本。據他說胡適氏的神會和尚傳，也是他照的原本再轉借胡適抄去的。

矢吹博士對於佛教的信念很深，從他的言談中知道他是相信僧律的，他首先告訴我們他的師父是一位挺修行持戒的老僧。他很不客氣的說日本的佛教

現在是居士的佛教。談到戒律的問題，他很慨然的說道：「德川末，日本戒律本來有復興的希望，可惜給明治維新打壞了！」

清談之間，吃了三四式水菓，有枇杷、有蘋果、有瓜、茶亦有紅茶、檸檬、咖啡，另外還有幾種糕餅。日本一種敬客的糕餅之類的食品，花樣真多極了，我行脚日本二十天，到一處所見的樣式都不相同，單在聚光院一家，就吃了許多種。日本接待賓客那種恭敬的禮節，遠非我國自命爲「禮義之邦」的人所能做到的。

前次在一家書店裏看到一部大般若經，歸路上一車就坐到井上書店，以六圓（半價）代價購得大般若經一部，六百卷分訂上下二冊，是昭和三十四年印刷的。我久已想有人能把我國的佛書翻印成洋裝本就好了，一則縮小便於攜帶，二則購買力弱的學者易於購藏，比如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在我國線裝訂成一百二十冊，需價三十餘圓，以此相較，便利多了。

二十九日

昨晚回寓所，好村夫人來送信，說常盤博士會打電話來約我今早八時再到他家中去談談，我與藤井師八時去訪他，他的屋子是一個「書城」，一跨進門就是滿架的書。

常盤博士與我們談了一點鐘，多是關於佛教歷史方面的話，他原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專家，由鑑真和尙談到日本戒律的問題。最重要的有幾句話，他說：「鑑真和尙至日本，曾帶去天台三大部典籍，傳教大師已經讀過，所以以後才到中國天台山留學的。日本的律宗人材原來就很少，由傳教大師倡圓頓戒以來，直至慈雲尊者的戒律主張，都是以「菩提心」爲立腳點的。」這裏，我們知道了：中國僧侶拚命的講究持戒，而日本僧侶只是注重「菩提心。」遇到許多日本僧侶，他

們告訴我的，大概都是一致的說日本佛教注意在「體」不重於「相」的。

常盤博士檢了幾本他的著作——佛祖與師友、超與脫、學與道、支那佛教史蹟紀念集圖解等，贈送與我，並且還在他的巨著支那佛教史蹟中抽出十幾張閩粵兩省的佛教史迹的畫片。

九時一刻，到大正大學，他們定在九點半歡迎我演講，先承矢吹博士陪我參觀各宗研究室；後至講堂（禮堂），由矢吹博士致辭介紹，我講了二十多分鐘，請藤井師翻譯，講的話記下：

大醒此次來觀光貴國的佛教，得藤井上人幫助，以個人的資格得到各地名山大刹及教育機關參觀，并訪問各宗專門研究的學者，甚為希有！

中國與日本，在佛教往來的歷史上看，以唐宋之間為最繁榮，迄於明清，仍是不斷的往來。到了近代，日本到中國考察佛教的人更多，可是比較起來，



中國至日本的僧侶已寥若晨星了。因此，中國佛教徒能明瞭日本佛教情形的人并不多，而日本僧侶因有許多古書新著的閱讀，大概都能知道中國佛教古代以及近代的歷史；這，在一方面看，當然是中國僧侶不及日本僧侶的地方了，但這也有好多方面的關係的。我此次來日本，就是打算先把日本佛教的現狀——佛寺組織、佛教教育、僧尼生活、社會事業等等的狀況，介紹給中國的佛教徒知道，夫然後再從歷史沿革方面把日本佛教全盤的歷史告訴中國僧侶知道，無論在日本佛教的任何方面，總可以借他山之石作我們反省的助緣，這是我來視察日本佛教的一點微願。

不過我所經過的地方，都是行雲流水般的匆匆忙忙的，所以我一個人的耳目所及，來看日本多方面的佛教事業，自然要失敗的，不消說一定有許許多多的地方還不能明白清楚，這只好留待第二次再來補這個缺憾了。

我遇到很多的日本高僧和學者，一見面，總是不約而同的問我看了日本佛教以後的感想如何？而我所有的感想都是片斷的，這因為我根本并不是一個思想家或批評家，所以不能一定說出有什麼什麼感想來；現在且從我零碎的感想中看來：

一、日本佛教，正如井上圓了先生所說的是「活的佛教」吧？

二、中國佛教，在現在，依外人的眼光看去會說是「死的佛教」的；可是中國佛教本來牠是活潑潑地，不看牠先能從印度搬運而來，之後又能轉運到高麗和日本嗎？不過近代中國一般的僧侶却變成死的了，固步自封，不學無術，我們并不否認或忌諱，然而我們現前正在做「佛教復活的運動」。現在，我們研究兩國的佛教却有兩個方向：

一、日本學者所要知道的中國佛教，是古代的歷史方面的，作研究的資料。

二、中國學者所要認識的日本佛教，是現代的事業方面的，做建設的借鏡。我在日本遇到幾位很關心中國佛教的高僧學者，對於中國佛教有非常殷切的熱情，我很感激！所以我向他們說：在佛教的實質上，兩國的佛教原來都是一樣的，中國研究的方法在昔時曾放過萬丈的光芒，我們現在看到日本學者研究的方法好，也正同以前日本之高僧學習中國研究的方法差不多。就是在僧侶的學行方面，也各有所長各有其短；祇可惜因爲言語文字的隔礙，不能互相調劑。假使將來兩國的僧侶不斷的往來研究，十年二十年以後，或許可以恢復唐宋時代兩國佛教光榮的密切關係。

大醒在中國是一個粥飯僧，是沒有學問的，今天承貴校相邀與諸位教授及學生諸君見面，非常愉快，感謝感謝！

這樣的隨便講了，回接待室，遇到椎尾辨匡博士，他介紹我到豐橋去看日本

佛教徒所經營的大林製絲廠。他說：「那個工廠是拿佛教的教養做工的，以佛教的精神指導工人。現在佛教徒從事實業已經很多，在愛知、岐阜、福井各縣均有工場，美國人來看過那些工場非常吃驚。日本人民信仰佛教的力量」云云，我答應他如果到豐橋決定去參觀參觀。

國際佛教協會主事吉水十果先生來訪，接談一會。

大正大學出版物有大正大學年報、山家學報、宗教學報等，承他們送給我全份。

好村居士陪我們（藤井墨禪二師同行）去武藏野女學校訪高楠順次郎博士，高楠博士是日本佛教界學高望重的老居士，大正新修大藏經就是他的主纂，現在他又主譯南傳大藏，其生平著述甚富，對於佛教及文化之貢獻，不言可知。我們去的時際，他適外出，未遇。副院長鷹谷俊之先生與教授川崎靜子女士招待

參觀，並留午食。臨行題字而別，歸路遇雨。

行脚日久，身體上感到有些勞頓，同時覺得太嫌多擾藤井師的精神，雖藤井師自朝至暮毫無倦意，但我的私衷頗爲不安！眠前乃與他說明，我決定在六月一號下午赴歡迎會之後夜車去大阪趕上二日神戶出口的船回國。

遊鎌倉圓覺寺 建長寺 禮大佛 大觀音 遊龍口寺 睦宗遊行寺 憩柴庵

三十日

前日齋藤居士約遊鎌倉，八時與藤井談玄二師由東京驛出發，至品川驛，齋藤居士上車同行。行一時零分抵鎌倉，先至柴庵稍息，柴庵是齋藤居士的別墅，四周樹木甚密，庵屋不大。我國有一句「室雅何須大」，惟日本許多的住宅足以當之。柴庵匾額，爲犬養毅氏所書。書畫、茶具及一切裝飾，均特別古雅。

參觀圓覺寺，寺與柴庵相近。至佛日庵訪高島眉山師，眉山師於禪學頗有研

究，去年曾與鈴木博士中村上人同遊我國一次，見面如熟識，或亦有前緣也。

圓覺寺開山祖元禪師，是我國寧波僧，於弘安二年（一二七九）應北條時宗之邀赴日。初住持建長寺，旋自造圓覺寺，北條時宗爲其護法。佛日庵卽其靈廟之地，於一二八六年示寂，謚佛光禪師。今年五月適逢圓覺寺開山六百五十年紀念。據說禪師建此寺之動因，乃爲對蒙古當時戰爭有感而造此寺，意在祈求怨親平等，國土安寧耳。我聞至此，口占一絕書贈佛日庵云：「海外開山臨濟禪，於今六百五十年，佛光重照知何日？平等怨親祝大千！」我們在禪師的靈廟前攝了一影，以留紀念。

在柴庵午飯後，同遊建長寺，建長寺的開山祖師是四川人。寺傍西來庵卽是祖堂，庵中有僧堂，寂無一人，門前張一大牌書「禁制掛搭」，至此，我忽然想起日本禪宗之所有僧堂，除曹洞永平臨濟妙心以外，其餘的大概只圖具規式而已。在

我國一般僧侶爲環境所逼不入禪林，多趨於應赴；日本一般僧侶因爲環境較好者都進了學校，所以在僧堂中也就找不出多少有禪骨髓的優秀份子了，這的確是一種事實！

建長寺與圓覺寺，同爲臨濟宗下的支派，建長有末寺四百餘，圓覺有末寺二百多個，鎌倉二寺皆是本山也。

鎌倉有大佛一軀，全身銅鑄，相好圓滿，坐在露天。工料均不及奈良東大寺的大佛。在左脇下開一門，使遊觀者可以走進佛身之中心，內部既設階梯，背後復開一天窗，似欠敬重而一人進口收料二錢，更非所宜！我國僧侶應赴經懺接待香火，國人多有不諒者評其爲佛教商業化，今觀日本凡佛寺有古物處均賣門票或參觀券，雖國情民俗有所不同，然於佛之爲教及化度有緣方面，似不無欠圓滿處也？我在禮敬大佛與同行者遊覽之一刹那間，忽生此感觸，隨筆記此，質之日本高

大觀音

賢僧侶，想必不致有怪豐干饒舌？

大觀音亦爲鎌倉古蹟之一，殿屋方在重新募修，菩薩身像高大；大震災時殿屋震燬像未動搖，傳爲觀音菩薩靈感所致云。

遊龍口寺

龍口寺，是日蓮上人當日被難處，據說當時有人以利刃加害日蓮，卒未能傷，因是更增加堅信「刀尋段段壞」之妙法蓮華經的力量矣。寺剛新修，較以上大佛大觀音兩處之氣象相差殊遠。日蓮宗與眞宗同爲日本佛教後起之秀。

時宗遊行寺

遊行寺，又稱清淨光寺，是時宗的總本山。這也是日本新創之一宗，但宗旨仍同淨土宗。遊行寺在重修大殿，據說此大殿二十年必遭火燒一次，是亦奇矣！至宗務所參觀，管長爲一老僧，正在一間屋中教授學僧誦念三經，學僧有十餘人，大概是初發心的，所以才教學基本的經典——淨土三經。

時宗宗祖一遍上人，亦爲日本佛教界六百九十五年前之傑出僧材，他是伊



豫人幼名松壽丸，一遍，是他的法號。他十三歲出家，初學淨土教義，解行並進。至三十六歲閉關一百日，於期滿之日，夢中感得阿彌陀佛之啓示云：「六字名號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體，萬行離念一遍證，人中上上妙好華。」由是證得念佛法門，即發心以遊行而勸人念佛，隨緣化度。自大阪四天王寺開始發脚，終至遊行四國、九州、關東、關西與州之各地，足跡所至，上自顯門貴族，下至庶民階級，得其化益者頗衆。行化凡三十年，精勇不倦；至五十一歲往生。

遊行寺至一遍上人之第四代法孫吞海上人始於藤澤建造，所以由淨土宗而成爲時宗之因緣，原來係指同信同行之教團的時衆而言；以後因爲遊行寺建立，另外已制定一種規制，於是立教開宗，始改稱時宗。所云「時」者有三義：一指晝夜六時（晨朝、日中、日沒、初夜、中夜、後夜），同信徒衆等，於晝夜六時念念不斷。二、指時世，末法時代，衆生根機，以念佛易行而契合機宜。三、指念佛之人，臨命終時，

一心不亂，卽得阿彌陀佛，接引往生淨土。蓋時宗之命名實含此三義也。

齋藤居士與其公子招待盡日，晚於柴庵設精細麵食，用古陶器盛之，一盆一勺，皆千百年前物。收藏家嗜古，故無一物不求諸古。

夕食席間，談玄與眉山二師論禪，各以偈語激發。我獨默賞日本之建築，庵前叢樹之中，然石燈二三，風吹葉動，燈光或見或不見，若遠若近；若在七八月，有秋蟲斷續鳴於其間，則更有一種幽趣了！

十時返東京，順便購好車船聯票，火車二等至大阪，輪船三等自神戶至上海，票價三十五圓九角。歸寓，作書致京城中村上人、豐橋市石上人，聲明匆匆卽欲回滬，於豐橋京都俱不能擔攔。豐橋市石上人等已早備歡迎，因旬日前變更日程，從福井直達東京，今歸路又不能踐約一遊豐橋，有負許多未曾會面之道友的盛情，歉甚歉甚！

臨寢，寫字數幅。

遊明治神宮 總持寺 參觀大法輪社 晚翠軒會高楠博士 至青年會聯盟事務所遇

淺野研真師

三十一日

遊明治神宮

清晨，與藤井師同遊明治神宮，宮地頗廣，分苑內苑外，自分界處下車步行，路鋪石子，整潔非常。宮殿遊人不能進內，只在門外行禮。殿屋後有寶物館，中藏明治皇帝御用之物，其中有我國四子書、孝經、禮記及孫武兵法，藤井師說：「明治天皇一生最愛讀孔子之孝經。」

苑外有壁畫館一所，建築雄偉，爲我所見日本國家第一的大建築，一切裝飾均係歐式。壁畫分兩部：一是日本國畫，一作西洋畫，共五十餘幅，寫明治一代之重要史蹟，簡直是把一本明治興國的史書打開來給人們閱讀；這種辦法的用意甚善，一方固然是作歷史上之紀念，一方對外可以表示其強國的精神，而尤其是對

於他本國人民能發生一種劇烈之刺激作用。

在神宮苑外有離宮一所，這是預備皇儲們幼年讀書的一個宮苑，據說大正天皇昭和天皇都會在這離宮中讀過書；前月溥儀到日本來也就是住在這宮內的。

自神宮傍邊乘電車至鶴見，遊總持寺，順便在郊外又換了一下空氣。回到東京與談法師到書店找買了幾本書。

下午，好村居士偕同參觀大法輪雜誌社，這是日本佛教界新產出的一份大眾化的雜誌，內容印刷均稱第一。我們去訪見社長石原俊明編輯赤松月船二氏，大法輪與國際寫真情報是在一處發行的。大法輪的編輯共有四人，據說現在纔出至九期已銷到六萬份云。赤松氏很誠摯的招待我們，送我大法輪全份九冊。

六時，好村居士邀至名叫晚翠軒的一家「北京料理店」，高楠順次郎博士

暨石原、赤松二氏相繼而至，寒暄畢，先由大法輪社照相師替我們照了兩張相，後入席素食。食前我與高楠博士曾作了一次很長的談話，（大法輪第七號曾載有我們的談話，由藤井師通譯，赤松氏記錄者。）現在記錄一段於下：

「先生有用英文翻譯大藏經之計劃否？」

「沒有這樣的計劃。」

（好村氏謂：「英譯佛經已有少部分，南條文雄曾譯法華經，高楠先生曾譯出寄歸傳等書。」）

「日本佛教現在已發達至頂點，高楠先生應當從事英譯大藏經之偉大事業！」

「沒有錢。」

「我想信仰先生的人很多，這件事情一定有人出來相助的。」

「現在正刊行南傳大藏經，經濟都是我一個人負責的。」

「南傳大藏經，已出版者有了幾本？」

「已出二冊，全部六十五冊，想在五年內出齊。」

「南傳大藏經，亦爲貴國翻譯之一大盛業。巴利文藏經之讀者，恐怕就是在歐西也不見得有很多，所以以英文成爲世界最普遍之文字，欲使歐洲及全世界之人都有讀我佛教大藏經之機會，實非有一部英譯的大藏經不可。」

「是的，我也認爲是必要的。」

「而且假使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使西洋人讀到世界上最豐富的法寶——大藏經，不但西洋人要瞠目吃驚，就是影響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很大！如果將佛教慈悲的主義和平的理想推行到全世界去，未來的世界或

不至於有如一一般人預想之危險了！所以能作英譯大藏經的人，其功德當百千萬億倍於其他所有一切功德！

「日本人本當要做這種事的，不過所需的經費要五百萬至一千萬，這是很成問題的！」

「以日本佛教界之興盛，若合各宗之力量，不是輕而易舉的嗎？我看人材倒是很要緊的！」

「新修大藏經之出版，全部用費二百八十萬圓，誰也沒有分擔一文，而且這種人材在現在也沒有幾個。」

至八時，始盡歡而散。歸路順至青年會聯盟事務所參觀，樓下有一講堂，爲平日傳教之用；二樓是夜校等；辦事室在三樓，并附設國際佛教通報局。我們遇到該局主任及聯盟理事淺野研眞師，相談之下，知道他留學法國，曾於巴黎與我虛大

師相識，他是一位熱情佛教的學者。他贈送我一本自著的日本佛教社會事業史，殷殷約後會期。

沿路承日友贈送書籍畫片甚多，編目已有一七二號，買了兩件箱籃沒有裝完，藤井師沒有通知我就差人又去買了一個藤包，很感謝他的細心！我想一個朋友最重要的交往，不在乎面子上如何如何虛偽，貴乎一種真情！就是一個人對於他自己應該也要忠實，我以為對於自己不能忠實的人一定不會有真情去待人。我行脚日本以來所遇見的日本朋友，除去有幾位在表面上使我看到他們心胸中有些政治的芥蒂以外，多數的表情都是率真的！而在我呢，一味的心直口快，有時忘掉了國界，有許多話會大意的說出來——比如有一天下午，藤井師帶我去看大地震後建立的一個紀念館，我很有感觸，覺得世事的無常，人心又何必太惡狠呢？那里想到第二天上午四點鐘就遇到地震，我被震醒了，我喊藤井師，他毫不



在意的說：「地震在東京是平常的事，一個月之中總有幾回的。」天亮了，我們起身了，一面穿衣，一面我對藤井師說道：「東京常常這樣地震，我以為很危險，我的心中常怕的真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回事，但我現在更為東京這地方擔憂，生恐有第二次的大震災！」——在我自己說話的時際，總覺得不會去生什麼人我分別之心，也可以算是一種真情，於是有許多話說出之後，日本的朋友也都能夠了解。

上了床，我對藤井師說：「明天晚上，我們要離東京了，後天上午就要在神戶分別了，回想勞你一個月的精神，私心真有說不盡的感激！這一次不是遇到你在友誼方面這樣幫助我，我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纔能夠遂我到貴國來視察佛教的宿願呢？」藤井師說：「不必客氣，我陪你行腳一個月，我的精神很愉快的，你是為佛教而來的，我們以佛教的立場，都是佛教徒，我也是為替佛教盡的責。這一次

太匆忙了，我希望你下次再來，多耽擱些時間，把日本的佛教詳細的考察考察。」談着談着也不知道是誰先入夢的。

晤近藤宗治先生 出席全日本佛教聯合會等四團體之歡迎會 夜別東京

六月一日

早上同藤井、談玄二師去平山堂向齋藤居士告別，他又送了一部古版的禪宗高僧傳給我，這部傳關於中國到日本弘化的高僧，大概都在裏面，我很歡喜！別時大家互以後會爲約。

因爲想找幾本日本佛教歷史方面的書，與談師復至神田區一條書店的街上去走了一圈，只購了一部合意的橋川正著的日本佛教史和一部佛像集成。

下午三時，近藤宗治先生約在帝國飯店晤敘，我與藤井師才到了，他跟後就也來了。近藤先生是漢口泰安紗廠的經理，能說漢口話，我來時承他幫了許多忙，

指點這樣那樣；難得在我要走的一天，忽然在東京晤會，不勝忻慰！吃了一些茶點，談了有兩個鐘頭的話，藤井師把我到日本以後的所有經過都一一的詳細告訴了他。

五時半，我們一同至小石川傳通會館，赴歡迎會，今日全日本佛教聯合會、日印協會、日華佛教學會、全日本佛教青年會聯盟四個團體主催，歡迎新由我國來日的錫蘭納囉達法師和我。我沒有到東京以前，他們已預定了今天開歡迎會，我本不想在東京耽擱這許久，就是爲的這個會的原因，深恐不出席引起日本友人的誤會。出席，我又怕說話，不知道說什麼的好，看了日本的佛教再回想到我國的佛教，真變成不可說不可說了；自己縱有一張口，中國整個的佛教已使我不得不在人前做一個苦惱的啞羊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到了傳通會館，常盤、矢吹、淺野、福井、好村、龍池諸氏均已到會，納囉達師等同

行四人已先我而至。於是會見的人很多，有聯合會主事服部賢成、日印協會理事副島八十六、青年會聯盟理事長大村桂巖、國際親善協會會長中島裁之、駒澤大學教授立花俊道、立正大學教授濱田本悠、講師井上義澄、中日密教研究會理事吉井芳純等諸氏，濟濟一堂，握手歡敘，言語雖是不同的——有日語有英語有中國話，但是在各國各人的信念上都無甚差異，所以在這裏的空氣是非常融和的！在許多人衆中又會見了留在西藏十七年取經的河口慧海師，他已是七十歲的老翁了，他說還想再去西藏一次；我稱譽他在日本佛教界有與我國唐三藏法師同樣的榮耀，因為玄奘三藏留學印度也是十七年之故，他聽了很爲歡喜。龍池清師把他在福州抄去經典的目錄，抄了一份給我，共有八十種。

六時半，入席聚餐，錫蘭的幾位高僧，他們是持「非時食」戒的，連水菓都沒有嘗，我們三個中國僧侶，吃的素食，日本列席的諸位皆是用西餐（洋食）本

來同是佛教徒沒有什麼分別的，可是在一個食堂的餐桌上無端的劃開了三國佛教的情調。食畢，由服部、副島、大村、藤井四氏代表四團體致歡迎辭，四次致辭再經過譯出英語華語之後，一看時計已指到七時五十分，我已定八時三十分由東京驛乘夜車赴大阪，乃向納囉達師聲明讓我先說幾句話好退席趕火車去，於是爲時間的迫促祇大略說了幾句：

「僧侶的意義，就是和諧合聚的意思；中國孔子曾講過「以和爲貴」的一句話，而日本聖德太子就是一位主張「以和爲貴」的實行家，到了現今，整個世界上所最需要的東西，就是缺少一個「和」字，我希望今日在座的諸位善知識，大家竭力把佛教這種「和合」的精神向世界去擴大宣傳！」

等到照了兩張相後，我很抱歉地在那莊嚴的會場中向納囉達師及日本諸友好

等合堂告別了！

近藤、好村、墨禪諸氏遠送我們至東京驛，談法師同車至大阪轉上高野山，離情無限，汽笛一聲，火車載我與此建築華美之東京夜別矣！

過京都與中村上人話別 過大阪福田居士送行 長崎丸遇稻谷領事 與藤井上人偃然而別 又值陸露沙先生同舟

二日

夜車特快，早晨七時抵京都驛，未至驛前，我向藤井師說：「中村上人他知道我們搭的這一班夜車，我想他會在車站上等候我們的，說不定我們的東西他會爲我們送來。」藤井師說：「我們存在京都的東西，中村上人一定在昨天就替我們寄去大阪了。」很奇怪！在晨曦光明中，車進站臺，我在車窗中就遠遠地看見中村上人與他的一個學生立在月台上了，我第一聲喊藤井師說：「中村上人在那兒，」他還不信，等到相見之下，大家喜躍萬分！中村上人把我的書物交給我，他還

過大阪福  
田居士送  
行

長崎丸遇  
糟谷領事

與藤井上  
人悵然三

送了很多禮物給我；並且殷勤地問我爲什麼變更了計劃不回到京都再多住幾天？我只好一面向他道謝，一面約他後會有期！車忽開動，乃相與話別。

八時一刻抵大阪，匆匆往福田居士家中携取箱物，勞福田夫人已爲我收拾停當，隨即雇自動車向神戶進發，福田居士又特爲送行，送至神戶，并替我向神戶驛提取從京都寄來之書箱一只，盛情難得，心感無已！

上長崎丸爲掉換船票，藤井師又登陸覓郵船辦事處，時距開船時間僅三十分。藤井師上船，又爲我介紹遇見糟谷廉二領事，糟谷領事在雲南任領事多年，我國的普通話說得極其純熟，此次乃調任重慶領事，初赴任去。他是藤井師的同鄉，他很客氣的說道：「豐橋有很多人在預備歡迎法師，後來忽然聽說法師急欲回上海去，不能到豐橋了；不想在船上能遇見，真是有緣得很！」我也說：「真的有緣！」談了一刻，船要開了，促藤井師上岸，從往劫中種下的前因，一個月中一同行脚，

承他種種的招待和指導，這種難遭的勝緣，這種難得的友誼，一旦分離，未免悵然，相對無言，揮巾而別！長崎丸於樂音抑揚彩帶繽紛中改纜掉頭行矣！

又值陸露沙醫師同舟歸國，相談甚慰，互訴在日感想，二人所見多半相同。陸先生替我在甲板上照了一張相，我送了他一冊八指頭陀評傳。陸先生二十年前在日本與弘一法師交友甚深，所以我們談起來更加親善。

讀日本佛教史 遊觀長崎崇福興福二寺 隱元禪師與黃檗宗 日本佛教十三宗五十

八派一覽

三日

昨夜在枕上展讀橋川正氏著的日本佛教史，內容分序說、古代、中世、近世、全書共三十四章，雖曰概說，實在很詳盡了。這一本書使我知道許多以前沒有知道的事！

日本佛教之宗派共有十三宗五十八派，我在日行脚計二十六天，所引為遺



憾的，就是大阪融通念佛宗的大念佛寺和宇治郡黃檗宗的萬福寺兩個道場沒有能去觀光！

下午零二十分，船抵長崎，我想補未到黃檗宗本山去的遺憾，特懇陸先生登陸同去看看黃檗宗的末寺崇福興福二寺，陸先生他說去過的；於是乘汽車先到崇福寺，殿屋全部拆下來在重造，至寺務所向一老婦人購繪葉書一套，她告訴我們說這寺是隱元禪師徒弟的地方，隱元禪師的道場是興福寺。我們復至興福寺，大殿窗戶式樣悉是中國式的，見碑石二方是光緒九年修造全寺殿屋的碑記，並且都是經商華僑捐的款，大殿內部也同我國現在一般的佛殿一像，不過佛像較小耳。隱元禪師初至日本即為興福寺住持，開堂說法，度僧化俗，回首於今已三百年矣。陸先生告訴我：「日本有稱「隱元豆」「隱元蓮」者，就是當時隱元禪師攜帶去的種子，流傳到現在很普遍的各處都有。」因為怕要開船，匆匆的遊觀了。

一下就回船了。

隱元禪師是日本黃檗宗的開宗祖師。他是福建福清縣人，生於明萬曆二十年，二十九歲出家，依黃檗山鑑源長老爲師，嘗從道亭、密雲諸禪師參禪，四十歲後，任獅子岩、徑山、黃檗各寺住持。隱元有徒名也懶，初應長崎華僑請赴日住持崇福興福二寺。在明末清初，長崎之商業，全爲華商所經營，因僑民信佛，於長崎建造崇福興福等寺。也懶受請渡日，不幸沈沒，後長崎僧俗乃商請隱元禪師東去傳法，隱元許可，斯之謂「徒債師還」。時師年已六十三，爲順治十一年也。既抵日，卽於興福寺傳戒說法。此後信徒日衆，迎至京都弘化。順治十八年，（日本寬文元年）以幕府之命，得受領宇治郡大和田村之地域，乃建萬福寺，開黃檗宗，在日本禪宗之臨濟曹洞二家外又樹立一宗風。師壽八十二歲示寂。後五十年，靈元天皇諡爲佛慈廣鑑國師，一百年忌，後桃園天皇諡爲徑山首出國師，一百五十年忌，仁孝天皇

諡爲覺性圓明國師，明治天皇賜真空勅額，大正天皇最後諡爲真空大師。我國高僧在日開宗弘化者，鑑真和尚之後隱元一人而已！

據王揖唐氏之東遊紀略所載，日本黃檗山萬福寺自隱元禪師開山迄今已四十七代，所傳法系至乾隆四十年之前二十一代，其中華僧有十七人，中國與日本僧侶往來之法緣，當推黃檗一宗爲特殊了！

日本十三宗，考其現狀，最不興者就是律宗，其次爲華嚴宗，其餘十一宗雖末寺或相差之有一萬或數千不等者，但在日本現代佛教中尙未十分落於時代之後。茲欲明瞭日本佛教各宗興衰強弱之比較觀，姑錄橋川正氏著日本佛教史（昭和六年版）附錄之「日本佛教十三宗五十八派一覽」如左，以資參攷：

（宗派）

（本山）

（末寺數）

（一）律

宗

奈良縣、唐招提寺

一〇

(二) 法相宗 ..... 同、法隆寺 ..... 四二

(三) 華嚴宗 ..... 奈良市、東大寺 ..... 二七

(四) 天台宗 ..... 滋賀縣、延曆寺 ..... 三・四二五

天台宗 ..... 大津市、園城寺 ..... 六五四

真盛派 ..... 滋賀縣、西教寺 ..... 四一五

東寺派 ..... 京都市、教王護國寺 ..... 一五六

山階派 ..... 京都市、勸修寺 ..... 一五七

醍醐派 ..... 同、醍醐寺 ..... 一・〇六六

泉涌寺派 ..... 京都市、泉涌寺 ..... 三八

小野派 ..... 京都府、隨心院 ..... 三四

高野派 ..... 和歌山縣、金剛峯寺 ..... 二・六九六

御室派 ..... 京都市、仁和寺 ..... 一・二二六

大覺寺派 ..... 同、大覺寺 ..... 五七六

(五) 真言宗

古義  
真言宗

真言宗

新義  
眞言宗  
豐山派……………奈良縣、長谷寺……………三・〇四三  
智山派……………京都市、智積院……………二・九九五  
眞言律宗  
奈良縣、西大寺……………七一

(六) 融通念佛宗……………大阪府、大念佛寺……………三五七

(七) 淨土宗  
鎮西派……………京都市、知恩院……………七・〇九五  
光明寺派……………京都市、光明寺……………六二二

西山派  
禪林寺派……………京都市、禪林寺……………三三四  
深草派……………同、誓願寺……………二二六

本願寺派……………京都市、本願寺(西)……………九・七七七

大谷派……………同、本願寺(東)……………八・四一三

高田派……………三重縣、專修寺……………六一八

佛光寺派……………京都市、佛光寺……………三三七

木邊派……………滋賀縣、錦織寺……………五六

(八) 眞宗  
興正派……………京都市、興正寺……………二九八

(九) 臨濟宗

三門徒派	福井市、專照寺	三四
出雲路派	福井縣、毫攝寺	三六
誠照寺派	同、誠照寺	三五
山元派	同、證誠寺	一一
向嶽寺派	山梨縣、向嶽寺	六一
建仁寺派	京都市、建仁寺	七三
東福寺派	同、東福寺	四二四
南禪寺派	同、南禪寺	四六二
大德寺派	京都市、大德寺	二九九
妙心寺派	京都市、妙心寺	三・五三二
相國寺派	京都市、相國寺	一一四
天龍寺派	京都市、天龍寺	一二四
建長寺派	神奈川縣、建長寺	四三八

圓覺寺派……………同、圓覺寺……………二一七

永源寺派……………滋賀縣、永源寺……………一二六

方廣寺派……………靜岡縣、方廣寺……………一八九

國泰寺派……………富山縣、國泰寺……………二四

佛通寺派……………廣島縣、佛通寺……………四九

(十)曹洞宗……………福井縣、永平寺……………一四・二二七

(十一)黃檗宗……………京都府、萬福寺……………五二五

一致派……………日蓮宗……………山梨縣、久遠寺……………三・七〇六

……………不受不施派……………岡山縣、妙覺寺……………三

……………不受不施講門派……………同、本覺寺……………一

……………顯本法華宗……………京都市、妙滿寺……………四〇四

……………本門法華宗……………同、本能寺……………三〇八

……………法華宗……………新瀉縣、本成寺……………一二六

……………勝劣派……………本妙法華宗……………京都市、本隆寺……………六五

(十二)日蓮宗

日蓮正宗	靜岡縣、大石寺	一三五
本門宗	同、本門寺	二一三
神奈川縣、清淨光寺		四九〇

(十三)時

宗

回滬

四日

昨日船駛出長崎港，遇暴風雨，被狂濤駭浪所襲擊，船身東倒西歪，雖閉目仰臥亦不能安；回想中日兩國高僧鑑真空海傳教諸大師在一千年前往來渡海之艱苦，而締造日本之文化，延迄於今茲，實不勝今昔之感矣！

在波濤中顛簸二十小時，頭惱昏沈，既乏乘風破浪之勇氣，又無平風息浪之法力，惟自恨自愧而已！下午二時進吳淞江，摒擋囊笥，四時船抵滬濱，行脚僧的兩隻脚又踏上了中華國土。

回滬



## 跋語

我相信無論甚麼事都有一定的因緣的。

我的這一部日本佛教視察記，最初的計劃，是想在去年遊日歸國後，一個月中把牠寫成，一個月中付印出版。在寫作的時間中，就沒有能夠照預定的日期寫完，在蘇州定光寺住了一個月零五天，中間因為天氣太熱休息了幾天，因為受不了熱度的逼迫，到廬山去避暑，後面的二十餘頁到大林寺才寫完的。正打算過了古曆的七月，到上海付印，忽然遇到一種因緣把我牽到淮陰；這樣一攔，把原稿關在書箱中已將近半年。今年過了舊曆新年，乃決心來上海居住二十天把牠校印出版。

這本視察記的內容，我自己并不怎樣的滿意：第一是對於日本佛教歷史方

面記述得太減略了，這因爲未有多餘的工夫去讀日本佛教的史書。第二是對於日本佛教各宗的現狀也未能詳細視察，這實在是因爲行腳的時間太嫌匆促之故。在這兩方面——日本佛教的歷史和現狀，當然是不甚完全的。然而我頗希望能夠因我這一部不完善的視察記，會引起我國善知識來研究日本的佛教，那末，我的這本書也未始沒有少分的貢獻。

在我的記載中有些地方也夾雜了幾句帶有評論的話，還有當時在日本與日友會面時的談話中也間或有幾句批評的話，這些，我都希望日本的道友們不必介意！我想在人的立場上雖有彼此國土的分別，而同爲釋迦牟尼佛的信徒，也可以當做一家的人看待吧？

這本書的參考材料本來是很多的，多至有一百種書，但因在去年夏天熱懶得去翻閱搜尋，所以忽略了的地方實在不少，就是我所遊歷的經過，也有許多

忘却記錄。當寫完原稿時，本編有插圖三十餘幅，現在因爲所編不全，同時在時間上急欲想牠出版，把插圖抽下來了；可是我還有一個奢望的妄想，想對日本佛教能再有因緣去作第二次的考察與研究，到將來再寫成一部專書，那些圖就把牠姑且留下了。

在蘇州寫這本書的時際，適巧芝峯法師也來到蘇州同住了兩三天，就請他與文濤法師各人寫了一篇序。在牯嶺遇到姜慕韓先生，也請他寫了一篇序；那篇序文是寫的因他看到牯嶺的建設和日本對比的一點感想，我以爲他的序適宜做我另一冊東遊百感的序，也暫且留下了。我的「代自序」的中日佛教之比較觀，就是東遊百感中的十八則，先把牠刊在這本書的前頭，就當做自己的序文。

這本視察記現在出版了，在這里，我應該要深深的感謝：

伴我行脚，給我很多幫助的藤井草宣上人！

---

贈我書籍材料的日本各宗大寺及諸大善知識！

資助我東遊的亦幻、寬道、覺斌、吉堂四位道友！

替我作序的芝峯、文濤兩法師！

爲我封面題字的蔣雨巖居士！

假我寫作校印本書之處所的定光寺、大林寺、雪竇寺分院！

在印刷和發行方面給我助緣的佛學書局！

如上的這種種因緣，都是很難遭遇的！

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大醒在上海。